

劫餘灰

新天津報社出版發行



5481

有益身心刊物

新 人

看新人月刊

官更能留芳社會。百姓能守法安常。
 ○男人能希賢希聖。女子能博學賢良。
 ○家中子弟常常開看可以造成偉人名士。孝子賢孫。新人月刊的特點。是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種美德為題材。寫的清清楚楚的明白。所以能有以上的效力。每月一册。每册大洋一角。全年十二册共收大洋一元。外埠郵寄不加郵費。郵票代價十足使用。

總發行處天津義租界

新天津報社新人社

代售處 各地新天津報分社，各地方書店，送報人，均有代售。

每月出版一册

國耻劫餘灰

(劫後餘生著)

我在搖床兮，誰之慈顏照我前，我立我坐兮，誰之捧負不憚煩，我行我臥兮，誰
我饑我寒兮，誰爲我念，我喜我愁兮，誰心牽連，我病我痛兮，誰爲之淚不乾，
兮，誰之心懸懸，我有災難兮，誰心長酸，世人不我與兮，誰獨愛我不變，我濕我污兮，
誰爲滌瀟，我生我死兮，誰心如煎，我倒掛於高山兮，誰急來援，我沉沒於深海兮，誰淚
傾倒如狂瀾，我無一德兮，因誰之淚而過遷，我母我母兮，恩綿綿，

余耶教徒也，生於光緒己丑十二月二十日，八歲秉父命，隨兄肄業於棗強縣屬蕭張鎮之英
教士學校，距余家五十里也，彼時僑居吾國之西人，非若今日之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
，羣目之爲異端，呼之爲鬼子，出則以穢物塞其途，居則以磚石投其宅，稱教堂爲迷魂樓
，醫院爲刮腦挖心所，育嬰院爲取胎配迷藥處，學校爲童男女待刑塲，此種理想，牢印於
人民之腦海，非可以言語喻之也，舉試一事以明曩者人民對外之論調，
余兄弟去蕭時，父命一老僕隨之，以其在余家久，忠且直，宜照料余之起居，且約束余之
修身也，教士因父故，爲余兄弟備一洋式高榭，門爲單扉，有銅鈕亮如金，一握卽開，窗
際嵌大玻璃，外有二扉，爲層木所成，有樞紐，動之忽啟忽閉，室地爲板，鋪厚氈，近牆
有鐵床一具，旁有一鏡台，上置一磁盆，此外有案一椅二，此等房屋不惟爲老僕所初見，



卽余亦從未經目者也，僕駭而慄，不聽余兄弟入，稱曾習見於小說中，洋人多詭計，善置消息，其間必藏伏弩及天羅地網之屬，入將有不測禍，謂心鬼子謀余兄弟，欲將之逃，兄責其妄，恐負教士意，堅欲入，時余因僕言，疑信參半，阻兄前，兄笑曰，弟胡亦昧昧如是，進矣，否則將貽笑於人，僕見兄意不可屈，乃揮淚極之，嘆曰，吾老矣，生平未作虧心事，不料竟死於此，少爺年尙幼，不知利害，請勿固執己見，視吾入，吾食君家飯，當死君家難，主人以少爺見託，吾不能聽少爺入危險，既不肯從吾逃，願身先試之，以破鬼子之奸，請於吾死後速逃生，言畢抱首躍入，見地板不動，疑爲未觸機關，繼坐鐵床，忽下沉，立狂喊曰，吾死矣，兄急入，喝之起，僕驚甚，下床推兄出，拉床覓伏機，床隨之動，彼立仆，嘆曰，是矣是矣，吾死必矣，兄怒曰，速止爾瘋狂，如再無理取鬧，予將稟主人責爾矣，言次復剴切勸導之，僕不之聽，謂兄無知，依然覓消息不止，案上釘有綠絨一方，則碎揭之，視究竟，旋坐椅，椅亦沉，跳躍如癩，兄斥之再再，彼始捨余等歸，請父急救余兄弟，余初亦甚忐忑，居數日，心方安，消夜思之，自笑亦復自憐耳，比時之室，實今日最普通之洋房，設天假老僕數年之壽，與以觀余家新房之機緣，亦當自嗤其愚，乃竟因驚致疾，由蕭歸未匝月死矣。

國民既疾視洋人，復不齒信教者，稱之爲吃教漢奸，或名之曰二毛子，爭誹笑之，咸恥與之伍，遇其佈教，羣起而攻之，或以黑狗血污其身，或活埋之，謂捨此無以避邪，尤虐遇

信教者之子女，詬厲之名詞，愈興愈奇，百出不窮，足見國人仇外之深矣，而父竟於此時代，欲余兄弟從學外人，閤閤之驚駭，可想而知，因念自余曾祖至余父，皆有令德於桑梓，素不忍加以惡名，乃齊擁於余家，競相諫阻，若不肯視余兄弟墜於深淵者，父意不稍動，衆無奈始唏噓而散，設王父在世，亦必不以余兄弟之棄舉子業爲是，蓋歷代皆科第出身也，

父顯貴於青年，非禮勿言，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動，詩書之理，銘於骨髓，奇孝著於鄉里，年方而立，已若不惑，胡志意堅定之若此，驟易其素心而不恤人言之嘖嘖哉，實有不得已之苦衷在焉，

父旅畿輔久，嘗目睹中日之戰，親見日俄之陷我關東，滅我海軍，拒我請和使者，嗣政府派李鴻章爲全權大臣前往，議未定，猝遭狙擊，經過千波萬折，終訂約於馬關，割以台灣澎湖，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長沙，五口，爲互市場，許以通航內河，償以兵費二百兆零三千萬兩，戰始停，令人聽之猶疑指臍裂，而身歷者，能不痛心哉，是以余父有恥之悲，傷心切齒，哀開化晨風之於大神州，竟爲後起之日本欺凌，曷勝憤懣填膺，疇定思痛，知非實學無以救國是，駢詞賦句終難補時艱，況自王父卽世，余兄弟一悞於鄉學，再悞於家塾，蕭張小學有嚴名，加以科學完備，故有命余兄弟從事西學之舉，期造就有忠爲國家寮采，以雪宗邦之辱，此種苦心，絕不爲時人所諒，知交譏爲杞人之憂，鄉

黨謂爲大愚，緣一般人士之心理，無不曰國難爲政府之事，與人民何干，而不知國之興亡匹夫有責，甚至謂爲洋人之傳染，因彼時幾無一人不以信教者爲隨順外國，非復中國子民也，殊不知宗教者教人以德，信者信其教理，捨所信者不同於常人，餘異於社會者甚鮮，卽以余家而論，自曾祖信耶教，家庭間惟不焚香拜廟，而人竟以此差點棄之爲異端，良堪嘆也，乃不念當唐時，耶佛二教已入中國，及至於元朝，耶教始東漸，明季漸盛，西學亦隨之而來，卽如教士利瑪竇奉明神宗之命司察天文，著乾坤體義，熊三拔著表度說，簡平儀說，陽瑪諾著天門略，龍華民湯若望等與徐光啟共撰新法算書，而總未若佛教之盛，因佛教數倡之於在上者，傳者爲華人，朝野和之，根深蒂固，人幾不復以其爲自外入，耶教則不然，佈之者多赤髮碧睛之徒，人以邪教視之，非無因也，士大夫惡之若蛇蝎，愈厭之愈覺其可厭，以訛傳訛，愈說愈真，毒積之既久，終有潰日，乃如猛烈之炸彈，觸之卽爆，遂有庚子之風雲，最傷心者仍爲余父，後出重資倡自立教會，傳教醫病者皆用華人，欲國民知崇教者爲崇教理，非崇洋人，一勞永逸，俾國人不再悞會，而有冒昧仇教之行也，

庚子之亂，實基於戊戌之變政，卽以後之日俄戰爭，辛亥之革命，洪憲之生產，宣統之復辟，無一不與戊戌有密切之關係，此明眼人之所共知，無待余之贅詞，然庚子之年變元氣，庚子年之七月二十一日，爲我國史上之羞恥紀念日，爲我中華國民千古之垢辱，曠古

顛，請由何酸，余請先略述戊戌之事，德宗明主也，自喪師於倭寇，深痛國威之不振，極哀邦運之不昌，鑒於日本之變法，乃能蒸蒸日上，臥薪嘗膽之餘，赫然發憤，欲挽國家之頹運，立志圖新以自強，力除壅蔽，濟開言路，知非上下以一誠相感，無以定國是，仕途不澄清，無以刷新政治，而蘇民困，於是詔書月數十下，全國震動，四野號汗，喪心病狂之流，竟謂德宗吃洋藥隨鬼子，將驅人民爲鬼奴也，嗚乎，昔者德宗銳意改革之諭旨，在今日視之，已爲陳物，而措詞之懇切，無以復加，乃遭權貴之惡，致鴻圖未闢，而被囚於瀕台，含垢忍辱，孺子得而侮之，一生冤苦，終不得雪，嗟夫噫嘻，設使實亦當日之事業成功，中原何致有疊次之糜亂，以至於今，版圖亦何致日見縮小哉，此中實有不可已於言者，雖曰天意，亦實人使其然也，

余在蕭之二年卽爲戊戌，讀書之餘，聞將實行變法之聲，爭誦四月二十三日上諭，三呼萬歲，綸綍之頒，實慰雲霓之望，德宗若一大樵夫，初試其斧者，乃此詔爲中國數千年來所僅有，無怪朝野之驚於一鳴也，諭曰

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學堂，皆經一再審定，籌之至熟，妥議施行，惟是風氣尙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扭於老成憂國，以爲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衆喙嗷嗷，空言無補，試問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

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梃以撻堅甲利兵乎，朕維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于國政毫無裨益，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襲，譬之冬裘夏葛，勢不兩立，用特明曰宣示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庶士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爲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各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勿徒襲其皮毛，競騰其口說，務求化無用爲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京師大學堂爲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安速議奏，所有翰林院編檢各部院司員各門侍衛候選候補府州縣以下各官大員子弟八旗世職各武職後裔，其願入學堂者，均准入學肄習，以期人才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負朝廷諄諄誥誡之至意，特此諭知之，

多數教民之於此，盡形感憤之狀，因其所奉之教理，及學道時讀之世界歷史，知天下大勢之所趨向，人類進化之變遷，不願祖國獨障乎人後，是以希冀之心甚切，謂爾如余，亦謂於國勢萎靡不振之際，強鄰蠶食之時，從此英明之主，作醒獅之雄吼，爲天福吾邦，念從茲荆棘除則闢茁生色，浮雲去而天宇爲清，中興可待矣，於是隨衆努力求學，以期成年有所建樹，詎意風常被打，鸞每遭囚，業投羅刹之區，何異魚游釜底，德宗雖曰親政，實仍未脫西后之鐵腕，卽如諭下之次日，開翁同龢之缺，使之不得近帝，翁爲帝傅，亦維新

之健將，因與后黨有政見之衝突，遂致罷官，由是忠於帝者難盡其忠，有志之士無從施其才，反對帝者恃后勢，對於新政或陽奉陰違，或指鹿爲馬，或指摘紛乘，悠悠之口，意在阻撓，或依違模稜，但知趨勢熱中，帝雖三申五令，諭連翩下，言之諄諄，而聽者藐藐，適逼反對者速成其傾覆之計，而與西后以恢復聽政之機緣也，西后一好榮華大之人也，原不欲交政權與帝，而羣臣多爲后之腹，爲保其祿位計，亦不欲西后歸政，當光緒十三年時，帝十七歲已及執政之年，定例如此，不能改易，乃竟拖延至光緒十五年始撤簾，因天下噴有煩言，不能不割捨於一時，實非所願，時勢如是也，雖名曰歸政，娛樂於頤和園，而實未嘗一日離政權。精神亦誠時時貫注於紫禁城，復刻刻監察皇帝之舉動，力護其信任之人，卽向之由李蓮英起身者，亦仍得保存其地位，猶恐帝之所爲不克盡知，以可忠於己之女，嫁之爲后，終能如其旨，於是自百僚至枕席，皆異帝而忠爲后之偵探者，帝誠不幸人也，西后之不憚勞而如是者，何耶，無他，欲復獲面南之尊而已，余意寧其若此，何如直破定法，西后祇可自作一女主，至死再交國柄與帝，如英之瑪利以拉沙伯士維多利亞等，既可省若干陰謀，亦可免將來之慘劇，而乃以格於例，悞德宗，悞蒼生，可勝浩嘆。

或有謂西后已執二十年之政，勞苦已甚，一旦繼其一日萬幾之身，以娛蕭閒之日月，極爲恬逸，矧時勢艱難，交涉棘手，不是退閑，甚願息肩以樂餘年，實未嘗干與國事，此誠大

亦非知西后之爲人者也，夫歸政之後，凡二品以上官員授任之利，皆須親往西后處謝恩，即可知其一斑，後之謀廢立，及迫帝蒙塵，尙在其末也。

帝自親政，對於西后，謹守禮法，一如往日。跪接跪送，固爲人子之心。亦爲以孝治天下者之模範，乃每於到園請安時，於冷霜寒露，至數小時之久，恭候西后之得見，在常人如是，爲父母者已虧慈道，况貴爲人君，西后竟如此窘之，視以爲樂，其對帝之忍可知矣。恭王奕訢素知西后之居心，因愛帝，臨死遺摺，勸帝凡事皆遵西后之遵旨而行，固知不如是，不能以弑禍，慈安穆宗及有勇有德之阿魯特皇后，皆前車之鑒，帝自幼入宮，久仰西后鼻息之下，非不知此，因自大敗於倭奴，憤慨國事，不忍坐視華夏之淪胥，遂前懲後，時事孔棘，事勢相逼至迫，非銳意整頓不足以救亡，默揣情形，知國病在痿痺，宵旰焦勞，期弭隱患，施其機警沉毅之才，力任艱鉅，因而變法之詔，雷厲風行，渙汗一布，中外共瞻，先黜貪墨輩之職，並欲裁一切閑冗官員，及但費糜祿而實無職事者，志極堅定勇銳，羣心愈震，皆趨請西后保全，情甚迫切，凡阻撓新政及西后之心腹，至是始知帝非異備之流，心懷不安，震駭失次，亦羣往頤和園求救於西后，請西后秉執朝政，此正西后晝夜所盼之時機，因而善言撫慰羣僚，聯成一氣，預備實行其廢立之謀，時帝猶在夢中，維新之詔，仍翩翩下，整頓海陸軍，及改良政治等詔，日必數十，終則一命都中築新馬路，以足觀瞻而利交通，二命辦理國防，三命八旗子弟自誅生計，每一諭下，北京教會即動

寄蕭張一份，教民讀之，歡聲雷動，集會慶祝，望治之情維殷，歸命之心益切，鼓舞歡欣，交相慶慰，方期賢帝前籌之宏遠克徵，指顧而澄清可待，忽噩耗飛來，西后復聽政矣，變起非常，禍生不測，仁明德宗之當陽時期，已如曇花一現，終遠歸去，其以淵懿冲和之懷，沉毅堅定之志，所經營之新政，已成過去之事實，七月念七日之詔書，竟爲德宗最後之心血，末次之諭如下，

國家振興庶政，兼採西法，牧民之政，中外所同，而西人考究勤，故可補我所未及，今士大夫囿於成見者，謂彼中全無禮教，不知西國政令教學，半端萬緒，主於爲民開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乃能美人性質，延人壽命，凡生人應得之利益，務令推廣無遺，朕夙夜孜孜，改圖新法，豈爲崇尚新奇，乃眷懷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遺，非悉令其康樂和親，朕躬未爲盡職，加以各國交迫，尤非取人之所長，不能全我之所有，朕用心之苦，而黎庶猶有未知，咎在不肖官吏，與守舊之士大夫不能廣宣朕意，乃至胥動浮言，使小民搖惑驚恐，山陬海澨之民，有不獲聞新政者，朕實爲歉恨，今將改行新法之意佈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意，共知其法之可恃，止平同心，以成新政，以強中國，朕不勝厚望，著查照四月二十三日以後，所有關乎新政之諭旨，各省督撫均迅速照錄刊刻謄黃，刊實開導，若各省州縣教官詳切宣講，務令家喻戶曉，各省藩臬道府，飭令上書言事，毋得隱默顧忌，其州縣官應由督撫代遞，卽由督撫

將原封呈遞，不得任意阻格，總期民隱盡得上達，督撫無從營私作弊爲要，此次諭旨並著懸掛各省督撫衙門大堂，俾衆共觀，庶無闕隔，

從茲，明聰之德宗，永淪於愁苦，但擁皇帝之虛名，僅於西后廢立之時，秉命頒一退位之詔，除諭皆假其名義而下焉，大詩人鄭蘇戡先生，有戊戌出京一首，或指當日之事實也，維新之聲既止，普天率土，汴慶同深，惟教民哀之，涕泣於禱告之中，祈蒼蒼者大施威靈，拯德宗於厄運，雖經年不見驗，而希冀之心不稍灰，謂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者，正天之欲降大任與之也，直至德宗不明而崩，痛不能有見，天日之可望，捶胸悼傷，嗚乎，風欺竹弱，揚猛勢以狂摧，羣惡海香，恃暴威而重壓，德宗之死，誠千古之大疑案，惟天與施其手者知之也，

西后既復垂簾，雄心益壯，毫不顧忌，以一念虛榮之心不惜加害帝身，挾威幽德宗於寂寞之鄉，帝所有者，只一憂患之孱軀，一生事業，及所謀劃之興國大計，概成泡影，羣賢蔑視之，雖小閹亦不爲之禮，西后意猶未足，欲易國內耳目，先除附和德宗之人，而擢用忠於己者，以帝名下諭，滅新政若薙草，駁盡變法之詔，一字不留餘，舊物事之興，有加無已，復興大獄，株累牽涉者無數，又決意廢帝爲昏德公，謂帝不合於繼嗣之正，擬另由宗室擇一冲幼平庸之子，繼登大寶，久不得其選，卒立端王載灃之子溥儀爲大阿哥，恐野中或有異言，命太監四出散播風說，稱帝欲謀害西后，實爲不孝，且引洋人助之爲虐，尤爲

無道，等語，王公大臣罔不承西后旨，唯唯諾諾，惟珍妃與兩江總督劉坤一抗爭之，妃言帝爲國人之共主，太后不能任意廢黜，后怒而貶禁之，可憐人寰中獨妃一人爲忠於帝者，至是乃各囚一方，後僅有一面緣，便爾人間天上欲見難矣，帝自被囚，所見之人，皆其恨見者，誰實爲之，不亦太虐哉，劉之資望雖重，然螳臂豈能擋車，后嫌之而無由卽發，陰謀旣成，述其廢立之意於帝，帝甘自引退，毫無怨意，硃筆書諭，布告天下，時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此傷心之文，爲歷史所罕見，後世血史上，或有其位置，徒令見者爲之拊膺浩嘆而已，諭曰

朕冲齡入承大統，仰承皇太后垂簾訓政，殷勤教誨，鉅細無遺，迨親政後，正際時艱，亟思振奮圖治，敬報慈恩，卽以仰副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乃自上年以來，氣體違和，庶政殷繁，時虞叢脞，惟念宗社至重，前已籲懇皇太后訓政，一年有餘，朕躬總未康復，郊壇宗廟諸大祀，不克親行，茲時事艱難，仰見深宮宵旰憂勞，不遑暇逸，撫躬循省，寢食難安，敬溯祖宗締造之艱難，深恐勿克負荷，且入繼之初，曾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卽承繼穆宗毅皇帝爲嗣，統系所關，至爲重大，憂思及此，無地自容，諸病何能望愈，用再叩懇聖慈，就近於宗室中慎簡資良，爲穆宗毅皇帝立嗣，以爲將來大統之界，再四懇求，始蒙俯允，以多羅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儀，繼承穆宗毅皇帝爲子欽承懿旨，欣幸莫名，謹敬仰遵慈訓，封載漪之子爲皇子，將此通諭知

之，

大阿哥溥儀以邪蕩著，舉止粗野，狀類禽荒，京中不識之者甚鮮，常出外觀劇，冬時頭戴金邊毡帽，內穿皮衣，外罩紅布軍服，如奪標者，與戲子流俱熟識，頗工馬術，亦善音樂，若劇場板眼相錯，即離席大罵，或自土行代之，其爲人也如是，竟選之爲帝，西后之居心，亦可見矣，設不爲劉坤一之再三抗爭，及大局之搖動，必即照所定之日期，於元旦登基矣，新年大高殿，奉先殿之致祭，本皇帝之事，西后乃令彼代之，拳亂變起，此皇子膽敢面斥德宗爲鬼子徒弟，其父亦導團民進宮索德宗，終未卽位者，不得不爲天福蒼生也，然其挫辱德宗者亦、酷矣，

戊戌政變，新黨進逃外國，西后多方索之，外人以其爲國事犯，不之允，西后恨之刺骨，謂外人果助帝，仇若不共戴天，因賺外國，並及教士，兼及教徒，性卞急，思一旦除之，遇仇教者，悉赦不治，復鼓勵之，端王以其子獲立始與政，恐外人或助德宗，而阻其子，欲先排之，適山東巡撫毓賢以拳民有神術能敵外言於政府，端王利之，捏造外使照會，謂外交團要求西后歸政，及讓德宗獨掌國柄，廢大阿哥，並請許外兵一萬入京云云，西后怒極，因倚拳民爲干城以敵外，飭各督撫和之，庚子非常之禍遂釀成，

義和拳，分爲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派，本名梅花拳，起自山東曹州府之單縣，巡撫李秉衡不加禁阻，於光緒二十五年遂有兵拳交關事，李辦軍官罪，赦所執拳民既經李與繼任毓賢

之獎許，意甚得，初僅聚習拳棒，至是乃倡說有神附體，硝彈鋒刃不能入，因而橫行閭里，虺鼠城狐，乘機竊發，大猖獗，勢漸蔓延，由魯而燕而晉，風吹草偃，一日千里，競動天闕，爭廻地軸，政府信之爲從空降，美其名曰義和團，足跡所至，燬教堂，殺教民，劫虜隨之，天狼炳曜，參虎揚鎗，風嘯林暉，天昏地暗，非教徒而富有者，有肩負團費之資，不償其欲，卽亦二王子，與教徒同一慘死，隄失防而驟至漂城，薪不徙而倏成焦土，毒逾永野之蛇，猛過秦山之虎，九關虎豹，殺人似草，萬灶貌貅，盡厝喉血，啼兒悲夫，遮於道途，訟於官，官袖手而復抑之，因倡辦團猶虞力不逮，焉敢執衡而與奉旨之神團論是非哉，堂堂人主宮闈，尙可由團民之任意出入搜二毛子，指萬乘之尊爲鬼子徒弟，而吶喊殺殺，皇皇王公邸第，能留團民居住而禮拜之，何況小民之生命財產哉，敢不從其旨者辭矣，嗟夫，市井無賴，向存法紀之畏，尙知自斂，至是乃借從團以快其魚肉之心，青犢橫行，蒼鵠深入，無辜生靈，輒罹鋒鏑，雲愁半黑，冤血全紅，每一念及，憫悼何窮，團民之裝束爲短衣、不一律、首包紅巾。在今人視其遺像者，無不曰巨盜，豈知其卽爲當日朝野膜崇之神團哉，入團者，由大師兄賜一符，符爲黃紙製，上以硃砂畫一像，非人非鬼，非神非妖，有頭無足，面尖削，僅有眉眼，頂有四圓光，心下書秘字一行，其意若曰，吾爲冷雲之佛，火神在吾前，太上老君在吾後，此外又有菩薩龍虎等字，上端左書請天兵天將，右書請瘟疫之神，自稱爲玉皇所差遣，臨凡扶清滅洋，老幼不等，有者僅八九齡

，請神附體時，由團首以香火薰其鼻，仆地狀若昏迷，口噴白沫，忽起而奮跳狂舞，口出怪聲，大臣等每焚香請之至其府練拳以爲榮，有以其狀白之西后者，西后曰，唐武后當國時，玉皇亦曾降臨，與今日之事同，既有神明護佑，不難滅盡洋人云云，

庚子四月，津沽已爲團民之淵藪，父母携妹及襁褓之弟由津歸，至蕭視余兄弟，厲鮑君瑞軒宅，君爲余之義父，山東霑化縣之大族，棄官而佈教者也，時鄉間仇教之氣方興，風聲鶴唳，到處皆驚，教民亦籌實力警備，枕戈待旦，若臨大敵，父思前慮後，嘆謂鮑君曰，國亡無日矣，西后以一己之野心，陷帝於愁苦，今又欲以無知之愚民敵外人，實拙甚，團民自稱有玉皇保護，或曰有古英雄附體，或曰百靈爲之用，利刃不能爲害，無論其爲真爲假，總係邪道，自古凡以邪術稱者，未有不爲謀反叛逆之事者，卽如漢之黃巾張角，元末破頭播關，結局如何，擾亂地方，蹂躪小民而已，況今之時局，非復昔比，動輒牽掣外交，殺教士卽與其國宣戰，否則割地賠款，往事皆殷鑒，豈堪再試，夫排外之心，人皆有之，自一戰敗於英，再戰敗於法，又戰敗於日，凡有血氣，莫不切齒，鷹鷂之逐，無不同志，設能上下一心，闢利源，裕民生，興工藝，廣教育，振士氣，臥薪嘗膽，秣馬勵兵，一旦有事，不難滅夷狄而後朝食，敵愾同仇，憑一怒之雷霆，企致兩階之干羽，金鼓一震，羶絜自消，天戈所指，立就蕩平，是亦永杜外侮之計，今者舊創未平，國氣大傷，久練之兵尙不可恃，乃欲以烏合之團民，爲國干城，蠢動一隅，致掣全局，以一弱國敵天下，

亡立見，不待智者而後知，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此後民無噍類矣，當局者急欲一雪自取之辱，而不加以遠慮，既無一將一卒之可憑，志圖孤注之一擲，須臾不忍，災害交縈，則將永無報復之日。嗟彼袞袞百官，何悻悻若此耶，言畢泣然淚下，鮑君引孟子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勸父與之回山東，父不肯，欲隻身晉京，求有以挽此沸天之狂瀾，鮑曰休矣，未得將刀斷水，安能着手成春，羣蝗蔽天，言出既隨，比干剜心，何補於紂，請留此有用之身，作異日之哭秦庭，當途亂謀禍國，何嘗不自知其駭，涿州知事曾擒拳匪數十人，景州刺史亦斬十數名，是毫無法術明矣，令之臨陣戰敵，何嘗驅羊飼虎，設能瞻前顧後，焉至陷於凶患，無如西后報復洋人之心切，端王又急欲其子臨政，因而利令智昏，太阿倒持，睡於積薪厝火之上，不至禍到燃眉，終難望醒其信賴匪徒之迷夢也，語次淚落如雨，

余從未經離亂，昧於利害，殊不以拳變介意，竊念宵小僉壬，何代蔑有，蝸角弄兵，無關大局，蠢茲叢脞，自取滅亡，釜底游魚，焉能延喘，遂嬉戲如恒，然校中諸生，因震於流言，不復能讀隻字，以附近州縣團民之蠶起，懼難免兜離之痛，焚殺之事，日不絕於耳，愈接愈厲，各有父母可念，怒焉其心，虞禍之將至，終思免脫置中，離蕭近者，不俟校長命，各沙散，距鄉遠者，苦不得歸，泣路途之歧，悲有家迫不及歸，其狀憔悴可憐，其聲慘不忍聞，余兄弟請於父，父憫之，遂遣人送之行，分袂依依，生離等於死別，從此其存

其沒，兩不相知，如死後追魂，殊爲冥漠，如夢中尋路，各自杳茫，如紙爲斷絲，飄泊無憑，若泥牛入海，影響都無，

亡何，警耗頻至，某處教堂被燬矣，若干信徒遭害死矣，復風傳團民將於某日攻教堂，教徒集而防守，一夕數驚，至期，拳不果至，虛弓亦能震鳥，教士等罔不極形焦慮，聚衆會議，欲走烟台，乘輪回國，有以徒某憤然曰，當此草木皆兵之際，險象環生，道路阻塞，行則示敵以虛，必致日陷橫禍，何若留而借一，戮力同心，衆志成城，妖自人興，罪由天討，逸以待之，燭火自息，況匪盡鄉野伏莽，好亂性成，初非確有宗旨，就其所行，推其居心，無非借排外之名，以圖私利，而行其謀爲不軌之計，蠹國禍家，人神共嫉，違天拂人，決無倖越之理，請處之以鎮定，不可自起紛擾，小有躊躇，障礙頓生，燎毛沃雪，速於瓦解土崩，西人聞言，沉吟無語，終則決志去，鮑君亦欲行，再三勸父與之走，父意稍動，適嫡母之兄郭庚午，因聞團民有劫余家謀，乘驟車趨蕭見父，欲接其妹避難，父允之，並令携余去，留其一驟備意外，余雖不願離骨肉，然不敢違父命，含淚隨郭行，一步一回首，視兄兩惘然，由是東飛伯勞西飛雁，南枝向煖北枝寒，哀哉此行，幾不復與父母兄妹相見也，

嫡母，東蓋家村人，距蕭張二十里，離余家三十，嫁余叔方一年，叔非嫡親，因同居年久，與父無異同胞，先是穆宗當國，歲遭荒歉，米珠薪桂，樹皮草根皆珍品，甚至劫人而烹

之，加以兵災，頻值凶年，盛流疫氣，死者如麻，往來野哭，人各招魂，億萬生靈，沉於孽海，饑寒驅人，父子不能相顧，安得大千世界，渡以慈航，叔昆仲五人，相繼售與異地人販，叔時六齡，弱而多病，無買者，性至孝，依親走他鄉，舉目草盡云黃，地無不赤，難覓豐稔所，道途梗塞，攘攘者形盡鳩色，嗷嗷者聲皆鴻哀，水冷錦塘，誰泮畫漿，終至余村，適值穀登，其父母因饑疲先後死，叔號於途，求人葬其親，無應者，哭益哀，淚染血漬，余父聞而憐其孝，稟王父母，代之禮殮，育之爲弟，復教之讀，叔爲人忠厚勤樸，沉默寡言，永年如一日，娶孀母甚相得，孀爲蕭堂之女學生，在校有德名，于歸以賢著，兄弟各一，兄卽庚午，弟名繼增，與余同學，長余四歲，早旋里，余隨孀行經三盛村，過其舅家，停車入，不料繼增及其母已先在，余頗喜，據稱團民將去其家，是以暫避於此，余遇彼，愁稍減，方落坐，忽數玩童蜂踴入，爭看二毛子，因余額凸，益惹其注意，衆目灼灼，令余不堪，繼增見余忸怩狀，對甚，攔杖欲仆羣兒，羣兒哄然奪門出，狂喊二毛子造反，剎那鄰人至，指繼增謂孀之舅曰，如不速逐之行，將走報團首，孀之舅唯唯謝罪，復責增魯莽，增笑曰，舅何怯之甚，聽之報匪，吾一可敵百，其舅甚怒，掌增頰，增急躲其母身後，憨笑不止，鄰悻悻去，羣兒又關門入，若忙蜂之鬧日擾攘喧嘩，嗷嗷不休，繼增學團民請神附體狀，手舞足蹈，求之去，不之聽，繼增怒，揮臂狂吼，羣兒震慄，倉皇遁竄，增閉門，請其舅食余，其舅從之，冀余等腹飽或卽行也。

忽羣兒搗門若擊鼓，喊殺二毛子，媼舅母怨形於色，遷怒而叱雞罵狗，殊多鑿釜之聲，余不耐，因茲投箸，旋即拂衣，雖知鵲巢在難，棲還借此一枝，無如翳桑烈性，不食嗟來，媼亦知該地不宜久留，而不欲絕親誼以觚稜，圖後日之能再逢，拾箸勸余食，並請其兄出套車，余絕袂隨庚午叔出，媼等無奈，抱數囊至車旁，居民羣集，老耄孺子，駢肩累迹，指余等而詬詆，繼增還罵之，村人憤，欲執余等送圍，媼之舅長跪求免，村人仍不止其詈聲，余恨不卽離其地，愈焦燥，愈覺光陰久，如芒在背，繼增意氣不稍挫，嚇居民以將復仇，居民怒，爭投余等以石，交下如雨，媼怖甚，令余逃，余不忍棄媼走，抱首屹立不動，身着數石，車始套成，一車雖不敷用，余甘與繼增隨車奔，惟願早離該地，居民見余等將行，益高其聲，祝余等之卽投羅網，早膏圍民之刃，而身首異處，復緊擲其石，鏗然有聲，車柵爲之碎，羣兒見媼之母着石而號，乃鼓掌歡呼，媼含淚檢車上石，此痛實甚於余肢所親受者，不復能忍，拾石且行且回擊之，庚午叔衣已碎裂，滿灑血痕，噤不敢聲，惟洩怒於其騾，騾着鞭，急飛四蹄，竄行里許，猶聞村人痛詈，媼以余長於安樂，向無人目之以惡顏，今則爲人無故凌辱，復徒步登長途，悲甚，請停車，欲余上，庚午叔乃若不聞，緊鞭其騾不已，哀哉九逐絃驚，難定安身之所，欲擇地而急何能擇，倚人不如倚己，因向東蓋村行，欲到彼歇一夜，再覓枝棲，抵蓋村時已黃昏，余甚矣，村人見余等至，互相耳語，慢不爲禮，與昔之余伴媼歸寧，迥然若霄壤，媼見長

者，恒問起居，往日無不答以禮，爭問余父母安，今則判若兩人，或掩耳避，或他顧而嗤之以鼻，余訝且駭，不知其因何而驟淒涼若此，繼增見人不答其姊，極弗懌，破喉喚曰，爾不聞吾姊問爾安耶，其母見鄉黨聞增言走益遠，甚怏怏，止增勿復語，繼增慚而愀然曰，此吾之鄉耶，夢耶否耶，

嗚乎，途愈窮愈顯人情薄，古人每嘆人情薄於紙，又豈知今世求人情厚如紙亦不可得哉，爨者讀季子篇，至嫂不爲炊，妻不下紉，竊怪其不經，念天下寧有是理，今始信其然而不爲過，余等狼狽不堪之狀，及有天莫控無地可留之境遇，實足取厭於人也，

嬌心非卷蒞何堪屢拔，淚如碎珠落，進宅掩而哭，其母亦黯然神傷，甚悔不應信耶教，致爲人齒冷，嬌轉慰之曰，事已至此，言之何益，自省苟無咎，足矣，何須人之恭維始爲榮哉，言時起，指余曰，渠一日未果腹，且食之而後再議逃難，庚午悞喪出，其母意茫茫人海，惟其弟爲至親可依，日間之事，實由不慎歛跡所致，若再夤夜往，不使三盛村人知，當爲避禍桃源，不復患兒童之擾，此議爲余最反對者，繼增亦不以爲是，慨然曰，九苟靈鳳，詎棲毀卵之巢，千里神駒，寧嚙回頭之草，其母怒，以日間事皆彼過，責之，增不服，欲辯，余牽其裾乃止，其母猶叨叨不休，

繼增之豪爽，夙爲同校人所愛敬，有一事，余永不能忘記，卽彼曾窘一最嚴之教習也，余雖不贊成其犯上，然頗快一時多人之心，先有校生蘇某，因在講堂唾痰，致斥革，衆生以

事微小，罰者過重，爲之求，不能免，蘇忍淚去。繼增誓代報復，人以其爲意與之言，不介意，漸忘之，校規教習入講，學生例同起致敬，教習答禮始能坐，一日某教習，卽革蘇某者，上堂授課，衆生起立如故，獨繼增不爲禮，教習赧然，欲罰以立正二小時，增不從，嚷之爲亞非利加之野人，諸生愕然，該教習忿極，欲革之，增笑曰，善，吾甚願行，決不再從一蠻橫無禮儀之人讀也。言畢起，欲行，教習怒止之，厲色問何故云然，增曰，已不正焉能正人，先生師也，爲學者之模範也，脫帽爲西人之禮儀，胡不除之，是不以人類待諸生也，教習急摸頭上，則冠在焉，立汗顏脫，向諸生道歉，謂因天寒，於諸生致敬時忘脫帽，並舉增之責言有理，增鞠躬曰，人皆秉血氣生，不能有百是而無一非，知過能改者爲君子，知過遂非者是小人，師君子人也，祈鑒於己身尙難免有失檢點處，恕彼蘇某唾痰之咎，召之歸，人無不可以理喻者，若戒之勿二犯，是師亦有容人悔過之德，教習允之，增喜謝之，又曰，學生加師以惡名，是大不敬，請從重處罰，以儆效尤，教習亦恕之，不之罪，後果召蘇某歸，諸生愛戴該教習亦甚於昔焉，

繼增之學業雖不佳，而無疵之者，因其天生俠氣，足以服人，常扶危弱，其天分非真遜於恒人，惟愛游戲勝於愛讀，成蹟致總殿後耳，在余視之，舍余兄外，惟被遇余厚，因余幼時一校，況有親誼，凡余言，無不從，余之甘苦，亦所關心，而勝於愛其己身也，

余初經憂患，見繼增當此水深火熱之際，尙可與其骨肉團聚，而余乃如孤燕之燕，單於墓

中，處處依人，兩足疼痛不堪，肢體癱軟，心緒起落萬丈，念父之命余來此，原爲避蕪懼，又豈知其愛子所茹之酸辛耶，竊嘆人心不古，世事日非，時局變遷，靡所底止，因而恨中生恨，愁上添愁，千悲萬痛，付之一哭，增百般慰余，欲余與之去放槍戲，余因只聞之奔波乏甚，抱首睡於院間地下，

無何飯熟，媼數次喚余起，余不欲醒，更懶進食，睡如故，媼恐余受涼，將之室，因見余悽慘之狀，惹其銀海興瀾，守余垂淚，其母喚之食，以不饑對，忽庚午叔倉皇歸，喘曰，速逃，匪來矣，媼大驚，搖余醒，余已病，頭重若千斤，然一聞團氏之將至，陡然起，又復臥，媼初以余貪眠，含淚喚余起，繼拉余手，覺熱如火，駭甚，哭曰，兒病矣，其母方收拾細軟，且包且催之行，曰，此何時，尙有暇顧一稚子耶，渠如能行則携之，不能行，則聽之在此，豈可因彼一人，而同引頸待戮哉，言時包成，挾二大囊起，媼泣曰，是何言，母等可即走，女與之緩後行，否則其一人有意外，女將何以見夫家，其母怒曰，痴妮子狂矣，拳匪有百靈護佑，神通高大，遍地皆是，小教徒尙不可免，矧其父之名著甚，爾意其家人尙可望生耶，繼增亦不忍余之獨留，笑曰，母何恐怖之甚哉，母旣懼匪若此，可與姊隨兄行，兒願留與之守家，其母益怒，棄其囊哭曰，又有爾來饒舌，爾等旣欲吾祭匪之刀，爾何不即殺吾耶，余強坐起，忍淚呻吟曰，祖母息怒，媼與叔亦無庸以兒爲念，兒寧萬死，決不願以病軀相累一人，請行矣，兒生兒，欲聽天命，媼聞言抱余哭不成聲，庚

午叔見此，棄其肩上包裹曰，母與妹不必焦慮，吾負之行可也，遂抱余起，其母拾遺囊，又顧庚午叔所棄者戀戀不捨，欲並携之，乃苦力不足，命繼增助之，增笑曰，母顛倒矣，禍將臨頭，不知什物與性命孰重，若携物逃，遇匪追，勢必棄之，與其彼時丟棄，何如不帶一物而輕身遠颺耶，其母至是無暇怒矣，顛且慄，責媻不應袖手，媻素弱，衣尙不勝，況持重物，試之幾仆，增在旁嘆曰，烏爲食死，人因財亡，勸其母勿因區區之什物而涉身於險，請聽之失，許以成立時恢復，庚午叔亦再三促行，其母無奈，獨負一囊鎖門哽咽出走，途次甚怨媻及庚午叔之不當因余而棄其珍品，復悔未於昨日寄頓於三盛村，余不堪其繁言，請庚午聽余自行，叔從言，棄余而代其母負所有，導余等緊步行，

是時也，萬籟俱寂，唯聞遠村鷄犬豕之鳴，及余等衣履之聲，急不擇徑，忽而田，忽而林，不復惜人嘉禾及荆棘之碎衣，披星踏露，心搖膽顛，奔竄之餘，形神俱憊，繼增掖余走，因余之屢沉，知余苦，抱余坐於草，請其母暫停足休息片刻以定去向，其母亦苦乏，遂止，向庚午叙索囊抱於懷，坐而回顧曰，何不見吾家之被焚，又側耳聽之，責庚午曰，爾又哄我矣，胡不聞匪之吶喊，曷歸收餘物，吾不能聽人有我財寶也，庚午屏氣細聽之，果無異聲，詭曰，非敢誣母，因聞人言匪將至，故請母出避，今既着虛驚，且就近尋安身處，歇此一夜，如明早仍無他變，再歸運所有不遲，鄉黨懼匪之能措算，於此時間中必無一敢竊取吾家一草一木以自累者，其母沉吟片刻，恨聲怨天尤人，經媻勸，始決意趨西蓋村

其妹家屢此宵，立起進，

庚午叔先去其姑家請之容，余等抵時，見叔守一梯踞於階次，見數犬繞之。

余等，吠異狂，叔起投之以磚，始稍退，叔迎其母輕聲指梯曰，姑僅敢留一夜，謂從爾人，內亦有一梯也，其母又嗷嗷怨其亡夫當日不應從耶教，致生者有喪家之憾，心膺俱寒之慘，泣然將鬻父之庚午叔，相繼登梯越垣入，幸繼增援余以手，否則墜矣，

嬸之姑在內扶梯顛候，見余等入，不發一語，向一室略指，卽掉首行，其家人無一出見，余等入所指室，乃窳房，熱氣撲面，炕盪可炙手，余因病且乏，不暇顧冷炎，登炕卽睡，熱發重汗，醒時覺病已却，見嬸坐余旁，二目殷紅，淚痕盈頰，知其整夜未闔目也，其母因懸念其財寶，亦未寐，嬸見余醒，摸余額嫣然笑曰，兒熱退矣，時鷄方三唱，嬸商之伊母，欲遣增偕余去蘇剗村乃姊家，其母正以余爲累贅，苦無計遣之，聞此色立悔，命余卽隨繼增上路，

余素畏人煩言，嬸之母昔日待余極善，今因在難中頓改其常，余不之怨，因人當愁苦之際，恒如是也，余憐之，亦實樂，在余則可免人厭恨，在彼以有余爲害，然余腹空空，餓腸轆轤，行未遠，卽乏甚，增扶余至樹下歇，遙見有肩担者予來，迨近，乃賣糕者，心喜欲狂，饑涎橫流，而苦毫無分文，繼增立脫其衫，質之賣糕者，求與余一飽，浩商雖業小資微，見余而作菜色，又以繼增慷慨之態，意大感動，卻衣而食余兼及增，

古哲有言曰，人處逆境行善易，處順境行善難，余每謂其荒謬，夫人之當順境也，翠蓋珠袍，緩調設舞，朝朝元宵，夜夜燭陽，卞玉燕石，隋珠魚睛，千金一擲，何曾下箸，視窮困所需，僅一稻菽之值，與之何惜，僅咳唾勞耳，而人之值逆境也，晨烟勿舉，寒侵席帽，釜可游魚，門堪羅雀，室如懸磬，地只立錐，自願尙患不暇，焉能捨己濟人，殊不知人事常難逆料，每決爲非而偏如是，斷其必然而竟不然，蘇季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此事之所有理之所無者也，漂母憐韓信，浣女食吳員，非有所望於韓吳，乃因其饑而憐之也，善事業之難見於處順境，而易見於處逆境者，因其甘苦不同耳，處順境者，方樂火騰湯沸，春宵苦短，雪乘風威，腦滿腸肥，或謂飢者不自愛，或譏其亡廉恥，聞人施猶嫌多事，與之行善，不亦憂憂乎難哉，偶或爲之，不自詡其德，卽形嚴肅之色，而處逆境者，自知饑寒之痛癢，見同病頓生憐恤之意，如憫其己，是處逆境者較處順境者多善念也，况物態淒涼，世每趨炎，人常失意，親朋疎若雲泥，寒暑有誰枉過，平時管鮑之交，遇諸途而若陌路，嗚呼失陳之戚，造其廬而三顧難逢，士苟乘時，旌旄導前，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瞻望咨嗟，雖秦越視同骨肉，然事雖如是，不身歷之，抑知其苦辣酸甜，賣糕者之食余也無慳意，復無德色，余食其糕之榮，勝膺九錫，

糕商見余饑狀，知飢甚，嘆而旁余坐，余因其業小，不敢多進以悞其衣食，僅求止餓腸，然亦不少矣，糕商見余飽，問將何之，余口啞啞不能對，繼增疾以去，劉鐘村代答，糕商

曰，去不得也，屠伯正在彼試其鋒，雖婦孺不免，吾適自彼販糕來，因流血之慘，不忍卒視，故急離之，繼增笑曰，何怕之有，吾方苦無熱鬧以消遣，糕商目增嘆而搖其首，立起問余尙還食否，余謝之曰，足矣，糕商拾其担，方欲肩之行，忽失色顛曰，又有遭劫者矣，余起順其眼簾視之，見西北不遠，有一村，峰屯蟻聚者盡是紅巾，鬼嘯神啤，震天動地，俄而烽火轟天，光搖赤幟，余頓震懼失次，汗流浹體，繼增素以膽巨著，至是亦怦然動其心，急携余手回奔西蓋家村，聞嬌等已歸家埋其珍寶，增駭然曰，殆矣殆矣，吾所懼者此耳，因拉余飛足疾行，欲走告警，余患宿疲未蘇，不堪再勞，心如旌懸，窮無所告，念及父母，不禁愴然，兄知紅巾之果可怖，願回蕭與骨肉共生死，遂絕增之握，增聽余止，不之顧，且奔且言曰，爾必乏矣，待吾於此，吾請母避後，來接爾，余曰，佳決計返蕭鎮，彼曰，善，爾到前面林中相候，吾片刻即來，萬勿自行，至要至要，言去遠，余思親之心如焚，立揮汗轉向西南，背繼增疾足行數里，乏甚，停而回顧，哀哉東蓋家村已火焰冲天矣，知嬌等必不免，心殷痛，仆地大哭，猶信繼增之能避劫鋒，必牽伴余行也，嗚呼，小別那期竟成隔世耶，緣嬌等已先聞信趨蘇劑矣，增歸乃遇難，身著十餘傷，臨命仍祝余平安，嗟夫，象以齒焚，麟由香殞，幽蘭獨茂，敗豕秋風，胡一念孝思，致玉失崑岡，而遐返於天，隄躬何約，艾物何豐，騎箕勿逆，遐哉千古，涕泣漣漣，花風漠漠，聲悲唳鶴，淚染哀鵲，至今思之，猶凄然酸楚，欲馳玉駟以叩金樞，奈彼蒼蒼之浩浩，恍惚

眼中孤冢在，龍湫雙淚哭斜陽，

余自失離，夢魂無依，四顧茫茫，百端交集，於焉寤覺，嘆身之將安適，吳牛喘月，長在畏途，代馬衝霜，未登坦道，揚鬣魚，乍脫鈎，仍投涸轍，縱翻雁，方遯繳，又落虛弓，盼繼增之眼幾穿，候之久，不果至，因起行，未數武，遇十幾人迎面來，咸衣短裝，或荷戈，或佩劍，或挾新式槍，趾高氣揚，其貌獍獍，知非善類，急岔他路行，忽一人喝余止，余益駭，立疾竄，羣追於後，一曰，是必小直眼無疑，曷斃之，冒然一聲，槍發，彈旁余耳過，腿頓軟，仆於地，一人躍上前，以足踏余背，按刀於項，厲聲詰姓字，問爲何處二毛子，余驚而哭，不一語，又一人怒曰，胡問爲，速死之，彼人立舉其刃，余意死必矣，卽刻昏暈，

比醒，見身臥於陋室，旁坐一垂髫女子，年與余無大差，嬌波流慧，細柳生姿，不復見諸惡漢，門次，有一老嫗從事折冥鏡，屋角堆數大箱，不類窮人物，所遭遇者，迷離如夢境，方驚愕何由至此，又疑身在睡鄉，忽女子拈花笑問嫗曰，小二毛子活矣，余聞言，愾然悟，尙生人世，而寄身紅巾家，途次事亦千確萬確也，陡然起，欲出逃，女見余之猛起，疑余癩，駭而呼號，嫗立以其枯瘦如柴之手，攬余髮，牽至竈前，取菜刀凜凜欲殺余，女爲余緩頰，嫗怒稍息，撼余首曰，爾思逃耶，爾有幾顆頭顱在項，乃敢作此想，設非吾子憐爾，百爾亦早吃黃土矣，孺子聽之，速死爾野馬心，安分作吾子徒弟爲團，苟昧天良不

甘從，俟吾子歸，烹爾而食之，余聆言，胆爲之寒，顫慄不止。女撫余曰，速應之，嫗見余不語，令女取紅巾欲迫裹余頭，余見巾，頓憶嬌母，以巾上色爲嬌之血所染，寧死不肯戴。嫗怒掌余頰，以死相嚇，余意不稍屈，嫗又握其掌，女急拉余於旁，嫗見狀，色微霽，歸門次，理其事，口中滔滔不絕，歷述其子之本領，稱有關雲長附體，撒豆能成兵，刀指卽成火，念咒可拘魂魄云云，余聞而懼，半信其言，念父與鮑君雖目紅巾爲匪，謂其無術可恃，然騰雲駕霧之說，若果無其事，人何由知之，况紅巾到處，莫敢誰何，其間必有異人，鮑君所述被擒斬者，必假義和團也，無論其爲真爲假，余焉能惜死而從之哉，心際因而如汐如潮，忽有數婦來邀嫗誦經，見余問爲誰氏子，嫗曰，是一脫網之小二毛子，吾兒因接傳單，與某某往東蓋家村施功德，途次遇之，乃敢強項，某某欲死之，吾子奇其狀，活之於刃下，携之歸，竟倔强，視法巾劣於死，爾等意其可惡否，語次恨恨，羣婦近余睇視之，一曰，果佳兒，惟頭過大，一曰，願巨者有福，一握嫗手指余曰，如洗其腸胃，吐盡洋藥，正配爾孫女也，衆聞之，圍堂，女羞甚，急掩面吃吃笑，嫗悅，益形其可怖，少焉，擰余耳至一龕前曰，其中有八眼神，若爾思逃，卽挖出爾眼，食爾腦，縱萬里亦能攪爾歸也，語訖棄余，偕衆婦出，欲鎖余與女室內，女求之，許以不容余逃，始免，余對此窘甚，欲逃乃恐累女，因女已信余而許嫗矣，欲留另覓機會，且可求嬌母消息，又恐紅巾歸時余終難脫羅網，展轉思維，無可如何，因掩面啜泣，女搬余手，含笑逼余面曰

，何愛哭之甚耶，爾饑耶渴耶寒耶，何所苦，速告僕，言時殷勤拭余淚，余泣曰，思家心切，女減然曰，爾家何在，余以蕭張對，女曰蕭堂不日陷矣，僕父已與四方團首議攻蕭張策，三日後或將見諸實行，余駭而慄，女沉吟半晌始曰，爾果欲行乎，余聞之知其有放余意，故曰，惟恐彼萬惡之老嫗將遣其神追余耳，女不悅曰，彼僕祖母也，何惡之有，僕父亦善人也，前三年爲吃教者所搆陷，家產幾因訟傾罄，終不得直，可恨洋奴憑藉鬼子權勢，倒行逆施，以浮雲爲長留之物，恃冰山作不拔之基，放僻邪侈，暴戾恣睢，凌轢鄉閭，魚肉民間，及乎萬罪通天，忽焉一敗塗地，自髮黃毛，同歸於盡，攬禍者，咎由己求，追悔已遲，復仇者，替天行道，爲快何如，僕父之恨幸雪矣，否則僕亦從事鯨吞，以攻勢惡，爾誠不良，亡僕父救命之恩，忍曰祖母爲萬惡，言次柳眉鎖恨，杏眼含嗔，轉身他顧，余急趨其前盡情曲慰，女當名葩含苞之年，蛾眉曼睩，靈台未歸，純是一片天機，見余鞫鍊之狀，反形不安，立變怒爲歡，堯爾指龜戲曰，僕爲爾阻之不能爲厲也，行矣，余曰，累汝何堪，女曰，無妨，祖母與父皆珍愛僕甚，必不忍責也，余謝之，方欲行，女忽曰，爾知去蕭之路徑耶，余曰，否，惟知在西南，女曰，誤矣，西也，爾可問路行，免入歧途，萬勿道蕭字，致人注意，爾知何村近之，曰，程讓，女頷首曰，善，程讓卽爾家，行路不可兩眼直直，務懼爾懷，若無事於衷，吃教者之特別符號爲目呆呆，使人一見便識，名之直眼，僕初尙悶悶，疑二毛子果食洋藥，再思之，始知其因懼致然，前村名紙房，過

則爲某鎮，再前爲某村，越而詢程讓，逐一問徑，因其相距近，必無疑者，如是進，當太平無事也，余大喜，偉其智非余可及，揖而別，女又止余，先自出視，見街中無人，始放余行，未數武，女又喚余歸，與以肉餅數枚備充饑，問余名，余告之，彼始忍淚退，余當是時也，離虎穴落荒而走，脫鷹韉越境如飛，恐女或洩余於其父，致再有池虞，違其言，急向西北行，奔數里，白日已曖曖將入，苦無歇足所，因投林，忽一陣腥穢刺鼻，駐足視之，覩見有數犬斫一身首異處之女尸，血肉狼籍，面目不可復辨，惟腿足尙無恙，余見之，驚幾狂，憐其慘死，欲葬之，因投犬一餅，羣犬不顧餅，立向余作狢狢聲，一犬露牙獠獠撲余，急又棄一餅，飛足逃至一村前，竄入一小廟，順手閉門，由縫中外窺，不見犬，驚魂稍定，而心猶慌跳不止，乏甚，倚門坐，偶閉目即見電目獠牙之物在余前，加以猿猴啼號似鬼，鸛鶴效笑如人，毛骨爲之悚然，狼狽不堪言矣，急起闔門走，忽又聞犬追余，奔益疾，至神渺而仆，既絕歸見父母之望，生死尙何計之有，時所縈縈於心者，惟不忍聽彼婦尸暴露於風中，苟能使其入土爲安，復何憾哉，方當愁腸九迴，忽爲人蹴之醒，啟眸坐起，見身在一樹下，遙望炊煙四騰，繡漫晴空，旭日已東升矣，旁有一荷鋤農夫含笑向樹上觀，余偶昂首，則見一人頭在焉，凝血猶滴滴墮，余胸際已爲之染紅，駭極欲死，一躍而起，且奔且脫衣拋之，心間痛難堪，如獲重創，視之乃無恙，女與余之餅亦爲血所污，不敢食，復不忍棄之，因含淚埋於土，引目四矚，方志恹懼將飄蕩於迷途，忽蘆堂

之鐘樓觸眼簾，初尙疑其爲屋市，三拭目，不稍異，知非幻，喜出望外，淚潸然落，因而前，果爲蕭也，

嗚呼，地老天荒，畢竟悲多歡少，海枯石爛，大都別易會難，溯余離蕭時，別父母於鮑君宅，今復主其地，不惟不見雙親，卽鮑君家人亦不一見，院間箱篋凌亂，室中四壁屹立，余駭愕甚，竊立若木偶，忽爲一犬吠驚覺，犬爲鮑君畜，素與余善，初不辨爲余，迨近之立嗷然搖尾跳躍於余左右，余抱犬項萬感并集，垂淚曰，友乎，余所愛之人何在，胡爾獨留，嗟夫，余狂矣，犬非人類，豈能余答，然其靈性似有知，惟苦不能道耳，視余淚汪汪下，噫，犬乎，憐余失形耶，抑知余苦未艾耶，余忽有動於衷，疑父母與鮑君等或因紅巾焰盛移去教堂中，遂急轉身，犬知余意，跑於前，時以鼻嗅地，余見教堂院門大開，喜且懼，喜以其中必有人，懼余親或不在內，惴惴之意，致兩腿戰慄不止，鼓勇進，不見聞者，復不聞人聲，頓如冷水澆背，院中有數十白鴿，見犬皆驚飛，有數鴿爲余物，爭棲余肩，愈增愁緒，疑衆人或在禱告，趨會聚室前，屏息聽之，萬籟皆靜，大失所望，急轉而他，類瘋顛，狂呼善余之中西人士，聲嘶，無應者，見各洋房之門皆洞啟，入竈，爐火尙紅，盃盤盂狼藉滿地，余頓覺足軟欲癱，急扶牆站，雖知洋人去不久，然余將何方跡之，忽犬歸以前足撲余胸，吠數聲躍至門次，作欲余隨之狀，如是者數次，余猛有所悟，隨之奔，見南院大門未閉，知洋人必由是出，急登大路，追不遠，遙見有車十數，車旁有荷槍

多人魚貫行，以爲教士等，因狂追之，見一人頻起站於車間回顧，見余卽止車，下車等候，余見爲父，喜而悲，悲而喜，恨臂下翅卽飛至父前也，父睹余，急前迎，余竭力蹣跚行數武，投入父懷，一慟暈矣，

醒時見父席地坐抱余於懷，含淚望天無一語，西醫士及一教士方與余以藥，及裹余足傷。羣見余醒，爭向父賀，謂余爲死而復活，同聲謝天，緣父已聞東蓋家村事，知有一童死難，疑爲余，迭遣數人去探究竟，而未歸報，甚焦急，是以時引首回顧，設余遲至蕭一小時，禍福真難逆料矣，密教士及梅醫士之妻，皆素優遇余，請父准余與之共一車，以便輪流看護，余無他病，惟苦乏與饑渴，愈之非艱，談次，始知余兄已隨鮑君先一日行矣，父雖疑死者爲余，因無確據，故之後，約會於山東龐莊，母與妹及弟已回故里，密妻謂彼等幾不克離蕭，因苦無車輛，雖出黃金亦無敢以車雇之者，幸父助之，否則終難出險地，余聞其言險，不禁失笑，梅問故，余歷述所經，二女士皆動容泫然淚下，密尤甚，驚而慄，後患悸定，此張英倫不久卽作古人，未卒之先，述余所經與其友某女士，載之殉道記，余雖依然在世，而遭遇者，實無生理，曰已死亦無不可也，

余事奇如小說，實怪誕，聞者咸咋舌，設有先知能預述余未來之事，則自蕭至東蓋家村，及相反之事，尙屬淡而無味，父以余之生，爲賴天之佑，及祖宗之德，問余紅巾女之名並其父之姓，余經問，猛悟己非，蓋彼時之余，瞢亂迷惑，只知速逃網羅，以見骨肉，竟

妄詢女名，父甚悞喪，責余荒唐，謂仇不可記，恩不可忘，設復益終則已矣，如能重見天日，當報此恩，將何處訪是人，父言良是，越年奉合肥命查辦教案，欲以女之故免究其父，乃不得其人，因赦一村團民，大定後，余走訪之，有識余者見告，始知紅巾敗後，女隨其父避難他方，爲仇家所跡，盡死之矣，

余隨衆并日而行，沿途有護送教士者談笑，頗不寂寞，因人衆，無阻者，三日抵龐莊，教堂爲美以美會，美教士等亦備出逃，鮑君及眷屬與余兄已先到，於是同改轍向霑化縣進，所經各地，人見余等車高馬肥，疑爲官長，偶遇紅巾，亦少盤詰，雖如是，父與鮑君防備之心不稍懈，兼程而進，一夜入武定城，寓旅館，飯後就寢，夢中忽爲異聲驚起，門外人聲嘈雜，吶喊如鼎沸，父急急燈，與鮑君各持舊式來復槍一枝，凜凜然如待大敵，余意必紅巾識破余等行藏，爲之不寒而慄，聲忽陡然移，若追人者然，鮑君疑車夫有失，出室見車夫持一門棍站於房前防變，鮑君心始安，問居停，乃悉城人有見向井撒藥者，因集衆去捕之也，着此虛驚，余汗涔涔，傷寒感冒，加以水土不服，余病矣，初尙能支持，迨到鮑君宅，病益劇，漸昏迷不醒，醫罔效，父兄與鮑君夫婦皆亟怒憂，余偶有知覺，見之，甚恨不驟死以速愛余者之痛，而不如願，乃更有甚者，恒發譫語喚母，父心大傷，不忍目睹奄奄一息之兒埋骨他鄉，況山東仇教之風不減於直隸，異地桑梓，同一避難，因決計携余兄弟歸故土，鮑君曰不可，兒疾在危篤，豈堪風塵顛簸之苦，事已至此，且盡人事聽天命

，如不幸而夭卒，三尺黃土尙可有人，常風狂雨淒之際加以護持，若如是行，必死於途，將葬之何處，忍棄之耶，撫尸歸爲力所不逮，亦時勢所不容，弟以全盤籌畫，一令妻女走避富村，二集族人辦防務，三俟兒病有佳徵，送之海濱攝養，如是當有益無損也，言時淚如泉湧，余恐無愈日，願於有此一息者存在，歸見母一面，死且心甘，因求父勿從鮑君言，父亦以余之病爲不服水土所致，離之或慶更生，遂決計行，鮑復再三泣諫，父意終不動，鮑欲留兄，兄堅不從，稱願與父弟共禍福，鮑無奈，因設祖帳之筵，

余父子上路之第二日，余病竟愈，父兄之喜可知，嗚呼，一飲一啄，莫非前定，由余之病，致父兄離桃源而趨龍潭，前途飽受痛苦，遍歷艱辛，罪大矣，時繼毓賢任山東巡撫者爲袁世凱，親試紅巾術，破其奸，謂之匪，督兵痛勦之，袁雖發跡於賣主，然梟雄恒有過人之才智，且眼光巨而遠，此舉終能有大功於國，而使西人永印於腦海不之忘，幾以其爲中國唯一之大人物，余對於袁氏，獨憾其戊戌之詭詐，餘無一不諒之，至其後日之疾余者，不值一笑，弗之罪也，

紅巾經袁氏之剷除，悉竄入直隸，京津雖爲淵藪，而野中烏合之殘忍，實有甚焉，斷脰瀝血之尸，比比皆是，橫陳於道途，遍地烏鴉，爭食腐齒，觸目殘土，慘不忍睹，間有赤身男婦屍，豎立路中，爲紅巾置以示威，妖氛匝地，太陽爲之殷紅，李華之弔古戰場文，不足以形容此於萬一也，

官府因遵紅巾旨，仿政府賞殺洋人之諭出示，略謂各處教堂均已燒毀，吃教者無處藏身，必四散避匿，爲此特示各色人等，如有胆敢藏匿吃教者，同例科罪，斬無赦，如有殺吃教一名者，無論老幼一經神團驗明，立即頒賞不延，其各奮勇遵行云云，於是從團者日衆，而殺人之事如兒戲矣，

沿途遇有阻詰者，父概從容答以送子讀書，人信之，如是行行止止，止行行行，一日過故城，見昔日巍峨之教堂，經楚人一炬，只剩殘陽餘燼，骸骨難收，精魂誰弔，過客覓而爲之唏噓浩嘆，裂膽摧肝，不堪問矣，傷心慘目，尙忍言哉，偶見有賞格書父名且及余兄弟，謂如有殺余家一人者，予銀五百，報團者半，父甚異之，自問夙無患於人，何由致此，惟自譴，不之怨，坦然若無其事，余甚憤忿不平，恨出示者之無理，因凡識父及聞其名者，無不敬之爲完人，父幼以孝著，臨事克己，見善勇爲，和以處衆，恕以待人，潔身不苟，博施守分，在職思所司，在義思所立，而人如是待之，尙何公道之有，因而毛髮爲之怒豎，兄慰余曰，匪之出此，爲貿易性質，無所謂善惡是非，目的惟金錢，何暇擇人而噬哉，父笑頷首，令車夫越村行，余終耿耿不歡，念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人之所以異禽獸者，以其有仁義，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義而縱富可敵國，有何貴哉，父見余色不愉，恐鬱鬱致疾，遂問余與兄所讀之書，見余兄弟於新智識，尙能對答如響，而國學乃十問九非，甚不擇，引爲己過，欲補非於將來，復以古人言詢所志，兄曰，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

天下之樂而樂，治失意事以忍，處快心事以淡，靜以修身，儉以養德，余則曰，願臨財不苟得，臨難不苟免，不以己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父陞然笑謂余曰，兒兄可以廉不沽名，直不近禍，惟兒不能調和怒裏氣，謹慎喜中言，斟酌交友道，愛惜有時錢，此皆兒之短，更恐終爲一放蕩不羈之人也，勉之勉之，君子以合道爲朋，小人以合己爲友，自反二字爲省事養氣之法，小人當遠不可願爲讎，君子當親不可曲爲附和，如能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吾無愛矣，

父爲防竊起見，晝食宵宿皆在野，雖經故舊門，不敢訪，如是者數日，將近家，父令車夫緩行，至入夜，始停車於村後里許，父携兄下，指余命車夫曰，我今帶伊兄入村訪其母下落，若鷄三唱不見我歸，是凶多吉少矣，爾可將之逃他方，俾俟匪平後歸而收拾舊業，以擇我家門楣，車夫哽咽跪受命，余急攀父袂，請同行，父慘然曰，兒……我非忍舍爾，時勢如此，不得不然，我家不可絕嗣，言次淚墮余手，余懼父言之不祥，恐真永訣，伏父懷悲慟，父兄亦失聲，父忽頓足曰，兒休矣，勿亂我心，語畢推余仆，携兄如飛走，余急起，哭號追之，父恐爲人聞返而嘆曰，兒何不曉事之若此哉，因縛余於車，命車夫監守之而後行，余哭至暈而蘇，蘇而暈者數次，車夫且救且勸曰，主人卽歸也，胡作無益之悲，爲余言之無知，又哭，車夫見實無以慰余，亦恐父之果不歸，相與對泣，欲釋余，乃懼余奔追父兄以投禍，致負父所託，因蹲於車旁打火吸烟以求策，火燃而不吸，火息而復敲其石

，忽吸忽止，繼之以長嘆，見余啼猶不止，欲鬆余，余因爲父所縛，雖四肢已木僵，不敢容之釋，斥之退，時許後，將三更，父兄歸矣，車夫急迎而問曰，主母安否，父忍淚釋余，搖首答曰，我無家矣，又顧余曰，兒聽之，事已急，不可同歸於盡，我與兒兄走，兒隨車夫行，兒有失，則爾兄在，我與兒兄有意外，兒可望生，余不從，問母何在，父漫曰，在爾舅家，言畢，命車夫隨之一數武外密談，余問兄曰，母果在舅家耶，兄泫然曰，天知之，余大駭，急躡足近父站處，匿於樹後，聞父謂車夫曰，主母不知何往，然無證其死者，是必猶在世也，嗟爾相隨數年，如是分離，殊出意外，我已喪家，無金銀可贈，今將車馬及行囊等件盡與爾，售之得資可置中人產，以酬爾年來勞，言畢方轉身，車夫頷曰，主人將何往，僕願尾隨，苟能盡僕區區之心，不懼赴湯蹈火也，如現不便携僕行，請示以去址，俟僕賣車馬等物後，與主人送去度日，父嘆曰，我亦不知將何處存身，爾勿輕從於死中求生，言時見余，不悅曰，兒妄竊聽人言爲父所恨，語終，命余與兄隨之行。

農民素善養生，與陽光共勞逸，不似城鎮人之以夜爲晝，於庚子年乃反其常，棄良宵而敬鬼神，夜已深，猶聞各村擊鐘鼓，拜佛誦經聲，所費香資，殊不菲，若以之辦地方公益，當不患不足，然今以有用金銀作無益事者，何堪勝數，每談及已往風俗，無不嗤昔人迷信之愚，而自居爲開通，斥國有物爲腐敗，視外人之一木一草皆文明，爭用之以炫爲榮，滴瀝血汗，盡以洋船駛去沉於大海，有去無還，當公益而說窮，臨私欲則角勝，見洋物則若

嘆之趨羶，見洋人則脅肩以獻媚，嗟彼迷信且愚者，斥外物不遺餘力，求神效助之滅盡洋人，以其言行足敗壞我國風俗也，今之俊傑，無不以桑濮越垣爲天賦人權，棄綱常若敝屣，而人不以之爲恥，哀哉此十數年來之進步如是如是，前人有知，寧不恨恨，每念及此，輒有所感，向之紅巾排用外物者爲漢奸，稱用國物者爲良民，今人適其反，如名之曰時派紅巾，亦無不可，何須果以紅巾標識之哉。

余兄弟隨父緊步行至邢家村，王外父宅後，叩角門。羣犬集吠左右，余甚志志，恐或有人聞聲至則危矣，忽角門呀然啟，王外父出見爲余父子，急拉之入，輕閉戶，不一語，登房咳數聲，向隣房人曰，吠聲甚緊，請警醒，隣人唯唯，王外父遂下，附耳命余兄弟入廂房，自握父手至他室談，余雖急欲知母所在，然不敢竊聽矣，因問兄回家事，兄垂淚曰，吾隨父方入村巷，忽一人從暗中躍出，扭父胸衣曰，爾非某耶，視之爲無賴某，父怒，以手槍逼其喉曰，閉口，我不欠爾債，無賴懼，釋父衣遁，父知不可久駐足，急趨視家園，乃僅剩焦土，瓦礫無存矣，遂訪族人某，據稱遇劫之前一日，母叔及妹弟尙在家，紅巾至時，門已加鎖，不知爲何人送信，更不知母走避何方，言畢啣衣哭，余悲且乏，泣倦睡熟，覺時，不見父兄，臥處亦非宿夜睡地，不知誰於余睡時移之此，該極，起欲出，奈扉由外扣，益驚，思其故，不得解，終以父兄必不忍棄余，或卽歸，坐而深思之，又疑父兄已被難，而余爲紅巾囚也，欲外視，乃苦無隙，因窗及門外皆遮有簾，忽門際劃然有聲，轉瞬

聞。表姑餐食入，始知身猶在王外父家，急問父兄安在，姑曰，爾父於爾睡時吻爾再再，乃不知耶，卽爾兄亦握爾手不忍釋，行時步步回顧，幾失聲哭，余不待姑之話止，驚問曰，請速言父兄何適，姑見狀，謂余失禮，不悅曰，回爾家矣，余聞言，如頂爲雷擊，哭曰，父何忍心若此，胡刻刻思棄兒，兄僅長兒一歲，兒有何不如之，姑大驚，色陡變如紙，信手落碗盞，急掩余口顛曰，勿覓死以累吾，爾未來時，匪已三搜吾家，復拷老父，凡珍品，皆謂爲爾家物劫去矣，爾靜匿之，尙難望其不來，苟爾啼叫，驚隣人走告匪，吾一家老幼同喪爾手矣，余立推其手曰，匪若來，余一身當之，豈能累姑哉，因舉步欲走覓父，姑益驚，牽余臂不聽行，且顰而垂淚曰，小祖宗休矣，勿害吾家人，余見其悚懼之態，頗憐其怯，不忍使之恐怖，無奈退而嘆曰，姑……余饑矣，請速將食來，姑行且言曰，吾知爾欲乘吾取食時逃，吾鎖爾，視爾將如何，余拂然曰，姑何不知余之甚，君子一言，快馬一鞭，焉敢以冒昧之舉害姑哉，姑笑曰，匪亦自稱爲君子，凡以君子自居者，皆小人，爾勿謊而激吾，吾不汝信，余怨之而轉視壁，不欲以高聲復驚之，知若以將喊叫恫嚇之，姑必惶恐而淚也，忽王外父踰牆入，面如黃蠟，以其顛臂夾余起，向外奔，疊仆數次，始至旁院，舉余至墻，令爬上，余雖不知其意，然信爲身臨大禍，從之，王外父見余上，淚落銀鬚，哽咽曰，吾爲人賣矣，兒速逃，村北有葦塘可藏身，急趨匿其中勿動，設吾不死，必於夜靜後去將爾歸也，言畢立去。

余因墻高不敢下，方躊躇，忽聞街次人聲吶喊如潮捲，知爲紅巾至，不復懼垣高，驟躍下，仆而起，向北疾走，見果有葦塘，立竄入，陷於泥，深可沒膝，努力騰及中央，喘稍定，漸聞紅巾之呼哨，由遠而近，終勢洶奔葦塘來，余悚然思曰，王外父告匪余在此耶，必然也，否則紅巾何來之速耶，嗟夫，王外父老矣，不能堪酷刑，首余於紅巾，余不之怨，忽咚一聲，有人向葦中跳，致水四濺，繼聞其爬出登岸聲，又聞其扑人罵曰，妄言賊，塘中水深可沒頂，豈藏人所，言時聞彼飽報者以老拳，欲殺之，又聞有人哀告求饒曰，吾實見一童入此中，確爲某之次子，紅巾首謂其黨曰，誰敢入而擒之出，縱已淹斃亦有賞，立有人對曰，曷令報者入捉之，若某之子果在，則賞之，如爲妄，則殺之以治其罪，報者遵命入塘，將近余矣，忽聞之發異聲喚救命，且喊且狂奔出仆地呻吟，羣喊曰，大蛇大蛇，繼之以嘈雜聲，有人曰，速割去傷處，否則毒入骨將無救，有者謂盍請神團首書符救之，而初進塘之紅巾，因其衣爲泥水污，怒猶未息，嗚嗚詈妄報者，欲殺之，兼燬葦塘以洩憤，有附和者，有走取火者，余聞而慄，竊嘆將出受戮乎，抑留此待焚乎，此時之狼狽，不堪問矣，望旣絕，知必死，心搖膽顫，不知命在何時，足胠手胼，未識身歸何處，方志恣於釜底，忽聞有婦人哭求聲，稱其家貧，惟賴售葦蓆以得食，如燬其葦，則將奚術謀生，祈體上天之好生，勿致之爲餓殍，紅巾初不之允，堅欲焚葦以求余，謂設余在內，經火必外竄，得余則僅葦值，婦又泣求其村長，村長憫而爲之斡旋，令貧婦任香資五吊，妄

者倍之，始止燬葦之舉，紅巾不肯示人以無知，乃請神附體，稱爲諸葛亮，曰：葦塘實一人，因統其徒行，而余已汗流夾背矣。此余生而死死而生之開宗明義第一章也，今思之猶膽寒，設無人證其爲確有事，將疑其爲一番惡夢矣。

余素畏蛇，當此痛定思痛之時，懼或有蛇來噬余，時引首四顧，每於風吹葦作簌簌聲，卽疑爲蛇至，或見泥中有蠕動狀，亦以其爲蛇來，心惴惴焉懼，恨天之不速令忍心之白日墜，而換多情之明月出也。念昔者所謂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何所據而云然，若射者死，機者眠，則箭可不飛，梭可不穿，復何速之有，嗚乎，人當否時，恒覺秦晚，所見亦偏，迨至夢回淚斷，歲月何嘗不逝如急湍哉，西儒司格脫謂時日之去如草上露，見日而化，泉間泡海中沫去而不還，如箭之飛，若梭之穿，亦實至理，余所以覺時日長者，因久困於淤泥，加以腹中饑渴，不堪內外交迫之苦，欲出則又恐不慎爲人見，致生風波，久之，如經幾世紀，始覺日已西歸，因葦中已暗如漆矣，恐蛇將趁此機傷余，愈思愈懼，忘王外公夜靜接余之囑，斗膽冒險出，而一輪皓日爲雲樹所遮，尙在淒涼欲沉未沉時也，惶甚，俯視滿身污穢欲嘔，恐復爲人見，欲歸塘，實懼之，欲他奔，又恐王外公不克寬余，見塘之一邊有水一方，卽紅巾墜者，欲退而且藏且洗垢，嬰見數武外有死蛇在，已變爲碎，感其救余恩，膜拜之，而埋之於泥，忽二臂爲人所執，毛髮立森豎，轉視其人，形容怪偉，鬚髯林立如戟，彼見余駭狀，微笑曰，隨吾來，言時四顧，抱余起，如飛行，頃刻入一陋巷。

進一寒碧宅，棄余站於地，垂手輕聲向窗隙曰，與太太道喜，果少爺也，余聞言愕然。忽見母携妹出，余喜欲狂，還疑爲夢，伏母足前哭，母亦持余泣，然皆不敢失聲。

母浴余食余後，告余所經，始悉彼大漢姓王名福來，業屠，喜擊劍，好揮金，輕死生，重然諾，一身是膽，慷慨丈夫志，跌宕古人心，常爲人蹈火探湯，有三子二女，長子曾因酒醉失手傷人，余父廉其情，爲之排解，厚恤傷家，福來子乃脫諸難，福來感恩而從未伸衷曲，紅巾禍作，母自蕭旋里，紅巾屢欲燬余家，因父有德名於遐邇，無敢爲禍首者，是以獲安然無事於須臾，母當此太平景象，甚以余之隨傭去東蓋家村爲念，數遣僕去接余，僕聞余已死，不敢直報，因糴糊其詞，母疑懼參半，甚鬱鬱，鄉黨中有不忍作壁上觀者，先後去訪余下落，得余惡耗，漸傳遍四方，紅巾知余死，父兄去魯，蕭張已陷，是大決裂，勢成騎虎，加以嗜利者之慫恿，乃決計抄余家，福來有表弟某，爲團馬村紅巾首趙川林部下，欠福來資，適福來業折本，收案索逋，乃告以所謀，欲待余家後債所欠，復許以接濟，福來心忤然動，漫應之，念及舊事，蚤夜與其妻迎余母至其家，恐有洩露虞，雖余至親如王外父，亦不之告也。

余家之燬，一如他人，無異可述，叔亦幸避劫，惟一事永存於余心，卽一老黃犬之遇也，初時母聞余遭禍，知紅巾必不能終免余家，厚遣僕婢散，令之各逃生命，不忍老犬哭家，令一僕將之行，犬吠跳不去，以繩勒之走，仍復返，母行亦不從，迨紅巾到，噬數人，

終死刀劍下，村中貧民，先乘亂取余家物，雖樹根不之遺，嗣見犬之義，乃悔而愧不如之，存所取，雖至微亦留之，備余家或有慶生者歸還之耳，嗚乎，蟲魚禽獸之事人，或報主於生前，或殉死於身後，如毛寶白龜，思邈青蛇，猿兒獬犬，楚暉烏錐，指不勝屈，總之欲挽珍愛已者之頽運，力竭乃殉之以死，視夫爲人臣妾，患至不能捍，臨難不能決者，又何如耶，黃犬在日，有奇性，狀急馴，從不竊食，與以珍饈亦不進，須主人命之食，始靜食之，向少搖尾，主人餐時，未嘗一近案乞憐，爲犬如是，余僅三見，一卽死者，一爲今故里所畜，一爲在薙任時，常由喬井隨解課者也，羣呼之爲君子，余初尙以爲過，於今思及人心之險惡，以陰毒爲手段，以反復無常爲因時制宜，以掩耳盜鈴爲守法律，以欺詐爲信讞，以殃民爲救國，以大言爲激烈，以跋扈爲慷慨，較之犬實判若雲漢，夫如是，人又何貴乎爲人哉，雖爵高位顯，亦鷓鴣之流亞耳，聽者不信，犬猶在也。

余聞黃犬死，心甚傷之，亦以所歷，縷稟諸母，母商之福來，欲見父，福來嘆曰，爲善之家，必有餘慶，言信非妄，吾方以府上老幼一時難以團聚，不料相會若此之速，吾當接恩公奉養之，今可不秘於老花矣，老花爲王外父之號，母請之勿再以恩相稱，謂余等所受之惠，實較父之施於彼者大也，說之再再，福來始尊母爲孀娘，稱余爲弟，卽夜過王外家，時許與王外父同來，指余笑謂王外父曰，如何，尙以吾爲騙汝否，王外父不暇答，抱余泣曰，吾與兒爲二世重逢也。余聞言淚奪眶出如雨落，福來慰曰，事已過，尙胡悲爲，王外

父破涕曰，詎料人如爾，乃有此肝膽，爾來矣曰，汝必以吾業賤昧於忠義，豈知吾輩恩於怨二字，較汝儒者尤認之真切也，王外父悔失言，問爾來何以知余之在葦塘而將之歸，爾來曰，當匪搜汝宅拷汝肆威時，聞劉大翔報匪，爾見一稚子竄入葦塘，類某之子，吾歸稟婦娘，取進止，婦疑爲其長子由魯歸，甚懸念，令吾去視究竟，吾不知翔言果確否，初不敢出首爲詞，於匪要燒葦時，竇竄懼，念匪行事，從無敢違者，要如何卽如何，若無計止之，不料葦塘主人竟以五吊銅獲求脫，加之大翔之十吊，是價巨於葦，設吾爲大翔，既不免輸資，寧倍其數，買葦而燒之，以視其中果有人在否，言時視余微笑，又指余續言曰，吾候之久，欲喚之，乃恐碎其膽，必致甘死於葦而不出，方窘無策求之出，卽被首自出，懼吾若妖^說，設非用強，彼決不肯來也，語次復形容余之退縮狀，余赧甚。王外父以其如雪之鬚^嗒然笑曰，此子救吾少受數鞭，不然匪無余供，決不吾恕，母聞王外父之被刑，不禁泣然墜泣，王外父急止之曰，勿爾，自匪變，吾早備以一死，賢婦婦聽之，吾姊嫁爾翁時，吾雖重爾翁之爲人，然甚恨其所奉之教，心甚不以婚配異端爲然，今因爾子之慶生，吾數十年不釋於懷者忽冰消矣，又顧爾來笑曰，善惡到頭終有報，榮華轉眼卽成空之言，誠不謬，大翔素以詭謀自喜，笑裏藏刀，暗中發箭，里巷痛心，道途側目，人皆以天道終悞夢，又豈料報施之果不爽，一念幸災，致禍罹己身，認罰事小，而性命豈斷送矣，爾來愕曰，果耶，王外父頷首曰，確甚，爾妻哀求匪首施救，匪書一符令之焚灰，以陰陽

，如法吞後，痛不稍止，終名登鬼籍，爾去吾處時，吾方弔之歸也。福來鼓掌笑曰，快哉，汝盍與吾負十大白以誌慶，王外父急以手示口，請低其聲，福來立輕聲問余向一蛇否，妹不待余答，驟笑曰，兄最恨蛇，意始祖亞當夏娃設非爲蛇所誘，後世何至有惡人，故見蛇卽死之，毋止妹勿多言，王外父及福來皆不知妹言何指，視之愕然，蓋妹所說者爲宗教語，無怪人不之知也，福來謂彼蛇或爲小龍王，意余昔救之而今報恩也，此故事爲余鄉婦孺皆知者，雖荒唐，然用意尙不惡，謂有異姓兄弟二人深山伐薪，一名吳恩，一名尤義，遇旋風裹一女，尤義投之以斧，風出血如注，二人知爲妖，尾之，風入洞而逝，適有國君爲妖攝去，懸賞捉妖，許得者資爲婿，吳勸尤出首，欲謀漁人利，尤如其言，進洞殺妖，教宮主出，吳恩不俟尤義出，卽以石塞洞，居爲己功，宮主拒而罰其冒禁罪，斬之，尤困於洞，遇有小白龍在難，救之，龍感尤德，携之出，復與以希世寶，終與宮主成伉儷，富且貴，說者謂吳若不生歹念，榮華可望有分，乃以一意之私，自害其身。終無所得，是戒世人勿生邪念也，非果有其事，無如鄉人質樸，凡事一經傳述，卽信爲真，印於心際，永不可拔，以市間小說而論，著者皆含有勸世深意，而閱者恒以實事讀之，而不揣其理，如西游記之孫悟空，本指人之心，初放縱不羈，繼爲仁義禮智信所壓制，終以本歸真，賴佛經約束之，而人不待智識之充足，決不以其爲喻，逮之及於戲曲紅巾每以孫悟空附體施法，人亦不之疑而拜之，若告以實無其猿，必遭擯斥，大有南山可移，此信不改

之勢，決非情理所可喻，妙舌所可挽，及今少年之閱西游記者，無不想入非非，著者之苦心知者甚鮮，不惟無功於社會，轉導多人於迷途，非著者悞人，乃人自悞，究之爲教育不普及之所致，則政府之過也，戲曲小說，皆社會教育之捷徑，而人恒忽之，因而言情爲晦淫媒介，理想爲倚運信魔之導線，有才子佳人之趣話，人羨而圖效之，有怪異之理論，則無知愚民恒流入成仙得道之邪念，終爲國之患人之害，如今秘密結社者，除亂黨外，無不奉一鬼怪，而頌其咒語，客歲有以救命金言傳送者，謂在江蘇某地，有碑從天降，上書今歲某省將有大疫，某省將旱，某省將淹，有衣將無人著，有米將無人食，欲免此災，須書符如式，佩於身，不信死者，引十數死者爲證，又謂印金言千張傳贈者，一家免殃，印一萬張保一鄉無害云云，於是傳遍全國，素有知識者，亦因一死字之恫嚇，致魂魄爲之顛倒，恐禍之至，信而誦之，復印傳於人，有地方責者，亦恐言爲確，而不加以禁止，此種怪誕不經之迷信，皆根於幼時所聞小說中之異事，政府如欲啟國民之良知，非實行取締有害人心小說不可，奈何世道淪喪，人方苦無新穎之事可聞，著書者亦苦迎合世風之不暇，皆醉於風流邪侈之說，余言恐無所補耳，

福來述其欲接余父意，王外父嘆曰，事奇甚，彼父子昨夜始從魯歸，紅巾今早即來搜吾家，是必有暗偵伺者，幸無一人入狼口，否則人將謂匪果神，然已險矣，此後匪或不再來，亦頗難料，言至此指余曰，其父兄昨宵已離余家，不知去向，俟其歸再議如何使其骨肉聚

，設爾早不我瞞，彼等或已相會矣，言訖去。

余父兄雖棄余，尙有母可依，心稍慰，夫人生最可喜者，無過椿萱並茂，而當兒時，恆視母重於父，雖如是，總不若與二親時共一堂爲樂，然當無奈何之際，有一遠勝無也，故夢亦香甜，詎知魔星尙未盡興，而猶欲苦余再耳耶，翌晨方就食，忽福來倉皇入，頓失舊時威武之狀，顛曰，禍至，速藏，團匪來矣，時其長子亦入，福來命之曰，速實汝棺，登房等候，於匪入門時，一一斃之，此非純爲保護恩人計，亦實自衛也，斃之數等吾家人，死無憾，如多死之，則爲餘利，益善，其子立慷慨去，福來搔首左右視，竟藏余所，先置余於一空缸，恐易觸人眼簾，復放余於米囤，又懼團民劫米見余，因再三置而復之出，終曰，得之矣，撤炕蓆，折一坯，命余入，余引以爲恥，不肯入，母勸之，無奈抱首入洞口，乃苦其穴小，不能入，福來持余腿力按之，始下，內僅容余身，喘未定，福來已安坯蓋蓆，

炕洞中飢蝨無量數，集余身鑽噬之，加以空氣惡濁，碍呼吸，漸覺胸際壅悶，遂忍皮膚之痛，努力爬至烟囪間，忽眼眩耳鳴，暈矣，

王福來藏余後，復匿姝於廚上衣箱中，請母抱弟伴爲女傭，此計實愚，事後思之，方知其險，然當局之福來，未嘗不以策出萬全，安排方就緒，紅巾已湧於門次，吶喊，殺！殺！福來身自鎮定，迎出笑曰，諸師兄何來，法駕欲殺何人，紅巾皆以刀指之曰，呀！二毛

子，尙作假猩猩耶，吾神適在洞中打坐，忽爾心血來潮，屈指算定某之妻子匿在爾宅，速獻之，不爾罪，如敢昧心支吾，於搜出時，定同科罪，福來之表弟亦捏腔言曰，大膽之王福來，敢向吾神索債，今爾斗膽藏匿二毛子眷屬該當何罪，衆紅巾立同聲喊曰，殺！殺！殺！搜！搜！福來笑曰，殺吾容易，搜吾家亦不難，然謂吾匿某之妻子，殊屬奇談，夫人生險，必有所圖，或有瓜葛，吾與某非親非故，匿之胡爲，況其家已傾，舉國皆團，是彼必永無出頭之日，吾藏之有何希望，爾等謂某眷屬在吾家，吾亦不辯，既欲搜，請搜之，而須先言明，吾王福來非甘受辱者，若某之眷屬果在吾家，萬死何辭，卽吾骨肉數口，亦願同引頸受戮，是自取之禍，與人無尤，設不在吾家，爾等便當如何，言畢，揖其父老曰，小子居此村已五代矣，雖業賤，捫心自問，尙幸無負於諸公，若無故爲人欺凌，諒諸父老亦必不忍作袖手觀，今爲吾王福來命盡之日，請鳴鑼集村人執戈待之，視神團搜吾家之結果，祈念數十年香火情，助吾一臂力，村人立爲其言動，同聲應之，福來轉謂紅巾曰，請搜！紅巾見福來情形於面，睚裂眦張，慷慨激烈，虎視眈眈之狀，氣乃爲之奪，因閉目沉聲曰，王福來，不必饒舌，靜聽吾神判斷，爾且燒表以證爾心，若表灰上升，是爾爲安分良民，若灰下沉，是某之眷屬必在爾家，福來從容曰，諾，紅巾遂又請百神附體，盤旋登案，福來持黃表，跪其前燒之，灰皆上飛，紅巾曰，爾誠善人，吾神試爾心也，因下案統其徒去，

當福來與紅巾開談判時，其妻哭不成聲，至紅巾去，猶有餘悲，福來念余，急救出，所經事余慘無所覺，久之始清醒，情緒惘然如夢，見母如隔世，哭於其懷，福來家人齊破涕視余笑，余以其笑余藏炕洞也，憤且愧，其幼子竟指余呼爲包文正，迨引鏡照，不復自識，蓋頭烏黑而浮腫矣，實可憎，無怪人笑，福來見其妻捧腹笑不止，不悅曰，今不哭而笑矣，何方哀之慟耶，憂患雖已過，更宜嚴緘爾口，其妻立止笑。去爲余等煮飯，福來命其子去街次暗聽人之言論，少焉飯熟，母因幾累福來家人遭不測，心甚不安，垂涎不食，余請之再再，始啣湯一口，命余自食，余饑甚，見食大饜，未一碗，聞福來嘆謂其妻曰，不料此生尙有斯一餐，余聞言爲之泣然，因棄箸，母慰之，命食盡，忽福來子倉皇奔歸，謂其父曰，匪馬匪邀趙家村之黨回來矣，福來聞耗，面陡失色，飯盃信手落，進室向母曰，婦，隨吾來，此次惟視吾僭命運矣，母無語，一臂抱弟，一手携余，妹尾於後，隨福來離其家，入一小院，內有草棚貯柴，福來急分之成穴，請余等入，復以柴蓋之，然後鎖門去。片刻後，巷中如萬馬奔騰，聲動風雲，余與妹駭而慄，致柴草刷刷有聲，余弟口雖不能言，而其天機中，或以所處之境遇，爲不堪忍之苦，因破喉啼，此實裂余膽，人每謂兒當無知時，得乳萬事足，殊不知其不然，母百般安之，竟不止其哭，母無奈，囑余與妹勿動，又推重柴泣曰，蒼蒼定要娘與爾弟歸也，兒等靜匿之，設天不忍絕吾家後，娘死瞑目矣，且言且抱悲啼之弟出袋，余大駭，立隨母出曰，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妹亦請同死，

時余等與紅巾僅隔一墻也，因彼輩已嚴搜福來宅，不獲余母子，故在一空場中設壇請神指示，謂乘雲過此，見有妖氣冲天，是以飭二郎神等督陰軍察視一方，其施威之場，即在余母子所匿草棚之後，其喘哮聲，念咒語聲，舞刀聲，村民膜拜聲，聽之極爲真切，斯時之生死，雖只千鈞一髮，而余弟仍不止其啼，母千方百計慰之，不肯聽，命余與妹退柴中，亦不從，大失望，忽奇彩形於面，含淚撫余頂曰，兒……吾人之來世，爲客旅也，家住天上，故人死如歸家，昔但以理因信上帝，爲其國王棄之鄉洞，毫無懼色，卽被火焚刀斬者，亦書不勝載，吾曾爲兒講述之，諒兒尙記憶，彼殉道烈士寧死不改其節操者，因知世事皆空，旋里較爲客樂耳，古哲殉志，人猶以爲榮，何況殉道，能爲所信者死，則如仕宦至將相，富貴還故鄉，此聖徒所以當鼎鑊刀鋸而視死如生者也，望兒效之，臨彼惡人加其刃於頸時，如問兒反教否，兒勿之佈，告以實，願死信耶穌，勿貪生以貽辰祖宗，而傷父母，在常人無不以死爲苦，因其無希望，吾輩靈魂既有依，且死爲遲早必經之關卡，不死無由以見天帝，是以死之痛苦爲暫時，而死後之榮耀爲永久者也，諺云，無名譽之人劣於死，貪生改節者，爲最不名譽之事，人立名以一生，而失之僅頃刻，史書中萬千貳臣，皆因一念之偷生，卒遺臭於萬年，可不懼哉，故人臨禍必不可免之際，當泰然自若，不可擾亂乃心，彼禍國殃民者，終必遭痛譴，縱遭人刑，難逃天怒，死後必永淪於地獄之底矣，余與妹跪聆母教，忽覺茅塞洞啓，心神俱定，余弟雖循手舞足蹈，嚶嚶而泣，亦不復患之

，靜待天命矣，陡聞隔垣之紅巾立止其喘降喊曰，何處兒啼。是必某之妻與子，立有多人附和曰，是矣是矣，聲如沸鼎，頓大亂，未片刻，萬籟俱寂，噫，紅巾能聽余弟之啼耶，抑已悔禍而去耶，其故安在，百思不可解，誠異也，方錯愕，忽聞啓門聲，視之福來也，彼見余母子且然坐於草旁，駭甚，時余弟已止哭，睡矣，福來導余等歸其宅，指弟向母嘆曰，險矣哉。小弟啼時，吾正跪匪前聽發落，心實焦灼，匪亦聞之，方諦聽，適有一觀匪賣狂之婦人，懷抱一兒，應匪之聲而啼，匪以刀指之曰，是必某之妻子，衆匪立附和之，一旁觀人見匪以桃代李，大聲狂笑曰，恥煞神也，直一羣晝行賊耳，匪大怒，舉刀欲之，其人急竄逃，匪追之去，是圍遂解，福來言良不謬，國是定後，有人謁父，謂彼實聞弟哭聲，恐爲紅巾得，故激之怒，以救余母子，父德之，厚酬其義。

母見福來宅如經大劫，凡百移其本位，甚至掘地毀壁，不禁泣然淚下，余亦不歡，與母欲爲之整理，福來止之，慘笑曰，危關已安然過，禍將止於此乎，一日二遇險，終無恙者，誠天佑也，母曰，前途不可料，所經之險而夷，實賴義士之憤不顧身，福來笑曰，古人陌路遇不平，尙拔刀相助，況吾曾受恩者哉，言次，令其妻速代余等備食，

紅巾經數失敗，意不甘休，且揚言將遍搜邢家村，福來妻聞之輒暗飲泣，母不忍久累之，因託福來去白塔村，商之余表姑，欲走避其家，福來亦恐紅巾之再來，甚以余等之暫匿池處爲然，遂爲先容，歸報曰，可矣，母喜甚，卽夜携余等躡足上路，福來父子執械護送，

皆默不一言，邢家村距白塔僅十數里之遙，不久卽到，表姑丈雖不甚歡迎，亦無不悅色，安置余母子於別院一草棚中，幸天時不寒，無被褥亦不妨，惟便溺皆在其內，爲余最不堪者。然所處之境逆，亦無可如何耳，表姑幼失恃，賴余母撫之教之成人，感母恩，事之甚親，今當余等有難，不變志，謹如恒，專司照拂事。日於街次無人時，送兩餐，時間不定，有極早極遲，雖屬粗糲，因無夢魂之驚，亦甘之如飴，吃睡之餘，心甚悶悶。問母曰，曩者訪親友，無不倒屣而迎，敬之如上賓，竭力周旋，惟恐禮儀之不圓滿，今則乃爲人視如牛馬，杯水顆粒，皆由若憐恤中來，何耶，言時淚不由落，母撫余嘆曰，此一時彼一時，昔孟嘗君當顯秩，有客三千，座日爲滿，一旦勢去，僅一彈鋏客不之棄，吾母子當此世事滔天之際，無家可歸，無地息足，有肯收留者，已爲恩深義重，尙何狐疑而不自知足之有哉，語畢，淚如碎珠，余見母傷心，甚悔問之孟浪，因請母教字，知此爲母素以之陶冶性情者，必樂爲之，乃今竟不然矣，而爲余述天路歷程，書爲英人本寅因信新教被囚禁十五年時所著，凡有文字之國，無不譯之，在文學界上佔最優之位置，半爲寓言，叙一人名基督徒，棄塵緣登天路，屢受逼迫，其志不改，終得善果，母輕聲述之不倦，余與妹聽之亦津津忘餓，簷前燕子爲之唱鳴，似亦知余母子雖在難中，心猶樂也。

嗟夫，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余母子在白塔村方四日，惡耗又至矣，表姑憐然稱其公婆爲浮言動，謂凡與余家有絲毫瓜葛者，將皆不免，因此極爲恐懼，問母是以定

有他處可安身，母知姑有不可已於言之苦衷，慰之勿傷懷，請之託其夫去喚福來接余母子，

當夜福來隨表姑丈至，謂母曰，舍間雖數經匪擾，然甚願奉養孀弟，不懼累也，吾早知此來之不妥，而甚悔之，因錦上可添花，雪中無送炭，親戚只能登堂吃肉，不足與言患難也，姑丈聞言，由愧而怒形於色，母急責福來誤會，並謝姑丈日來客留之恩，許以後報，復命余跪拜之，而後隨福來行，余偶回顧，見姑丈擗禱以拳遙擊余等，致余戰慄，母覺余手冷且顫，問所苦，余不敢以實告，恐觸福來怒，答以無他，出村後，遇福來長子荷戈等候，遂同向邢家村走，

途次福來述二事，一悲一喜，悲者車夫別余父子後，御車經小卒集，爲人識，告紅巾，殺之，所有物盡爲團民佔有，喜者父兄獲桃源於一地，相逢有日矣，

先是邢家村有名老誠者，家小康，昆仲二人，極友愛，因恐有婦或傷手足情，皆不娶，兄入庠，弟失意，懼傷弟心，焚稿棄筆，不復求功名，或親戚情話，或躬身西疇，或盍觴對酌，或撫松盤桓，蕭然自得，鄉黨賢之，因素慕父之爲人，每嗟嘆拳禍之無已，欲覓余家入養之，乃苦不可得，迨見紅巾日數至其村，搜檢王外父及福來宅，心竊疑之，謁福來，道己意，時爲余去白塔村之翌日也，福來堅不承認余家人，老誠無奈，訪王外父，請養余父兄，王外父以其謹厚如此，實告之，老誠請見父，王外父曰，彼不在此，明夜送之尊處

如何，老誠曰，請緩一日，王外父異其矛盾，老誠曰，時至君自知，吾惟求於事有濟，當此時中，務求善護之，遂去，與其弟晝夜從事在屋之一隅築一夾牆，寬可三尺，留尺大方洞備出入，遮以畫，粉之與室同色，無絲毫痕跡，不知者見之，決不之疑，余母子至福來家之前一夜，父兄已進老誠宅矣。

福來妻甚賢慧，雖知余之歸，不利其家人。因其夫子欲如此，故順之無怨色，紅巾於邢家村經一次失敗後，卽洩憤於一人，其人卽告密者也，告密者之主義，雖曰幸災樂禍，亦實爲利所驅使。愈失敗則求得之心愈切，劉大翔之受罰致死亡，不足以警戒之，轉譏大翔之無能，復恨余等藏之秘密，堪嘆人心之險惡如是，然今世之貪官污吏，又何嘗不若此哉。自古迄今，以墨敗者無數，而在法者仍有增無減，益出益奇，實由於人間不復有羞恥之所至，當其勢堪炙手之際，臨利益關頭，慾先蕩心，刀頭吮蜜，以欺己者欺人，揚揚自喜，憤憤，無愛自詡其手段高強，欲一手掩天下之目，松間喝道，花裏排衙，怙惡之心，悍然不顧，笑道好官自做，違恤人言，淫威震俗，罪蹟滔天，任千萬人之唾罵，一旦覆敗，特金錢可役鬼，倚阿堵物橫侵南畝，強摟東家，謂藉孔方卽可恣肆，誰復計身者厚亡哉，賞格爲使人作異想之利器，父知之深，恐國事之一時難定，不欲久住誠處，恐以禍累愛己者，居夾牆不數日，卽携兄徒步走山西矣，頻行，託王外父轉告母，謂中秋節必歸，如不返，是已遇難云云，嗚乎，慘莫慘兮亂離，悲莫悲兮生別，方冀骨肉團聚在邇，乃復遭是

風擊雨之摧殘，加以余兄之年，豈堪千里風霜，長途跋涉，盤岡越嶺，捫葛攀蘿之勞，母之愁，可知矣，

父兄去無何，余母子亦爲時勢之逼迫，而走居野宿，晝同獸友，夜與鬼鄰矣，緣白塔村之表姑丈因賺福來之言，念當患難親者不顧，而路人反勇爲義，是以自愧而妒，由妒而恨，恐余等終或虎倖免，有以報復之，欲先發制余等於死地，以絕後患，況有兩千金之可望，思出首紅巾，然爲此不仁之事，未嘗不費躊躇，是以希望與良心交戰，而智終爲利與恨所昏，其妻阻之再再，無效，時鄉間紛傳政府已與外國宣戰，並謂余父兄已死，惟余與弟爲未除之根，急欲滅之，因趨紅巾報告，表姑知不可挽，復不忍聽余母子於難，是夜奔至福來家，破扉入喚嫂，余母子由夢中驚起，見表姑汗流滿面，雲髮蓬飛，喘狀堪憐，知有異，急召之入，請之坐，姑不暇應，抱母哭謂紅巾將乘夜來，請母携余等卽刻遁跡，母問故，不答，立轉身哽咽去，母知禍在眉睫，急纏所有資於腰，抱弟起，余亦推妹醒，福來聞耗，遣其妻入問將何之，母稱欲走冲家村，余四姨處，福來知立與其子送余等行，人當失意，每忿世嫉俗，自命不凡，謂無一有熱心知之者，許身報國救民人，迨身臨其政，則譏慝貪慝，倍甚於其昔所詬爲賊者，此事也，更有談忠說義之人，於無事之秋，慷慨激烈，恨不卽殺身以明其志，人亦以英雄目之，遇難臨頭，則通融其忠義，而引過於人，余冲家村之表兄卽此流也，曩者每論及古之忠臣義士，輒吹毛求疵，自願有以過之，而表

謂之爲奇才，曰，不服古人者爲有志，不服今人者爲無量，因拭目以待之，今當證其志時，乃作無賴行止，殊堪嘆也，邢家村距四姨家可二十里，福來負余妹，其子抱尔弟，母携余踰跟上路，抵冲家村時，已近四鼓，母令余前叩角門，姨急登房，見母立大哭曰，妹乎，姊不能汝顧矣，神團已來吾家二次，汝知吾素崇儉，從不食甘旨，所著之麥，盡爲之劫去矣，母急呼，姊如是高呼喚，欲匪知之耶，余表兄立吭聲應曰，不惟欲使團知，設爾等不卽離此，吾將捕爾等親手殺之，吾何不幸有是親戚，吾家幾爲爾傾，神團要吾家物，吾不之怨，惟恨早年不應與爾家往來，若爾家不隨鬼子，何致波及遠親，爾旣信洋教，是當死也，雖凌遲亦不爲過，福來聞言大怒，棄妹，欲以手中槍擊姨及表兄，母急止之，向荒走里許，命余拜福來，福來揮淚掖余起，請母隨之歸再避空院柴棚，母泣曰，賢父子恩重如山，令人難忘，竊匪仇者，余家人也，焉忍長累，請從此別，設邀天之幸得獲更生，肝腸塗地，必報大德，若不幸而死，結草啣環，期諸來世，遂接弟携余及妹向西行，福來悲嘆再再，始與其子回邢家村，

冲家村之西爲梁家莊，梁之外家也，時已因余家故遇禍，外母及舅皆幸先避，得免於難，母憐之，故必莊行，途次經一瓜園，守園者爲莊中人，因恐有竊瓜者，蓋棚宿守之，見余等，初以爲偷瓜者，持矛迎上前，借星光，識母面，立轉向莊奔且喊曰，有二毛子在此，請來擒之，愈接愈厲，立聞莊中人應聲而來，緣北地當夏炎熱異常，寒碧家雖婦女亦匿於

房頂以取涼，故易驚覺而來之速也。

母經守園人之讖破，急携余等信步疾走，遙聞呼追賊拿之聲如怒潮，漸聆追者他去，始止足，余母子皆苦憊，因投樹林，時已晨光熹微，

喘甚，汗如泉湧，熱不可耐，欲解衣，母急止之，以襟拭余臉上汗，復以袖扇之，余雖知爲罪，因欲取憐於母，故聽之，熱方減，而腹苦饑矣，覺頭暈眼眩，喉際如冒火焰，妹亦云然，不能忍，向母乞食，母慰之稍待，令余以帶緊勒腹，心稍定，少焉，又難堪，知母無盡餅術，恐再述所苦致傷母心，暗採紅荆之嫩枝食之，不幸爲母見，立奪之，垂淚曰：禽獸尚不之食，而人豈可嘗之哉，因起導余與妹行，余甚怪神當開天闢地之時，造人爲何與以食然，致爲身軀之累，殊恨恨，忽見有一童肩草筐遙遙迎面來，母取銅鈔數十，令余持之前，託童代買燒餅，童衣雖襤褸，言行極豪爽，慨然允，接錢轉身去，余大喜慰妹坐候之，久之，不見童來，余懊喪俛母懷曰，遇騙矣，彼萬惡之玩童，詐錢去而不歸矣，妹亦泣白，忍心哉彼小賊，如與買三餅，縱賺餘資，亦不之怨，今竟黃鶴去無蹤，將何以止饑苦，母止妹勿多言，起視之，忽笑曰，兒等冤彼童矣，余急一躍起，見童果狂奔來，不禁喜而歡呼，又陡然懼來者或非代買餅之童，心殊忐忑，繼辨之爲確，甚自慙不應誤以彼童爲惡劣，乃又怨其舉步之慢，此實不情，因腹作雷鳴，饑腸驅余顛倒，故如此也，急避之，見彼筐中有十數餅，尙甚熟，立攫一食之，童怒棄其筐曰，爲人子者臨食當先念其

親，汝何不孝之甚哉，吾方謂汝取餅敬汝母也，如早知汝若是，決不爲汝勞，余聞而汗流、急吐口中食，童色始霽，拾筐到母前，將餅交母，母贈以二餅，卻不受，肩筐去，問其名亦不答，母令余追贈以錢，亦不納，太平後，余父遍訪該童，終不獲，於今一七年矣，余時縈縈於懷者，以未報童恩爲大憾也，

既得餅，母令余與妹食，余甚以智不如貧童爲恥，請母先食，否則寧忍饑，母無奈，始同食，留半數，備無時，余見母僅食一枚，請之盡食所有，母稱已果腹，余曰，兒食五，尙患枵，矧母之一，母曰，兒已飽矣，因久餓，故不覺食之多，片刻後當腹漲也，余曰，兒腸何鳴不止，母曰，是食尙未消化耳，嗟夫，母之愛子，罔不視子之利害，就己身關心，饑寒爲其一，咬指心痛，兒身之所在，母心之所寄，而爲人子者，有幾以母愛己之萬一，而報其親者哉，當夫珍饈在前，無一嘆不能先敬其親，而於痛楚時，恒呻吟其母以止苦，人之於天亦如是，孝雖百善之首，因隨世風之汎淪，皆以論心不論事爲飾詞矣，良可嘆也，

妹食三餅，餓未止，因母之食少，不敢妄請，而目視餅不稍移，母泫然嘆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今早饑餓之苦如何，忘之耶，是卽教訓，設於有時不存餘糧，而饑時又當如之何，余引耶穌之言曰，空中雀鳥不蓄儲，何無餓死者，是天食之也，母曰，天與雀鳥以飛翔之能力，飢可自覓食，如因之籠中，一飲一啄，皆仰之於人食之則生，不食之則死，其

趨不復有用，非天奪其所能，乃人使之然，若我母子不在難中，縱不賴祖宗之遺產，亦能以勞苦得生活，今如籠鳥之失自由，豈天意耶，余問曰，天帝既爲萬物主宰，設余等不逃竄，帝能救之否，又問帝爲何令世界有惡人，母笑曰，非天使人爲惡也，譬喻母常教兒爲善，兒耳聽之，而心乃爲外務所惑，行背母訓，非母欲兒惡，乃兒之慾勝過良心也，牧羊者有百羊，失其一，必將九十九隻安頓牢中，去重失者，不能怒其離羣而棄之，父母之愛子，盡其教育天責，設不幸子聽心猿意馬之狂蕩，爲父母者必傷心，而依然愛之，必不忍死之也，天之於人，猶若父母，無一人不愛，遇惡者，望其改悔，直至末日，自殺者爲罪，處憂患常盡人事聽天命，若自陷羅網以竟死，是自殺也，非天帝所欲者也，不惟不之救，且罪之也，世界爲一大學校，困苦爲良師，咬得菜根始有事可作，經驗爲才智之父，記憶爲才智之母，刻苦淬勵，爲天礪砥英雄之具，艱難險阻，爲人激發志氣之資，諺云，吃一啜，長一智，從今日始，隨物體究，隨事討論，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光明，言畢起曰，此處易惹人注意，盍覓一安身所，余抱弟隨母行，笑曰，兒昔者每自恨不速長成人，今聆母教，懼或卽長成而有跡地處，不如永幼也，母笑曰，信哉人生最好是兒時，然歲華飄瞥如急湍，又豈能由人哉，言時至一紅棘地，因入內而匿身焉，嗚乎，寇氛充斥，瀝火亘天，驚深宵露，滿目蒿萊，巖壑固非可立，暫爲竄跡之方，惡木原不堪棲，聊作藏身之計耳。

正錄，夏炎冬寒，甚於他省，庚子因無雨致荒旱，氣候酷熱甚往年，暴於如火球之日中，筋骨幾爲之烘枯，先尙有汗，終則毛孔出油汁，妹苦渴，母責之，時妹雖僅七歲，極婉順，復不言思飲，余自早間食餅過量，無滴水入口，覺渴較饑尤難堪，初猶能忍，繼苦欲死，意如能得水，縱爲紅巾殺，亦所甘心，欲進村乞水，母令暫忍，余無奈，屈荆成陰若棚，以遮日，暗恨蒼蒼者胡不驟令余死，以挫短所苦，母見余慘狀，含淚命余食其乳，余初不忍奪弟所有，鬪實不能忍，遂從母言，弟甚不悅，推余頭，余且食且撫弟，竊嘆人有兄如余，誠不如無也，余之於弟，較之余兄於余，判若霄壤矣，母乳如甘泉，余極詫異，母亦未得飲，胡有乳若是之多，因問母，母曰，是血所變也，余聞言，心如刀刺，幾失聲哭，母慰之，復令食，余寧渴死不忍飲母乳，且怒弟之食母乳，奪之，弟大哭，母止余曰，兒勿爾，此天與襁褓兒之糧也，言畢命妹食以止渴，妹泣曰，兒於無知時曾飲母之血，今痛悔尙不暇，焉敢病狂而再試哉，母笑曰，兒等在家時，嗜食梅子及酸杏，今尙憶其滋味而告母否，余曰，記之，言時舊味奔到心際，涎流滿口，妹亦作異狀，似酸致其牙脫者，然無一能解釋何爲酸，而渴乃頓止矣，余既不復有所苦，請母述故事以消長日，母述者爲和氏之璧，參以己意，及一西國趣話，謂有二婦人爲隣，一極富，一極貧，勢甚懸絕，富者時向貧婦賒其金寶以傲之，貧婦淡然無羨意，富婦見貧婦不之妒，怫然異之，貧婦對曰，爾所以爲寶者，有價品耳，物在何處，心神隨之，時時懼爲人竊，吾甚以爾爲數死

物之奴隸惜耳，吾亦有寶，磋磨之，值無限，能聽之爲天下人所瞻仰，無所恐懼，富婦嘖以鼻曰：爾既有是寶，何致時斷炊烟，貧婦曰：寶出於少衣缺食之家，正天之福吾也，言時有二丰姿飄灑之少年挾書入，站於貧婦旁，貧婦一臂抱一童，笑謂富婦曰：此吾之寶也，富婦識爲貧婦子，皆以理學著名於時者，不勝羞愧，懊喪去，後貧婦子遂爲著名之大政治家，母語終，抱余兄妹於懷，莞爾笑曰：早等亦我之寶也。

林寒落照，露冷荒原，人烟寂寂，鬼火螢螢，金烏墜，玉兔升，一日之光陰已過，心亦云安，而復饑矣，食餘餅甘且果腹，竊嘆母之先知，母見余有倦容，恐睡則積食觸寒，因起，携余等另遷一地，余臥母懷眠，一夜數山夢中無覺，月映土崗，伏作虎形，風吹葛藤，幻成蛇象，見身猶依母，遂又睡，比醒，日已三竿，不患饑，惟苦渴，不復能再忍，求母，勸余去，母忍淚牽余袖不語，誠以一日二夜未飲水，誠難堪也，因窺川路間，見行人如梭，屈指算尸，今爲貢家台市日，前面村必其地，且待須臾，俟路人稀時再設法，否則不幸，吾鄉之赴市者，則殆矣，余垂淚復坐，竊自經那家村之數劫，不復懼死，惟恐余或被執，而波及母及妹弟，故聞母言，盡力自遏，力竭乃起，由他路趨村前，遙見後市中人物者，如蜂集，井間飲驟馬者絡繹不絕，有驟飲水不飲，其呵斥之，余見狀心甚酸楚，嘆人如余，臨厄運乃不如驟馬，雖渴甚，不敢前，恐爲人識而累母，其實狼狽，慘不堪言矣，貢家台村前，爲一窪地，如火坑，備雨時掙村中水以防災，此內地各處皆然者，因天旱久

涸，余懼爲人見，徘徊其中，以待井次人之去，久之，愈集愈多，殊焦急，而不知此時聞中，余母之惴惴懸望，更有甚者焉，余幾番欲歸，則傷無以止渴，欲前乃又止，且苦日之酷炎，見旁不遠，有坯一壘，因近之，欲取陰，且匿身，陡見有一小土井，深可五尺，底有渾泥水，爲農人脫泥坯時由井汲至者，余喜幾狂，急以手挖數洞作梯形，緣而下，洶水飲，雖曰水，實泥湯也，惟求止渴，不計其污，念母亦必思飲，以手掬之，手捧水乃苦不得上，試數次，終如願，奔歸奉母，未待至母前，手中水已爲濃泥矣，嗚乎，有子如余，於母渴時，滴水不能奉親，嘆母何貴有子，妹亦何貴有兄哉，不勝悲憤，一聞酸辛，付之涕泣，母見余歸，如釋重負，藹然慰余，問所苦，余稟以取水事，母聞之淚下，推妹曰：起！去隨爾兄飲，妹喜甚，一躍立余前，余請母同去，母以不渴對，囑余速去速歸，余携妹奔至土井，一失望，幾氣絕，哀哉泥水亦已不可得，坑已涸矣，足頓輒，坐於地，妹見井中無水，掩面哭，責余妄言，余苦無以自白，轉念余得水者，或爲另一井，遍覓之，終失敗，無奈將妹歸，同哭於母懷，母身微顫，變聲曰：兒可看護爾弟，時母與爾妹去覓之，兒等饑渴，爲母之責也，言時欲起，余立止曰，兒羽毛已豐矣，豈能再勞母相哺，又拉妹曰：妹來，從兄再去覓水，母囑曰：小心，兒等可佯爲木村人，去小路旁玩耍，候有賣瓜者經過，購食之，遂與余以錢，余携妹至村南之小路側，候時許，不見一人過，極焦燥，內外交攻，身體曳蕩，加以酷日當頭，欲趨樹陰納涼，則又恐有失機之虞，方躊躇

忽妹倒余前，余驚駭失次，抱之泣，妹呻吟曰：兄勿怖，妹無病，惟患無力耳，余不堪其悲，揮淚曰：妹可歸侍母，當此患難，兄惟男丁，肩有巨大責任，不能視母妹久處痛苦，今決計入村購飲食，縱遇識者亦無妨，設兄遭不幸，望妹善孝母，兄雖死無縈縈於心者矣，言次欲行，妹堅抱余足，涕泣不聽余行，余心般痛，悵悵抬頭望貢家台，見有肩担者來，立謂妹曰：救星來矣，妹應聲瞿然起視之曰：彼孺人爲賣食者耶，余笑曰：然，兄與繼增叔由西蓋村去蘇剗時，亦遇一人如此，善無以加，食兄無德色，兄無知，幾罄其有，致飽二日，當時猶自欺，謂不忍累之，設非聆母教，昨日彼童代買之燒餅，不敷兄一人食也，惟恨忘問彼賣食者之名耳，若使母知之，必受責備，妹曰：兄過矣，彼施恩者，縱不望報，亦必願受其德者之父母知而感之，雖不知其名，猶能求上天賜彼行善者以福壽康寧，不亦較不知其事爲優耶，余不禁嘆曰：兄一糊塗蟲耳，今始知長余幼余者皆智勝余也，妹指肩担者曰：兄視之，彼行何遲遲若此，且轉他路矣，余急携妹前迎之，迨近矣，不復能移寸步，妹立扶余肩啜泣，蓋來者爲一皮匠也，余方欲携妹他行，忽皮匠棄其担，含笑前握余手，牽至其担旁，藹然問余姓，余告之，又問余住處，對以貢家台，彼色陡然變，瘳笑曰：孺子欲騙吾耶，爾非某村某人之子某耶，爾忘記吾曾爲爾做皮鞋底耶，彼時何坦坦，今則何怯怯，余聞言欲避無從，因問曰：爾意欲如何，皮匠笑曰：吾意耶，速告爾父母何在，否……言時攫其削皮刀，加於余頸，妹見此，立如瘋顛，扑向前，欲交……

搗余之手，皮匠抬足踢倒，欲以問余者問妹，余急脫一鞋與之鬥，皮匠棄妹揪余髮，按余於地，復置刀於余項，堅問余父母何在，時妹已起，拾磚投皮匠，余急令之逃，妹從余言，且奔且破喉喚母，余苦之，因狂喊救命以亂妹之音，皮匠掌余頰笑曰，尙有人敢救爾之命耶，又柔聲曰，速告吾爾父母在何處，吾不爾害，且與爾美食煖衣，余若不聞，仍呼號求救，彼大怒，以刀刺余臂，血如泉湧，堅令余答其所問，余求救益急，忽有一拾糞人應聲至，猛捏皮匠喉，皮匠立暈，而手猶緊握余髮，拾糞人奪刀割皮匠指，余始得釋，欲拜救命恩，拾糞人拉余起，疾行至一僻靜所，問余爲何處吃教者，余因感其德，實告之，彼領其首者再，令余導之見母，時母已聞妹稟凶信，立氣厥，妹大哭，喚之，母豁然起，棄弟於路側，冀有人拾而養之，自置生死於度外，令妹導之趨余遇難處，見惟存血跡，意余已死，或爲皮匠劫去，遂坐於血旁痛哭，余與拾糞人行至紅荆地，不見母妹，疑或去十字路救余，因急轉身去，漸聞母泣聲，立狂奔至其前，已不見皮匠，母與妹皆哭至如痴如醉，余急稟以尙在人世，母見余喜出望外，竟忘身在危地，持余泣，不願旁有人，拾糞人急止余，母子痛定思痛之泣，自報名爲郭大鈍，請母速携余兄妹避，母聞言愕然，余稟以郭相救事，母卽欲同余與妹跪謝之，郭止之曰，此非談話所，君家善人，吾素仰慕，今在難，正吾效勞之時機，爾等必饑矣，請至東南松林中相候，吾卽取食來，母如其言，携余兄妹先至紅荆地取弟，而弟已失蹤，四顧渺然，覓之久，不可得，知已爲人拾去，母

甚傷感，繼轉念或落善者手，不復苦風露，悲爲之稍殺，帶余兄妹至郭指定所，自此永不見弟矣，後雖出重資偵求，終不獲，其生其死，不得聞知，誠余抱恨千古之一事也。

余母子至松林時，郭以先在，帶有冷水一壺，餅數個。母及余兄妹因弟之失，心緒皆不佳，幾忘饑渴，余遷亡弟之怒於妹，謂皆彼之咎，念余生死有何重要，劫倉皇爲，致母傷懷，故惡遇之，知其渴，不與之飲，據壺而長吸，空其半，請母飲，母接壺與妹，余竟奪而飲乾之，妹賢女子也，不與余爭，欲泣，恐增傷母心，乃忍淚他顧，後有飲食亦類此，足證余幼年之玩劣可惡，維時以窘妹竊喜，今則思之疚心，母雖數申斥，奈余陽奉陰違，此怨直至楊家村始解。

郭大鍾見水爲余一人飲盡，知母與妹久暴炎日之下，必亦甚渴，因復携壺去，時許後，母妹方得飲，郭稱彼執余之皮匠爲趙家屯人，該村多紅巾，恐皮匠已走或報之，請母去參於採野菜之婦女羣中，令余與妹分途去拾柴，或不爲紅巾注意，縱兩遇害，尙可保一生，計雖是，奈余母子相依爲命，寧死不肯或離，加以適遭之驚恐，母妹亦與余同意，郭無奈。聽之天，導余等至一僻靜紅荆地藏身，屢言其心中實爲余母子担驚，母將所有資盡與之，託彼日送飲食二次，郭接錢，道珍重，而後繞路去。

郭誠信人，翌晨日未出，卽送飲食至，稱皮匠於昨夜領紅巾一小隊圍其宅，縛之，拷問余何在，幸有米市經紀宋老熙爲之緩頰，始免禍，余母子甚爲之嗟嘆，且感宋，問郭宋之人

郭曰。宋一老人也。年六十餘矣。身軀偉岸。猿臂熊腰。眼大於箕。說類虎頭。肝膽如雪。意氣都雄。胸襟豁豁。心術正直。不輕許諾。一言允人。終身不渝。本大家裔。因幼尙結交。仗義疎財。揮金如土。田地易姓。家景遂替。賴經紀買賣米麥以得糧。有子女各二。子走他鄉爲傭。女乃力振窮父。繡佛不能度厄。針神却可救饑。晝長春閣之輝。絲添弱線。夜急秋砧之響。錦製并刀。宋遂得日三餐。杯中總有酒。食常甘旨。余聞言。甚以不克瞻仰宋之丰彩爲憾。郭又談數語。無非紅巾播煽之風聲。言次見余等無語。始去。郭與其妻輪流送飲食。余等幸獲無飢渴虞。雖晝守毒熱。夜聽蚊雷。不覺大苦。况人當愁時。恒嗜睡。又有母之講說故事。光陰過之甚易。轉瞬五日。忽發生一事。幾致與大鈍傷感情。

郭忠厚長者也。無巧言令色。吐辭遲鈍。皆由於衷。其妻巧大不然。疑信教者將永無見天日之望。甘言蜜語。謂爲愛余等起見。欲余母子離散。幸彼時官府之資格。已久成虛文。賦稅盡爲紅巾有。凡報告教徒藏身所者。不復能得鉅款。曰是應盡責。偶或與之。亦幾吊銅妹耳。否則郭妻或異其志。亦未可知。余不敢以歹意度之。然其報余母之言。殊傷余心。彼夫婦日來照拂親切之恩甚重。其言既未成爲事實。說亦不足爲之玷。轉可爲施恩與人者鑒耳。

郭妻先告母以父喪。謂爲千真萬確。繼稱西后下諭滅洋人及信教者。已如旨報竣。所存者

惟余母子三人。如不早自爲計。亦將不免。勸母改醮。曰可得資若干。分售余兄妹與人爲子女。有何利益。滔滔不絕於其口。林鳴當頭。如雷貫耳。余母子聞父之不幸。哭不成聲。郭妻復勸亟圖目前。母忽止泣。屈指計日期。聞父遇害之所。郭妻信口答稱父被難於陳二匪。並有有人見父騎烈馬。荷洋砲。着青短衣。頭裹黑綢。殺人無算。益說益誇張。不自計其詞之支離荒謬。母不禁破涕。執郭妻之手。發極沉鬱之聲曰。嫂乎。請放大爾之眼。光。縱兒父果如嫂言。不幸先謝世。吾資益重。敢不鞠躬盡瘁。撫育其子女成人。以期他日無汗顏相會於九泉。國事如何。誠關係吾家命運。然無論結局如何。報恩之力。尙有餘也。爲善最難。全終始。祈勉之。勿因目前之障礙。以負前情。嫂勸吾者。出於嫂之良意。亦誠爲吾母子之利益起見。嫂憐吾子女。實喜吾心。請納之爲義子義女。言時。令余妹拜郭妻而稱呼之。郭妻甚悅。扶余與妹坐其旁。母續言曰。此後吾之子女。卽嫂之子女。尊夫婦年已不惑。猶思無嗣。善可格天。終必獲麟兒。縱無親生。有爾義子義女。亦能孝養天年。吾日來思繼再再。寄身荒郊。終非善計。因避匪鋒。不得不如此於一時。今既難望卽日昇平。欲於明早詣耿家村之表妹。試能得寸地安身否。設能蒙之相容。更值。不然亦可向之借貸。郭妻含笑答問曰。吾輩之表妹可靠耶。母答曰。彼夫由兒父之周濟立業。諒不致待以閉門羹。郭妻甚悅。起去。該夜又加送一餐。爲余等自逃難未經見之饌。喜可知也。次晨。余等尙未醒。郭妻送食至。母畧進些許。卽去耿家村。頻行囑余與妹善自藏。母

走後。郭妻向余眩稱其村某富者之閨綽。不亞帝王。老而無子。僅有一女。如何美麗。年與余等。欲贅一子爲養老婿。問余願充之否。余答以不願。彼甚不快。責余之痴。又譏母之愚。且忍謂母實不余愛。致坐聽機緣之去。後禍且不測。又說厭縣天主教堂之洋人以華教徒之皮膚遮於牆隙。以破神圖之法術。致久攻不克。某圍首已去請張天師降魔。又謂某處有母子三人被殺。某處有全家老幼十數人爲懸於竿燃燈死。某處有一寡婦被抽筋揭皮死。且言且形容殉難者死時慘狀。勸余曠母反教。或可望生。不然亦必難免。復痛誣信教者之惡。余百皆能忍。惟最恨人曰余父母短長。念郭夫婦有大恩於前。不欲直傷之。乃斥紅巾之妄。謂彼輩民賊。亡在旦夕。郭妻立掉頭不歡去。妹泣曰。彼怒矣。必不復再與飲食矣。余不應。以襟遮臉睡。

夢中聞妹哭聲。疑紅巾至。急躍起。見有三割草之兒童。指妹爲小二毛子。爭以惡言相凌。兼以灰土投妹。余忿甚。睚眦俱裂。扑其一。餘二震懼遠避。仆者認罪。稱不敢再無禮。余不之責。放之起。三兒大悅。尊余爲好友。各有乾糧。盡與余兄妹食之。許以將日日供給糧食。復願爲余作偵探。余甚喜。遂同之玩耍時許。感其德。求代之役。割草未兩握。彼等急止余。謂余割者非草而禾苗。設爲其長者見。將獲重責。因奪而棄之。令余旁觀。余無聊。引目四矚。望母之歸。遙見郭大鈞佇立一樹下向余望。直至日暮。三童別余去。郭始携食前。然余無禮於其妻。復責余不應與玩童耍以自洩露。而取滅亡。余素敬郭。

又以其從無一言及邪。矧責者本於理。余唯唯認罪。郭不再言。命余與妹進食。余因食盡。腹尚患漲。以不飢對。請候母。郭疑余惡其責。堅命余食。余不忍拂其意。方捨箸。母歸矣。

母面形喜色。見余卽笑曰。兒今後不再苦熟矣。又向郭曰。舍親已慨然允容余母子。命今夜卽趨其家。君大恩。留待後報。郭指余答曰。吾雖貧。不望他酬。設此子後日不忘吾如約。於願足矣。今幸天相善人。使賢母子得避難所。吾請護送去。母曰善者再。與余兄妹進郭最後之一食。飯罷啟行。

將近耿家村。忽見有數人由一林中出。余等大懼。疑爲紅巾。方欲回奔。聞表姑聲乃止。視之果然。爲其舉家人。執刀者。表姑丈也。姑母請余等席地坐。其夫橫刀於膝。手持一包袱。傲然謂母曰。吾日間許留爾母子。本應踐言。爾亦知吾爲信人。因聞人稱凡沂爾等者皆不幸。既有是說。請另覓棲枝。諒必不忍強吾留爾等以相累也。此有銅蚨三百。餅五魚二。請將之去備緩急。吾心盡於此矣。言畢棄包於地。請母收納。母見其驟食前言。甚不悅。嘆曰。自難興。近親多波及。非敢以不祥之身禍人。因不忍久視兒女之呻吟。故有日間訪妹丈之舉。設爾直言於彼時。吾決不爾罪。因留爲情。不留爲分。亦免吾母子一番跋涉。今如此。是吾愛子女。轉害子女。乃吾之過也。別矣。言畢。指地下包問郭曰。君飢乎。郭毅然曰。寧餓死不食無義人之糧。以污吾腹。母扶余肩起。向表姑家人曰。野多露。易

觸寒○請歸矣○遂携余兄妹轉身行○余知母往返行三十餘里○必甚乏○欲摻之走○母搖首曰○不疲○表姑拾包起○追母強納之○母辭之曰○吾尚不需此○心領矣○表姑丈暴蹶起○怒以刀背砍其妻○責其諂媚○復以刃劃地○唾而蹂之以足○厲聲呼余父之名曰○某之妻聽之○請從此絕○慎勿再輕見吾面○設使吾知爾藏身所○休怨吾之無情○余忿不可遏○頓足報之曰○耿某聽之○余成年時○必令爾跪食余足下塵○耿大怒○如瘋狂○立舉刀撲余○郭急格之曰○慎勿爲之太甚○言時聲色極冷峻○目光炯炯視耿面○母恐有大決裂○請郭行○郭指耿冷笑數聲○始導余母子登程○

行行復行行○各無語○久之不見貢家台○皆迷方向○不能辨東西南北○余疲甚○請坐於地○舒困體○母從之○妹亦樂○郭引首四處望○自語曰○此何處耶○胡不之知○言時前行數武○遠望片刻○忽轉向母曰○吾算所走路○已數倍於來時程○不能不冒險走一村以定方向○否則終在迷途○爲險尤甚○母無奈○携余兄妹起○妹啼足痛○求再坐須臾○郭負之起曰○吾背爾走○又向母曰○吾等須不待日出抵萬歲身處○母曰○然○遂行○爲時久○入一村○街中犬猶若豹○驚房上人○連聲告警○喊有二毛子到村○血撒藥○有一人竟放槍擊余等○幸未一傷○余等急疾走○忽余腿爲一大噉住○致落郭及母後○驚呼將死○郭試轉獨犬斃○余乃脫困○幸傷不重○卒離危地○奔波久○不復聞追聲○驚魂稍定○郭頓誠徑○已遠過貢家台○因轉行○嗟夫○魚方漏網○仍從水國揚鱗○鳥乍驚弦○復向山林振翅○

余等所經之勞苦。從無甚於今夕者。勉強行至貢家台後之廟旁。余實不能再行寸步。請暫息足。母亦苦乏。請郭回家。謂片刻後。將自覓路去紅荆地。郭揮汗頷首去。經此一別。直至事後迎養之始重逢。余母子三人坐於階次。非欲久駐此。原擬略停即離之。乃偶閉目竟睡熟矣。

夢裏漸覺母之推余首。余初甚怨母。繼念或時已遲。母必催余去紅荆地也。因啟目見時已旁午。余母子爲許多婦女所圍繞。心身爲之不寒而慄。羣目灼灼。爭問母之來歷。母忍淚不答。低首推妹醒。妹泣不欲起。余因宿夜之奔波。兩足生滿黃水泡。痛徹心髓。不禁視足垂淚。有一婦見母不語。問曰。莫非爾等爲吃教者耶。不必催。吾鄉爲善地。無仇爾者。吾可爲爾母子捐柴米。不患有缺。又有人曰。吾可與爾母子以衣。衆口噤噤。紛紛不休。余母子此時之地位。實困苦至於極點。欲行則恐爲人所伺。欲不行則又懼爲紅巾知。進退維艱。所幸者無人譁余母子爲誰也。是時郭大鈍已知余母子在難。而苦無能爲力矣。實以市日爲殷鑒。若今當羣人之前。近余母子。是自許往事爲實。不惟於事無補。且自陷於罪。不死於紅巾。卽爲鄉黨所擯棄。其心中甚爲余母子悽傷。而呼負負。終無可奈何耳。余母子毫不之怨。亦不望其至。因禍起於自己之不慎。於人無尤。愁腸九廻。而苦無脫身計。當此如履薄冰。如臨深淵之際。救者至矣。其人誰何。乃梁家莊以瘋狂著之梁進莊是也。誠奇中之奇事。

進莊。余母之族弟也。兄弟二人。上有老母。弟名臨莊。進莊幼因其父爲仇害。未克報讐。致瘋。病與年並長。繼娶美妻。乃由顛而痴。或自笑。或言無倫次。妻因誤嫁瘋漢。怨命蹇乖。轉瘋。曩者驚人之丰姿。一變爲夜叉矣。臨莊乃極黠。娶長舌妻。厭痴兄瘋嫂之尙能飲食。虐遇之。又凌其母。先則慣訴射牛。終陵夫與兄嫂分居。臨從之。借養母爲名。據產十之九。僅與進士屋一間。荆地半畝。鄉黨因進痴。皆目之爲死人。不非臨所爲。進於弟所處。悽然如夢。臨言一事。彼卽笑領其首。一如恒。惟見母去。則極形慘淡。不聽母走。臨鎖之於柱。乃逼涕泣之母隨之去。有憐進者。釋而食之。則不食。狂跳出。覓其母。得之。則日去省。臨患之。或閉以門。或鞭之。母恥請將養老產盡與臨。以作自由之代價。願伴痴兒瘋媳度日。臨始聽其母去。進得母。日跳躍膝前。余父母知而憫之。四季勤周濟。復託鄰人時常照拂。幸無缺憾。進莊今已六十餘歲矣。將來如何。無人能知。然已往之年中。於無人料時。曾一醒其靈性。救余母子於危險。當時言詞之滑朗。神色之鎮定。洵非常人所能及。事後余曾百般盤詰。不復取其聰。惟答余以憨笑。余母子方苦羣婦之絮叨。復獲紅巾之卽至。惴惴無策。忽進莊徐步至。厲色謂母曰。爾何愚之甚。因妯娌口角細故。出致負氣若此。今家人氣皆平。而遣人四出覓爾母子矣。盍速歸。母立泣然謂余曰。既如是。歸矣。遂起行。村人有欲隨余等觀究竟者。進莊將怒吼。作欲鬥毆狀。羣懼。急退。余母子隨進莊向西南疾走。距村漸遠。進莊忽棄余等狂奔去。

余與妹皆患足傷。苦不能遠行。請母尋地止。母回首見無追者。因停於一十字路間。四顧見南有紅荆地一大徧。北有一處較小者。各距里許。母問余欲擇何地。余信口答曰。南者大。易惹人注意。北者小。或不爲人疑。妹甚不以爲然。謂小者易爲人見。大者可藏身。母終從余言。到小紅荆地安身。爲時不久。猛聞南方槍聲隆隆。窺視之。見在南之大紅荆地中。有紅巾一隊施威。熾如赤血。急稟母。母視之嘆曰。是必吾母子困於賁家台時。有人走告匪矣。設兒於擇地時欲去該處。母亦必從之。未去者天實使之。兒亦俱有力焉。言時淚下。余亦泫然。而不放以智自居。因自詡功。爲母所痛恨者也。然余等在此。果能望免乎。心殊志志。

時許後。紅巾竟去矣。實出意外。余飢。問母郭能知余母子在此否。母嘆曰。恐不能。余又問母尙有餘資以備倩人買燒餅否。母搖首曰。盡與郭矣。驚甚。泣謂必將餓死。母慰之曰。無妨。容徐設法籌之。因令余與妹侍候。欲隻身旋里借貸族人。余堅不聽之去。母無奈。拊膺長嘆。淚隨聲如雨落。各默默無語。黃昏之時。遙聞有人呼母乳名。母不之聽。起視之。見有一老婦人携一包裹。每行近一紅荆地。卽喚數聲。漸將他去。母聆其聲。乃進莊母。爲余向稱之老娘者。母急趨前挽之。老娘見母。立棄手中物。抱母失聲哭。余與妹上前禮之。老娘釋母而撲余兄妹於懷。哭益哀。謂余苦。母勸之再再。始止泣。拾地下包裹。隨余等入紅荆。啟其囊。乃十數熟鷄卵。余母子得賴以充饑。

老娘年已八十有二矣，鬢髮如雪，骨瘦如柴，乃康健異常，步履如飛，耳目皆極聰明，誠希世奇事，雖壽考自天，亦實身心空閑，逆來順受而得道也，余素愛之，每嘆爲人慈善如彼，不應貧窮，昔者屢以彼衣之襤褸，要挾外母，謂如不代之更衣，余亦不去梁家莊，此非外母及余母之過，因曾數與以新衣，乃不受，與以舊者則納之，謂等於其身分，然以余之故，於余隨母歸寧時，借著外母之新衣以歡迎余也，今者余在難，衣亦破爛如之，不復快，食完鷄卵，靜聽老娘述其子事，據稱日間進莊照常，在街次曬陽光，有人譏之曰：受人恩者常望有以報之，而爾年年受人恩，乃視施恩者在難不之救，不然適有貢家台之好事者經此去報團，謂某之妻子兒女在彼，爾何不去救之，進莊聞言，陡然起，不知所往，有人走告老娘，老娘急去貢家台，行至南紅荆地，見紅山槍斃二男子而散，進村問諸人，無見余母子去向者，因歸，見其子已先返，問之，則憨笑如常，老娘疑余母子或匿於野，遂煮數鷄卵，携之覓余母子，期或僥倖遇，語至此，拭其老淚不止，母詢以老外母及舅父下落，老娘言外母在前舖余六姨家，幸無恙，而不知舅父去向，許代覓之，時夜已深，母恐老娘受寒，請之早歸，老娘不忍相離，再三催請之去，始去，翌晨，老娘送數肉餅及粥一罐至，夜間復然，余母子對此，皆念父兄，不知其亦有食如之否，思時恒不能下咽，如是者數日，舅父隨老娘來，互訴所經苦況，涕泣漣漣，母決意去前舖省外母，囑舅伴余等候，余其不願，然事關母親孝思，不敢強阻，欲同去，母堅不容

，攬妹去，幸即夜歸，不然公不知將如何也，越數日，余亦隨之去數次，母不忍老娘之長費資，請舅去邢家村訪王福來，託之間接見王外父借貸，免招人疑，請之或告急於族人，舅乘夜去，次晨歸來，懊喪曰，失敗者再，稱福來家已波及，房被紅巾焚，田地爲強暴者佔，福來及王外父家人皆遠走避，此爲余母子離福來家之夜，余白塔之至親所賜也，

郭大鋪自於貢家台南旁與余母子分手，不能覓余等，故難再借重其力，余舅之來，實一大幫助，不惟能請之化爲奔走，且能賴之保護，夜寐乃得安，不復時由夢中驚起，因舅以夜爲晝，於余母子睡時，負瞭望責也，然世事常於可美滿之際，而竟發生障礙問題，緣是年余家親朋多反顏，致無處可告貸，母甚以久累老娘爲憾，苦無資以助之，因請舅另自謀安身所，舅亦知捨此不能望余母子之久飽，蓋老娘以余等故，已售所有，與其痴兒瘋婦寄居於破廟，而供給余等依然如故，舅一人半飽之食，足與母子之一餐而果腹也，舅初尙不忍驟離，繼求助三姨亦失敗，遂忍淚別，

余第三姨母，爲貢家台富戶之一，夫早亡，有子，名壯，技士也，保鏢爲業，當舅向之借貸時，壯慨然允，且欲迎養余母子於其家，姨乃不允，謂如接余母子，紅巾必接踵至，彼命不保矣，壯性至孝，先以藝能敵萬人及親誼當顧勸，姨心不稍動，執益固，求其子留之，壯無奈，請准接濟余母子以資，姨亦不允，稱紅巾能推算，若算出其助余母子事，家

必爲之傾，壯不敢違，欲暗與舅款，姨竟逐舅出，壯殊怏怏，因與宋老熙友善，談次以遊患難不能顧親戚爲恥，述余母子事，求策，老熙不語，壯請之再再，熙曰，無違所親可矣，壯終悒悒，未幾，有遠客聘之上路，遂置余母子事，而宋老熙乃復動其義念，先是，老熙自排郭大鈍之難，心忤然動，念郭一窶人，尙知好義，而已豈可遜之，數詰郭余母子匿處，郭堅稱不知，繼余表兄壯向之求策，乃決計覓余母子，商之女，女以生計維艱對，請再思之，老熙默默，亦恐力難終始，良以事不深謀，禍將旋踵，意稍躊躇，黃昏走荒郊，呼余名，余以爲郭至，衝口答之，母方掩余口，宋已至矣，道其名，請母信之，非歹人，出資四吊與余零用，却之不可，因受之，留與老娘，老熙先述其爲余等不平之心，繼告以京事大壞，謂聞人言，董福祥之兵已下使館，德使克林德及日本書記生杉山德，先後遇害，北京教民已被殺數千之多，津沽尤衆，提督聶士成以勦匪故，初爲端王所恨，後與外人開戰，乃奮勇當先，疊次報捷，武衛軍統李秉衡，助之驅聯軍退至海口云云，又言國事如此，法紀蕩然，一時難望昇平，飄泊荒郊，非久遠之計，請早告救親朋，求立錐地爲宜，談畢，摩余頂，嘆數聲始去，

彈指又過二夜，余方睡，忽爲人踏醒，驚起視之，爲二婦人，彼見余，一駭欲奔，一止之曰，是必亦信徒，因問余，余不答，請母醒，母問婦何來，婦答爲天主教徒，余聞而厭之，念余所負之名譽，不日吃教者，卽曰二毛子，實彼輩恃神父之勢，魚肉鄉里所致，紅巾

先時所恨者爲彼，非余，卽如紅巾每擒一教徒時，查其額上之十字，緣天主教規，於結誓時，以指在額及心肩等處劃十字，說者謂久則有痕跡，確否非余知所，知者其頂皆懸一皮，內有十字架，而所行之事多不遵法律，尤不合於天道，因逐之走，二婦怒，謂所在非於家地，余無權令之走，謂紅巾之起皆耶教徒所招，並囑余以其有親戚爲紅巾，將走告之殺余，母亦責余無禮，謂見知見仁，殊途合轍所信者皆一天，教雖不同，皆紅巾之所嫉視，是同病，常相憐，豈可分畛域，互責有何益，一德同心，尙恐無術補救，焉忍燃箕煮豆，自促危亡，況無論信何教者，不能以一二人之善惡，卽定其一教之人皆善皆惡，教教都有善有不善，二婦聞言甚悅，同譏余之無知，余悲而遠避，不敢復斥之，恐傷母意也，二婦向母纓陳所遇，彼等爲妯娌，夫先執械固守，與紅巾戰數次，終因火藥告罄，復苦不能出汲水，乏久持力，自焚所居，夫奔往任邱縣大教堂，彼妯娌初歸外家，幾爲紅巾得，遂逃竄於野，余聆其言，以其無家可歸，苦亦如余，憐之，忘其咒余之言，就與之談，彼妯娌曰：餓，問母有食品否，母立將所有者與之，彼等略不言謝，狼吞虎嚥不留餘，乃頻搖首曰，粗糲不適口，

彼婦亦曰：政府已與列強宣戰，甚望聯軍之急進，並挺其胸傲然稱於洋兵到時，願作嚮導，殺拳匪及不之容者，此言與余母之意如水火，極端背謬，余父母素不結怨於人，遇有不自知者，亦以德報之，卽庚子亂後亦然，而余彼時乃與二婦同情，因朝野皆紅巾，洋兵不至

，余終難登衽席，心雖如是想，而口不敢言，緣母曾以此責余也，母決不信政府能冒昧恃烏合之亂民，與列強同時開釁，雖至愚者亦不能不自量之若此，况兵交使在其間，古訓昭然，詎敢或昧，當道縱昧於利害，乘一時之意氣，已與各國交兵，亦斷無傷及使臣之理，初以老熙所言，必傳聞之誤，惟願早有忠正大臣，○出作中流砥柱，挽既倒之狂瀾，扶已傾之天柱，脫人民於九幽，否則戰必不免於敗績，而釀瓜分之禍，神州瓦碎矣，然己身無論如何淪落，決不願假外人之力以復睹天日，視之爲大恥也，余母之論事，恒異常人，卽讀史亦然，如謂吳員爲大逆，憑異邦滅祖國，是綱常之罪人，云云，余雖崇拜母之論理，然對於政府之與世界宣戰一事，乃信其確，因西后忍出毒辣之手段害其子，及有孕之兒婦，復毒東后，囚德宗，以求獨尊，爲人如此，則又何事不敢爲耶，彼她婢左袒聯軍之言，滔滔不絕，母始終不一語，余甚異之，後始知母之出此，由於涵其養之深也，翌晨已過老娘送食之時，不見之來，翹企依依，望眼幾穿，饑且渴，甚焦灼，彼二婦昨夜猶稱無食，今則因俄各山懷取乾糧背余母子食，並不謙讓，若恐讓余等卽奪其食者然，余母毫不介意，而余與妹甚憤恨，非思其食，乃怒其失儀，幸母急以色止之，否則余怒洩矣。

彼婦食罷苦渴，持銅鉢三枚，命余去村次爲之買水，余忍怒對曰，若余能爲爾覓水，早自止渴矣，彼惡余言之直，謂余該死，願余早登斷頭台，且痛詬上天不應令日光毒熱熾之，

咒胡不與以纖雲，脫上衣，命余起持之遮以陰，余忿甚，欲發作，母命余從之，余無奈，接婦衣，淚不出落，余從未如是敬母，而行之於外人，何痛如之，方起，遙見老娘提籬蹣跚來，因棄婦衣，奔迎老娘，忽見一人暗尾其後，睇之爲臨莊，臨莊見余視彼，頓隱其身，彼不匿，余決不之疑，因其隱，余甚信其有歹意，

余素恨臨莊之不孝不悌，向不之齒，且彼因吃喝煙賭似其家，猶吸阿芙蓉不止，實亡羞恥，余鄉有諺曰，人一與煙槍接吻，其心肝必立變爲鴉片，黑而毒，無惡不可爲，余甚信之，

曩者老娘每來，必含笑問余盼之焦急否，今則不然矣，頰上淚痕隱隱，雖強作歡容，終不能掩其老鬱，轉益形其慘，余以其或代余母子傷感，因急欲得食，不暇問其所苦，疾接捧，奔母前，母見籬中爲稀粥，乃憶及彼妯娌之苦渴，遂請之先食，二婦並不答言，立爭食籬，昂首長飲，復互埋怨，幸妹止之再再，始悻悻棄籬與余母子食，

余素敬母之仁德，惟對於施諸彼婦者，微有怨意，緣彼婦非以母之行爲恩，而實以母善可欺，輕視之也，余怒而恨，拾籬見僅餘少許，尙不敷一人沾牙，請母食，母稱不餓，命余與妹分之，母見老娘變形於色，問之，堅答無他，固問之，始執母手放聲哭，謂所有資及老嫗給之四吊錢盡被竊矣，母聞言，亦爲之淚下，引爲己咎，請之勿再送食品，言如日有止渴者，即可矣，老娘起其顛體，稱去設法，囑勿母念，持籬去。

老娘方去，臨莊踵至，哭拜母前曰：「不知姊落難於斯，未能稍盡綿力，實罪該死，母亦掩面泣，勸以早改素邪，務孝其母，臨莊流涕曰：「唯唯，弟從前於姊歸寧時，所以不敢面姊者，誠因行止不端，良疚神明，今痛悔矣，願如重生之人，以補昔非，人不孝親，不如禽獸，復何顏立於天地之間，余聞言訝甚，臨莊問余何所需，妹代應曰：「思飲，臨莊立起，稱代去取水，並慨然允將担任一切供給事，遂去，母視余嘆曰：「敗子回頭，實天福爾老娘，彼老人此後之喜可知矣。余曰：「爲子者本當如是，雖改惡亦罪大矣，言時忽憶及臨莊曾因吸黑土售其妻子兒女，恨立油然，稟以先見臨莊事，意其懺爲謊，母責余不應以幼稚之心疑長者，余曰：「彼若果悔前行，何不言之與其母，而同之來，人生最親者，無過於母，未有逆其親而能忠於人者，兒意老娘之資爲彼竊，今之來必疑母有資與之吸煙也，母聞余言色立變，向二婦曰：「請速逃，禍將至，婦冷笑曰：「爾必懼吾等之分爾食，請自去，吾姊妹以此爲福地，母嘆曰：「二姊誤會矣，諺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適來之人爲吾族弟，心術惡劣，見吾母在此，必去報紅巾，姊如以吾吝嗇，請同離此如何，二婦益笑曰：「爾必恐吾等將得彼老嫗送爾之食也，余見母愈割導，二婦言愈奇，憤甚，拖母棄之走，母復回顧勸之同走，乃竟答以惡言，余急催母行，余母子離彼妯娌後，先向東北走，余恐二婦復來分余食，因請母繞路轉去村南，聽余言者必恥余量之窄，不料竟有一奇事藉此小兒之偏見發生，臨莊果去報紅巾如母言，

至，見惟二婦在，婦不待問，直告以余母子之去向，紅巾繫之至指處，不見余等，遷怒其勢，欲殺之，婦初不認爲信教者，繼請悔，紅巾不之允，婦知必不能免，堅請紅巾速覓余母子與之同死，若獨就戮，決非甘心，然終死矣。其死之慘，余不忍言矣，婦之死，余亦有遺，如聽母勸之，或能期之從行，而未容母盡其詞，卒致彼婦歷盡屠伯之殘暴，回憶記之，益深惆悵。

臨莊以彼婦之血，獲銅蝓五百，於願有不足，復請紅巾傳檄四方，即日遍搜余母子，謂縱不得資，亦願見余母子死，以證其言之確，

余母子向貢家台村南行時，路遇一採菜女子，彼忽疑目睇視余等，如有言欲說，余佯不之見，低首向前行，於彼轉身際，急投一紅荆地，時許後，忽聞鑼聲丁東，胡笳咽咽，窺視之，見紅巾遍地，如潮而來，分隊搜檢各紅荆地，余與妹駭幾絕，母反極鎮定，抱余兄妹於懷曰，吾母子近天國矣，余若不聞，目注於紅巾，見僅距一箭路，知恐怖無益，自勵膽，搥顛腿，時妹已俯母懷嗚咽泣，當此垂危，希望盡絕，惟待引頸就戮，忽焉然巨霆暴作，響於頭際，如崩崖裂石，耳經震，爲之聾，倏然狂風四起，怒如虎吼，木拔石飛，沙塵冲天，俄焉雲濃似墨，雨如傾盆，紅巾盡鳥獸散矣，此雨爲庚子年之第一次降，其暴乃余所未經，至今貢家台之人，罔不憶該次天變之速且奇也，

移時晴霽，已云暮矣，因地窪，水至項際，低首即可呷，乃不思飲矣，坐其中殊苦，臂傷

股痛，且患冷，母恐余受寒，脫余衣擲水，兩手飄揚之，令余至高地跳躍以取熱，余從之，果止寒，而甚悲母及妹之仍在水中，忽見老熙衣笠，携一女子涉水來，女即先時所遇者，余急奔母處著衣，稟以宋之至，

老熙父女請余等至其家安身，爲意至誠，余母子飽經困苦顛連，履遍虎尾冰淵，得繩榻於意外，其喜可知，隨宋父女行至其宅，借衣更之，食後，老熙笑曰，爾母子今日受驚矣，此驚誠非小可，爲十二處之匪聯合爲一，志在得爾三人，吾甚代爲駭汗，不料竟能獲餘生於虎口，言時兩手捧余頰曰，命大哉子也，余以其年高，尊之爲王叔，稱其女爲姑，因笑曰，託王叔等之福耳，宋大喜，自責迎養余母子之遲，

余因雨時之寒，卽夜得疾，初則遍體燒熱，繼則不省人事，屢如狂癩，謔語，或作見紅巾悚懼之狀，然不自知也，宋甚憂之，懼爲外人知，不敢請醫診治，時遣其女助母看護全，或自至榻次，竭其所能，施盡方法，乃罔效，因而常淚痕盈眦，余母尤愁苦，念父兄在亡難卜，弟已失踪，余爲惟一之兒，設有意外，何以對祖宗，於是心竊惋傷，妹初尙以余爲嗜睡，繼見母與宋等之愁容，始知余命在垂危，亦時隨母飲泣，宋女一謂余命大，言如雲紅巾，求死余尙不可，安能亡於病，一謂余或生於憂患，而卒於安樂，亦未可知，母聞之忽憂忽喜，余頰間盡其慈淚矣，

母見余命在旦夕，欲請醫，恐累宋，欲聽之，乃不忍，憶及王母在世時，恒多病，尙配藥

性數味，初不敢輕試，嗣念醫亦死，不醫亦死，遂盡人事，以待天命，書一單，託宋曠煎灌之，余竟漸痊愈，計困於榻次者一月有餘，時秋涼在邇矣，此一病，幾累宋傾其家，余愈後，母獨操二女之勞，女皆及笄，早失恃，得余母之教導，喜甚，極禮敬之，復從母學誦女兒經烈女傳等書，相處如家人，老熙待余極善，無余不歡，每食必召余伴，余以有母及妹，不敢自食甘旨，宋喜，分其饌饒與母妹，有筵之者，亦必包余所嗜者，携歸饗余，見余有不歡狀，卽述故事以悅余，或戲謔言，一日余因歡不擇言，稱之爲宋錫朋之兄，其女甚不悅，責余不應以其父與一大盜比，余亦自悔失言，而宋轉甚悅曰，比吾爲錫朋，較尊吾爲宋環尙佳，兒志之，宋爲義人，吾甚愛之也，盜有其道，王公不可與儔，遂述以朋軼事，言錫朋如何俠烈，如何忠義，卒爲友人所賣云云，命余成丁時爲之傳，余立允之，嗟夫，文章惜命，窮時倍覺難工，歲月催人，過後方悲老大，輾轉蹉跎，直至客冬，始撫墨下詞，拉雜成一書，名之曰草澤英雄，以報老熙之命也，

鳴蜩絮夜，秋雨淋鈴，余在宋宅已月餘矣，深院日遲，小窗人靜，母於勞苦之餘，每欲教余讀，乃苦無書，宋由鄰假岳飛傳，命余閱之，余請諸母，母撫余首曰，兒勿等閑視此書，吾願兒修身持己一如彼精忠，此爲余生平第一次讀小說，武穆之小影，亦由之印於腦際，余有題岳傳之句曰，風波亭上英雄淚，化作明珠照大千，然今世處處皆有風波亭，天地黑暗，雖有明珠碧血，亦無補於時世矣，

余閱人甚多，實未嘗見一如余母之慈祥者，余素玩劣，性異父母兄妹，父常患之，每痛責之，母亦不忍聽余恣肆於發軔，罔效王父之教子，志培眞實二字爲基礎，或隱寓言故事，或說古英雄遺事，或講新舊約之有趣者，冀余兄弟能作宗教之儀型，社會之賢哲，如古聖徒，教授之時，以意定之，不意莊容厲色，教授節目，以淡榮華，耐勞苦，明事理，遠道義爲正鵠，智識之灌溉，一寓於游戲之中，訓以巽言，臨以愉色，沛以甘雨，嘘以和風，切摩以義方，完備修身擴智之要，教誨懇至，引入籬籠，譬從峻阪，下就平原，聆其教，無以爲苦，復定十戒，書於矮紙，以時警惕，一禁妄言，二禁惡語，三禁輕侮，四禁浮躁，五禁貪婪，六禁昏惰，七禁奢侈，八禁多言，九禁暴怒，十禁多慾，施於結縭，勤勵不息，每曰，人皆願己子以才著，吾惟欲吾子口無擇言，謹約節儉，以德保身，因德勝於才爲君子，才勝於德爲小人，人禽之界最險，義利之關吃緊，苟能收斂此心，嚴束此身，遠邪佞，避恥辱，勿阿私，不剛愎，踐履篤實，根基壁立萬仞，縱不得爲聖賢，猶可望成謹勅之士，吾願足矣，余兄性非佻達，受命維謹，余因有所模範，亦略知爲人之道，後因謀食四方，沉於宦海，漸忘母教，然捫此心尙在，自問生平，無負於天理，非如今人之稱余者也，知余母或知余者，必不以余言爲隻字妄焉，

流光如駛，瞬息已屆父所約之期，卽中秋節也，時野中所傳之消息如常，且有紅巾結隊揚言去津赴敵，勒令沿途各村供給糧食川資，一如今世之起義師者，人懼其擾，不復敢戰糧

入市，老熙大受影響。針神力坐吃山空，余母極以久無父兄歸信爲念，又以虛詞詭說，日不同，憂心如焚，襟淚沾殘，甚恐前言之不祥，紙窗風肅，茅屋霜濃，余母猶衣單，老熙之家景日蕭條，漸成愛莫能助之勢，母甚不安，託老熙覓員措資以接濟之，奈爲數無幾，僅敷市米沽牙之用，鄉村非城市之可比，惟富有者，或嫁娶者，始倩人縫衣履，而常人絕不偶爲之，工資雖只數十銅錢，亦鮮問津者，余等皆困於窮鄉矣。

一日，老熙見母精神益萎頓，已失形，驚甚，暗問女余母所苦，女告以余父之前言，宋且見母，謂父所約者或爲閏八月之十五，願去邢家村見王外父問父信，遂去。

宋行未久，忽其次女歡奔入，執母手曰，阿姊！大喜，今後不復對青燈淚眼枯矣，母嘆曰，愁尙無術却，何喜之可說，宋女笑曰，若以此非喜，天下不復有喜事矣，妹說之，姊將何爲酬，母曰，勿饒舌，宋女笑曰，姊丈歸矣，母忍淚嘆責其妄，女急甚，垂淚曰，妹幾時敢大膽欺姊耶，適因喜而忘形，祈恕之，姊丈實歸矣，送信人尙在前院請見姊，母立伸頭手索函，女曰，彼人說送者爲口信，母大驚，色陡變，慄曰，速道其詳，女曰，彼姓田名玉璽，爲西楊家村人，問妹某母子在此否，妹先答以不在，彼曰，勿謊，吾爲其夫友，今其夫子曾在吾家，命吾代訪彼母子，吾見其弟梁某，知在此，不幸梁某患病，否則同之來矣，妹聞而喜，告以實，彼請見姊面罄一切，余母聞言，喜復懼，喜父兄之終歸，懼或爲奸人謀，因從未聞父有此友，轉念或爲親朋隱姓來，况女已實告田姓，無可瞞飾，設不

幸爲禱，亦期之即發，自首可免累人，遂與宋女行，囑余與妹候之，余意必老親見母憔悴，覓人出此憫之，因暗隨母出，見母隔簾回出玉環詰父行狀，田答如女所述，並稱彼於中秋前赴市辛集鎮，途次遇父，彼識父，因道破，父雖不之識，亦不諱言，欲旋里，彼挽留於其家，父先去訪王外父，不遇，遂專志求余母子下落，又述父兄之在山西宿水餐風，殊多惘惘，飽受驚恐，幸無知之者，因得安然無恙云云，母聆言，喜而泣，請之歸報父，言俟宋返，即請之送往楊家村與父兄會，

田去後，余母子信父兄確歸，極愉快，盼宋之速回，宋女知余等驚離之，慘然不樂，謂將復失恃，母慰勉之，許以昇平能援之余家長住，女色始微霽，忽聞有叩門聲，宋長女出啟門，視之爲其父，告以田訪余母子事，宋大怒，執刀欲殺其次女，責其賣父及害余母子，母急匿女，余抱宋臂跪求之，宋怒稍息，稱知田嗜酒爲佞人，言王外父亦以父之久無信極焦慮，余父兄斷無捨至親而就路人之理，是必田見彼訪余舅，因涎余母子之血而出此計，母聆其言，非無理，不勝怵目驚心，嘆事已至此，惟有迎刃解難，欲携余等往觀究竟，宋抱余於懷，怒向世曰，爾欲行可携爾女去，吾不能聽此子投虎穴，余亦稱願隻身往省父，設遇意外，請宋念愛余情，善養余母，宋益怒，謂寧自殺余，亦不聽之試匪刃，余不由泣曰，古孝子萬里尋親，尙不辭其苦，此僅數十里之遙，兒敢不盡爲人子弟之分哉，宋揮淚嘆曰，兒痴矣，此行非尋親，乃送死也，余爭之曰，父兄虎穴，爲人子弟者更應共往

憂患，宋曰，休矣休矣，兒父不能在彼，余曰，田既稱父兄在其家，王叔以猜度之詞曰其妄，兒決不服，宋棄余嘆曰，爾等勿喋喋，吾卽去楊家村視虛實，又顧其女曰，遽燃香候吾，如於三柱後不見吾歸，爾等可速逃異鄉，言畢外行。母諫阻之，不聽，命余梗之，亦不可，二女聞其父言，如真永訣，哭不成聲，牽其父袂，不容之行，宋推之仆，徑去不回顧，

宋女經母勸，哭稍止，悔洩露之無及，遵其父言，燃香一柱，臨而禱告菩薩，復令余跪香前，余因格於教規，不之從，女以指戳余額，責余無良心，余冤甚，泣白，余盼王叔平安之切，不亞於姑，請各盡其心，自禱所信者可矣，女置余不顧，目注香，悲聲禱祝，慘至萬分，惴惴焉惟恐香之卽燼，當換二柱香時，哀尤甚，已爾，二柱香亦燼矣，二女面如紙，相持哭，母慰以希望尙未絕，勿作無益之悲，言時代二女拚擋行囊，備出逃，猛聞播門聲甚急，余立跑去門次，母阻余不迭，隨余出，余問門外人爲誰，彼人乃不余答，隔隙視之爲老熙，急歸告二女時，母已放老熙入，

宋進室抱余笑曰，吾故嚇爾也，言次向其女曰，速備食，老父奔波一日，向未喫糧入口，非無人與吾食，乃不能下咽也，今則大能而特能矣，母聞言，知有好消息，問其去楊家村事，宋笑曰，吾見二人，一長一幼，其貌如此如此，余母子見宋所形容者正爲父兄，不喜而落淚，

飯時已二更，余母子思見父兄之心急切，不能食，宋見狀，棄箸顧余嘆曰，兒竟無一絲留戀意也，言時淚滾於腮，余急登其膝拭其淚，鬱鬱曰，兒生不諧，命途多舛，跡同蓬梗，祇自長飄，星離雨淒，瀟灑窮途之淚，鄉關伊邇，田園剝落，城廓如初，井廬非舊，夜月飛鳥，徒勞繞樹，豈有晚陽倦雁，不思歸巢，兒自別父於火騰湯沸，已如隔世，孺慕之私，無人不可，矧兒獲一生於九死者哉，回憶去日，此劫餘之灰，羣視之若疫，傷好避之惟恐不遠，恨者皆怨求之不速，設非王叔仗義，登余母子於衽席，必久墮深淵矣，命得重生，恩同再造，兒爲義人之裔，不敢負德，此後稍得寸進，願以侯嬴自期，皇天后土，實鑒愚衷，言畢跪拜之，復拜其女，老熙轉悲作笑曰，言短情長，無甘無苦，佛口婆心，願兒當此鬻毛未改，年力富強之際，努力上進，志壯飛黃，速奮鵬程，勉之勉之，兒既思親心切，行矣，遂乘食送余母子上路，

宋閱世事深，疑在田宅者或爲貌同之人，假充父兄以賺余母子，因於到楊家村前時，命余候之於一樹下，欲待母妹見果爲父兄時，再令余進，設有意外，不致同遭羅網，母甚然其言，堅命余遵守，余無不從之，忍淚視母妹之去，自徘徊於樹下，愁緒如沙潮，過片剎如經年，老熙携兄來迎余，手足重逢，不啻再世，急前拜兄，向因久別思何限，及至相逢話亦難，雙雙迸淚，四目齊枯，兩心並痛，已往所經，不堪回首矣，

苦信能催人老，曾幾何時，父兩鬢已星星矣，嗟夫，饑寒二字，銷殘意氣，數場離別，

磨盡年光，骨肉已絕再聚之望，忽而遇於一室，還疑爲夢，淚傾龍鉢之波，染如楓林之色，既而悟旁有客在，始強破涕爲歡，居停雅愛結交，雖非富有，亦樂備慶賀之筵，

人生聚散無常，言之可慨，酒席間，父竊嘆息身有所，糊口無方，況國事關懷，知京津已失守，急欲去津以効綿薄之力，求有以挽危局，遂於送老熙去後，告志於母，母雖久患驚弓，以事關重大，又因急欲報恩覓弟，故不極阻攔，無如篋內惟餘腐蠹，囊中只剩乾柴，知王外父已於訪後返，欲走邢家村請之措辦行裝，携兄頻行，捧余頰笑曰，兒較前善矣，爾田伯父甚慷慨，願留養爾母子至父之歸，兒務百凡謹慎，因鄉中尙一時難見太平，父若在津能有所爲，必遣人來接爾等，余悲甚，不聽父行，繼又請兄留以慰母心，而已代之行，父曰，兒勿爾，兒病軀未健，適足爲父累，兒兄已慣於跋涉，父欲之長進學問，故隨將之去，兒已受盡人世苦矣，言畢携兄行，時已四鼓，嗚乎，自古人生苦別離，况當大亂之後，話未罄傾，而又東西，尤易生愁，

田玉璫，茂才也，年四十餘，家中落，幸椿萱並茂，有弟名福慶，同課讀養家，余在田宅時，適福慶講學鄰村某大戶，田宅人皆遇余母子善，老熙曾數至視余，欲接之再去小住，玉璫堅不之聽，謂父將余等交彼照拂，彼負有巨大責任云云，玉璫兄弟皆無子，各有二女，環長女名婷婷，時年十六，仲名翠環，十四齡，極聰慧，璫愛之如掌上明珠，暇以文字，皆飽學，日惟從事琴棋書畫，瀟慶女一名芝，一名蘭，大異婷婷，專勤機杼，因目不識

丁，橫遭婷等白眼，起居亦迥不同，事不干己，抱憾偏深，余每代芝蘭不平，恒助之勞，余之在田宅，實如囚，因原已無主，枕戈尙緊，遺鏃猶紅，假排外以私圖者，仍在散播風言，故玉璫不准余擅越雷池一步，聞有客至，卽自匿身，自由之範圍甚窄，先則日與其家人爲伍，過陰過之甚速，余母愛勤，從不素食，在田宅亦如在老熙處，晝夜織紉，婷環初以余爲書香子弟必能文，考余書，所問多非余所學，不能答，命題爲文，亦不通順，繼又因余之爲芝蘭時憤形於面，皆護余爲俗子腹空，只合長爲吾不如，余愧甚，問何爲吾不如，彼姊妹立掩口大笑，余以其爲詭言，慚而退，問母，母曰，彼謂兒若不努力求學，只合爲農人，非詈兒也，兒勉之，孔子尙嘆不如老圃，農非賤也，余終不悻於衷，婷環每言，必引一名頑之人，不曰頑姑如此說，卽曰頑姑如此行，余因其日漸輕視余，日待芝蘭者，恚甚，長日如坐針尖，鬱鬱成疾，芝蘭屢過問湯水，余偶問婷環所說之頑爲誰氏狂女，芝蘭驚甚，急掩余口，命余勿造口孽，譽頑爲女聖賢，慈如菩提，學問淵博，爲婷環所崇拜，卽見之者亦無不傾倒，言時示余其髻上絲繩及耳環等物，謂皆頑所賜，稱頑縱論奇特，卽如七夕乞巧，婷環各成詩數首，請頑教正，皆爲牛女抱怨，頑乃不然，先言事屬荒謬，繼謂縱爲真，人富羨之，因牛女之說已久，一年雖僅會一次，如以一年爲一日計算，亦愧煞人間百年之伉儷云云，余聞言，益信之，謂之狂，必與婷環爲一流人物，甚怪其父母何必教之讀，致驕傲逼人，念女子之貴，貴能治家，知德足矣，若以讀書之師

光，從事女紅，得針神之譽，則幾不擢進士高且貴，又轉念如女子無才爲德，余母何由教余書，然母從無驕意，復不欲人知其知書，是誠余彼時不解者也。

一日余方苦病之久纏，忽聞窗外有女子聲，如鶯啼燕語曰，此室胡有呻吟聲，誰病耶，卽臨窺環答曰，何處風香吹姑來，彼室藏有一塊沒字碑耳，理之作甚，姑請來此。儂語以詳，余妹時方助母紡，聞女言之聲嬌異常人，急棄線由破窗外視，忽轉謂母曰，見從未見有姿容純約，體態輕盈若此女者，其纒纒合度，修短得中，爲世罕有，芙蓉如面柳如眉，秋水爲神玉爲骨之句，常只合爲彼妹吟之也，母立止之以色，妹急止口，復工作，因母從不許余兄妹評論人之短長也。

少焉，媵入，向母謂有鄰人女名禎者求見，令之先容，母初不欲見之，奈媵再三慫恿，母不忍拂之，頷首允，余急請母勿之見，實因余久病，室多濁氣，易致人厭，又懼遭禎之輕讎也，媵見母允，喜甚，不顧余言，竟去偕禎來，余不待之入，急以敗絮之被蒙首，聞禎稱母爲嫂，先問母安，繼慰所經之苦，後卽叨叨問余病狀，吐詞極爲溫柔，謂人以血爲榮，以氣爲衛，榮衛不行，五臟不通，稱余病爲由鬱結所致，今匪已消跡，應令余與妹出外游宴，活動肢體以却疾，如久禁之室中，雖鐵人亦將多病，媵告以其父母不欲人知余母子之在彼，言時極爲恭敬，禎笑曰，國事將定，胡鰲鯢爲，彼禍國者，首領尙不可保，焉敢再一思逞，容儂見爾父，遂與媵去，余於禎離室後，推被謂母曰，兒罪矣，彼女似非凡俗

母頷首曰，誠佳兒也，語次復紡。

余眼視母忙碌之手，思曰，奇哉，媵環二姊，對其父母尙時恃作態，而顧何人，乃使之五體投地若此，思時不由神往，忽目前一亮，彼女帶一婢攜數物事歸矣，余避不迭，急轉面壁，顧嫣然推余曰，起！爾田伯父已准爾自由矣，母亦曰，兒起拜見爾姑，顧止母曰，婦勿令之如是相呼，農適援田家行輩，稱媵爲嫂，已爲罪矣，媵爲避難之人，旣與田家無親誼，兒亦與之異姓，請從此媵母侄女稱呼，言次拜母，母初尙謙辭，見顧欲淚，始聽之，命余兄妹以平輩禮與之相見，顧止余，命仍靜臥，持一瓶向母曰，此爲治弟病之藥，又指一盒曰，此中爲糕菓，請以之備早晚充饑，言畢，又置布三疋於母前曰，現秋老十分，涼情淒透，衣單胡可，請速以之縫棉衣數襲以禦寒，兒已差婢去採棉絮矣，復交母一紙包曰，此不腆者爲兒自己之積蓄，請留之費用，母堅却銀與布，謂父已託王外公代拵辦衣服，不日卽送至，願受其藥與糕菓，顧立烟柳凝望，露桃含淚曰，媵何不諒兒之深耶，區區數物，爲兒贊見儀，若堅不受，是嫌菲矣，祈念千里送鵝毛，禮輕人心重之意，晒納之，母無奈受之，命余謝，顧急止余曰，弟勿勞動，請卽服藥，病必立除，明晨僕來，爾去梨園游，語時眉宇間稜稜露爽，極其大方，言畢云嗚乎，陌路扶危濟困，求之於鬢眉中，猶渺不可得，況在巾幗，其行不亦俠哉，

顧姪王，孝女也，長余三齡，年十四歲，淡薄粧梳，體無華飾，而工頻研笑，艷慧絕倫，

和如春藹，淡若秋英，柔媚中別饒幽致、漫言粉琢香堆成之不易，就使脂烘銘款畫亦都難，其母早喪，繼室有己出，酷遇之，禎無怨色，事之愈謹，益增繼母怒，恒無故痛扑之，雖聞四鄰，叔爲小京官，富甲一鄉，有伯道之嘆，憫禎，養之如親生，聘宿儒教以書，及詩詞歌賦，丹青刺繡及音律之屬，亦罔不精，鄉黨先以其造就之深，皆暗譏之爲賂錢貨，繼聞禎之奇孝，始盡嘆有子不如女若禎也，

余因久病，自知頭腦冬烘，必爲麗人所憎，何期肝膈如見，竟以青眼垂睞，私心感激，莫可言宣，禎方其婢送棉去，絮至矣，復携有紙張代糊破窗，以止如弩之風，婢環見禎如是之心傾向母，亦頓盡禮敬母，而視余仍淡然如故，余自見禎，慚感交并之餘，竟得轉禍爲喜，占勿藥，

禎踐言如約，次晨旭日方升卽至，時母正爲余理髮，余因久羈病榻，髮蓬蓬然如氈，梳之維艱，禎請母容之代，取婢環之髮油，膏塗余頂，分而理之，時許始成，又強爲母及妹梳，然後淨手代整床褥，復事洒掃，母止之不可，遂去煮飯，禎理室畢，坐於旁，問余所讀書，余因前曾遭婢環之嘲笑，自知所學不合時宜，何敢復道所讀，因答以不知書，妹甚愛禎，見余說，笑謂禎曰，兄騙姊矣，余無奈，以實對曰，算學，地理，格物，化學，生理，西國史等書，皆初級，禎曰，是實學也，多爲僕所不聞，願從弟學之，余聞言喜出望外，無歸舌瘞，卽欲爲之述美洲獨立史，禎莞爾止曰，勿急急，來日方長，待弟飯後去梨下

譚，當爲最佳之談料，言時見母將飯入，急接之，見皆粗糲，菜無油膩，立潸然淚下，不忍視余母子以之果腹，轉面他顧，余無知，虛請之同食，彼不忍拂余意，強含笑略啣數口，卽爲母裁衣，余等食畢，彼立代母收拾碗箸，而後携余兄妹去梨下，此余自至田宅第一次出門也。

禎叔之菓園，大可四畝，坐落村後，樹十數種，雜以花草，繁茂成林，有一老人看守之，時僅梨與石榴在枝，餘皆朱顏改色，綠葉成陰矣，禎不常來，偶於花時伴其嬖來領略清香之氣，彼非不欲時至此幽雅之地，誠以大家閨秀，舉止恒爲人注意，禮法所縛不能如寒碧之自由也，看園者見其女公子至，爲禮甚恭，禎向之指余爲表弟，稱將欲余伴彼老人看園，飯時同食，命之照拂一切，老人謹遵命，獻香梨十數枚，禎命余以襟包之，隨行至村深處，同坐樹下，禎勉強嘗一枚，而余已四，妹食二，猶欲得一，余怒曰，此五枚餘者將携歸奉母也，此言誠非出於衷，因故爲之窘妹耳，妹垂首無語，禎忍淚視余曰，弟勿爾，此何珍品，速食妹，歸時尙可多取也，余立將梨投妹前，妹垂淚不語，亦不食，禎急拾梨，以巾拭土，慰妹進之，然後執余手曰，儂有一事求弟，請允而永誌之，人生易求珍寶，難得手足，弟必以儂食甘衣煖爲有漏，殊知乃閨園中之第一苦命人，儂有一弟一妹，欲親近之而不可，每見人之有同胞，竊羨而妒之，身孤影單，自顧黯然，幽蘭稱茂，敗塚秋風，堪嘆青陽易去，有如駒隙，歲月催人，流光如駛，弟如不早盡友愛之情，以謝蒼蒼者所錫

之瀾，剎那間卽婚者婚，嫁者嫁，天南海北，參商揆隔，雖欲盡手足之誼，亦不可得矣，再一轉瞬，翩翩少年，將爲齒豁頭童，亭亭倩影者，亦復鷄皮鶴髮，一病便可千古，人死燈滅，覓魂亦難，彼時再悔，不亦遲乎，甚至抱恨終身，何若及時爲人兄之責，以減未來之痛苦，言時愛憐備至，悱惻動人，余爲之汗流浹背，竊念弟之失，尙可尋，縱不復返，幸妹猶在，如以弟之失終責妹，於弟何所補，思至此，甚悔數月以來之惡遇妹，如蟻鑽心，執妹手放聲大哭，妹亦泣，禎以翠袖殷勤搵余淚，勸勉於將來，前憾遂盡釋，談次，禎知余於國學實無根底，無怪婷環之稱以沒字碑，問父知余之不諳國學否，余告以由山東回時，途間問所學事，父稱中國人不知中國文爲大恥，禎嘆曰，見兔顧犬，亡羊補牢，時尙不遲，盍歸讀之，遂起行，囑余勿再向婷環露暴躁狀，謂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言時行至老人茅次，向之索二十餘梨，令余與妹分將之歸進母，母盡轉贈與田家老幼，皆甚喜，禎送余兄妹歸後，別去片刻，携文具及龍文鞭影一部至，並保府醬菜一甕與母，自爲余講解文字數行，卽助母爲余縫衣，飯時，禎命余去菓園與彼老人食，余到梨下時，老人正因飯至盼余，見余至大喜，啟飯盒內皆饌饜，老人極形詫異，謂必其小姐憐之老，稟主人與以美食也，食訖，剩餛首六，余取二歸與母妹，時禎已去，而余之衣已製成，余喜何極，不復苦寒患襤褸矣，禎每早必至爲余理髮，教余讀後，卽令余去葷食，成爲例，復命人格外送一菜盒至菓園，

俾余之與母妹携歸，母以其德，極愛之，偶聞玉璽妻言，願慧絕世，恐壽或不永，因常爲之垂淚，詎知其後日經遇之苦，甚於天亡哉，

願因聞其叔之述說，稔知當紅巾爲厲，舉國若狂時，京畿一切情形，歷歷爲余道，聆其言，始知疾風中，非無勁草，卽如太常寺卿袁昶，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兩江總督劉坤一等，於國家危疑之時，獨持正議，勇敢直前，光明皎潔，力持大局，峙立不搖，或因正義直言而反受其禍，從容就刑，視死如歸，或冒天下之不韙，竭其力保半壁之無恙，得於危巢覆下，鳥卵猶完，事後雖彰其忠義，然非患者之初心，其所以不惜一死而再三爭諫者，欲醒西后之迷夢於禍前，以救中國之不亡也，至誠惻怛之心，百折不同之氣，堪與日月爭光，其姓字長留於天壤，而受億萬代之馨香俎豆，如當日無其人，中國久已不國，論功當首推袁許，其奏言爲宇宙之文，余無以名其價值，僅可名之曰國史之光，人格之模範，因願國人誌之勿忘，故錄之此，如下，

第一奏

奏爲密陳目前局勢危迫，亟圖補救之法，以弭將來鉅患，披瀝直陳，仰祈聖鑒事，竊見自本月十六七日，拳匪倡亂京師，連日召見王員勸內外廷臣等，興躬焦勞，爲宗廟社稷，深維至計，廣諮下問，臣等不能引患事先，紓君父之憂勞，負罪無狀，內愧且憤，伏查嘉慶十三年七月上諭，卽有山東河南一帶匪徒，設立八卦教義和拳等名目之事，此項

實係白蓮教餘孽，曾奉仁宗睿皇帝嚴旨密拿懲辦，去年吳橋縣知縣勞乃宣說帖，考之最詳，前月東撫袁世凱遵旨覆陳一摺，言萬無招撫編為營伍之理，言之最爲切實明白，前東撫毓賢辦理平原縣邪匪一案，稱匪首朱紅燈口稱四奇，妖言煽亂，各處響應，幸被官軍掩捕擒獲，就地正法，絕無能避鎗炮刀斧之妖術，此其明證，上年臣詢提督程文炳，該提督乙未年駐軍沂綏，有山東護和拳，又自稱金鐘罩紅燈照名目，四五十人投効，以火槍利刃試其技倆，立時見血傷斃，是妖術全不可信，確鑿無疑，而其匪首廣樹黨羽，久蓄逆謀，妄稱明裔煽亂，其爲邪教亂民，實已明白昭著，臣於上年十月十三日，蒙恩召見，其時東省拳匪，借仇教爲名滋事，臣曾面奏，係邪教倡亂，應預爲撲滅各情，旋經東撫袁世凱實力禁止，撲滅十餘巨股，東省宴然，始而山東士紳，誤信左道，騰謗謂該撫不應用勦，此皆不學無識之徒，以邪爲正，近輿論亦漸帖服，以該撫辦理爲是，臣去年冬曾以勞乃宣說帖，商之總署諸臣，奏明請旨飭下東撫辦理，旋因東撫辦有頭緒，遂寢未奏，不意東省漸次肅清，流入直隸，直隸督臣觀望遷延，養癰貽患，聽其蔓延，始謀不滅，咎實難辭，及涑水戕官，督臣裕祿見該邪匪借仇教爲名，叛迹昭著，乃電奏力請勦辦，而內外議有異同，遲延未決，涿州踞城不已，延及永清霸州各處，涑水戕官尙未痛辦，遂致匪膽愈張，甚且焚毀蘆保鐵路，京津鐵路電桿，又毀京津至張家口電綫，此皆國家派員出內帑借洋款，集數十年之物力所經營，一旦焚毀千數百萬巨資，深堪

惋惜。又焚殺教民數百處，將來議償亦不貲，伏以民教互仇，積成憤毒，地方官稟承國家律令，自有平心讞獄辦法，但憑案情曲直，不分是民是教，斷不容匪徒自行報復，至自本月十六七日，該匪胆敢潛入京師，逞兵輦轂之下，焚毀教堂，攻擊各使館，縱橫恣肆，放火殺人，震驚宮闕，實屬罪大惡極，萬不可赦，二十日焚燒前門外千餘家，甚至災及正陽門城樓，拳匪喝禁水會，不准救火，北城乃財產精華所聚，焚掠一空，官民搬徙，十室九逃，商賈盡行閉歇失業，餉項亦艱於匯兌發給，京都爲萬國所瞻仰，氣象蕭索，一至於此，自有亂民不治，任其焚殺叫喊，實貽鄰國之恥笑，各洋公使因匪仇教，畏其凶鋒，情急自衛，現兵祇有四百十餘人，各保性命，是其實情，十五日臣偕許景澄晤俄英法美四公使，十六日樞臣啟秀等傳懿旨慰問各公使館，並及公使之妻，該公使等感戴聖慈，淪肌入髓，口稱調洋兵爲衛館保命起見，絕不敢干預中國國家公事，匪平無事，卽行撤回，指天誓日，其詞決非虛僞，爲今之計，惟有先清城內之匪，以撫定民心，慰安洋情，乃可阻其續調之兵，必中國自勦，乃可免洋兵助勦，情勢顯然，臣伏思兵最忌多立統帥，意見參差，事權不一，以致互相觀望。轉誤事機，現在歷奉嚴旨，飭令步軍統領武衛中軍與神機營虎神營嚴拿首要各犯，卽刻解散脅從，將城內外設立墳棚，盡行拆去等因，欽此，乃官兵觀望，拳匪橫行如故，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前遵旨所擬十條章程，實只虛文搪塞，何曾實力做到，且拳匪所到之處，先喊令人磕頭焚香，官兵竟

隨同禮拜，兵氣衰疲不可用，一至於此，皆由無將統率，毫無賞罰，軍律不嚴，此事權不一之故也，拳匪騰聚京城，現開城外添設無數拳壇，人且煽惑愈多，致生巨變，伏乞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恭行天討，上安九廟，下靖兆民，專責成大學士榮祿，兼用且勦且撫之法，得以便宜從事，俾一事權，先肅清內城地面，遣旨立即出示，徧諭軍民人等，凡遇頭繫紅巾，身繫紅帶，持刀放火殺人之匪，准其格殺勿論，並懸重賞之格，縛獻匪首所謂老祖師大師兄者，賞銀二萬兩，立即超擢官階，擒斬該匪團長一名，賞銀五百兩，除匪首級一顆，賞銀一百兩，均准報名候予奏獎，該大學士忠勇性成，見機明決，爲國重臣，應扼要坐鎮，不宜過勞細事，尤須差委得人襄助，乃可分理機宜，伏見武衛軍幕僚記名道府樊增祥素有謀略，內閣學士桂春忠勇明決，編修王廷相御史黃桂鋆皆素有清操，通達事理，府丞兼署府尹陳夔龍勇於任事，請旨交大學士榮祿差遣，專辦此事參贊方略，遴派武衛中軍得力將弁，挑選勁兵，分爲十餘隊，隊長如得力，每隊只槍手刀斧手二三百人已足，請旨暫閉前三門，嚴禁遊民，祇准出不准進，分路搜捕匪徒，務令各空廟廢祠根株淨盡，官兵有退縮不前者，立即正法，命提督衙門刑部遴派明幹司員多人，分駐各汛段官廳，隨將所拿匪徒，略訊口供，稟明統帥，卽行就地正法，以儆凶頑，餘者悉行解散，驅逐出外城之外，遞解回籍，事平再行將正法若干匪，造冊奏報，或謂該匪人多勢衆，不可輕勦，不知祇誑首倡亂，餘多愚蠢村農，幼壯不一，隨聲附和

斬一悍匪，儒者必悔懼立散，或謂匪有邪術，臣愚以爲漢末張角黃巾，元末破頭播
先生，皆有妖術，卒歸擒斬，該匪晝伏夜動，動言請神，口出妖言，而帶陰氣，此乃假
託符咒扶鸞請仙五鬼搬運之邪術，一遇聲光並見之物，陽氣熾烈，如鎗砲等物，立即破
法蕪斃，若云匪術能避鎗砲，何以十七八等日，該匪連攻東交民巷使館，洋兵放槍，立
斃數匪，昨又擊斃帥府胡同拳匪四十餘名，折毀其壇，毫無能避之驗，或謂民心因旱飢
驟變，臣料京師民數百萬，受朝廷深仁厚澤，實無一謀叛者，叛逆祇拳匪首數人耳，
一經擒斬，申國法，做人心，匪膽即寒，民心亦大定，外五城御史街道應督同綠營練勇
水會，一體歸榮祿節制辦理，不使稍有掣肘，御營則專宿衛禁城，以防不虞，各辦各事
，城匪既清，各公使館蒙天恩保護，感激再生之恩，則續調之洋兵，自可阻其來京，即
來亦可以城匪既清，無庸自行保護折之，其撤回，我有詞矣，總之周禮稱治亂國，用
重典，唐詔稱用其義刑義殺，內匪事在必勦，無可遊移，若因循不勦，招撫之亦必不受
命，各國勢大怨深，並舉報復，禍敗不可勝言，與其外兵干預，代行勦辦，必至拳匪洋
兵，互相鬪鬪，喋血葦藪之下，轉致玉石不分，殺害無數良民，大局糜爛，不可收拾，
不如我自行勦辦，尙可示以形勢，杜彼族之口實，以維持大局，廟社不驚，萬民幸甚。
大學士榮祿公忠體國，如特奉明旨，責成既專，收效乃速，至交涉之艱，亦可審機因應
，所有密籌目前急圖補救之法，務一舉權，以弭巨患緣由，披瀝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

聖明裁斷，謹奏，

第二奏

奏爲密陳內訌外侮。禍亂日亟，速謀保護使館，維持大局，披瀝愚忱，仰祈聖鑒事。竊自上月二十四日，德國使臣克林德途遇槍斃之後，該匪遂攻擊各國使館，提督董福祥所統甘軍，尤與之聲勢相倚，狼狽爲虐，使館附近居民，遭池魚之殃者，不可勝計，東城一帶京官私宅，劫掠殆盡，該匪既以仇教爲名，波及使館，復以攻使館之故，波及官民，輦穀之下，任令亂軍亂民，縱橫盪決，伊古伊今，實爲罕見，當匪徒初攻使館時，莫不謂旦夕間便可剷除，董福祥屢以使館盡燬告矣，今已二十餘日，洋兵死者寥寥，而匪徒骸骨狼籍，徧於東交民巷口，平日妖言惑衆，自詡能避鎗炮之術，而今安在，夫以數萬匪徒，攻四百餘洋兵所守之使館，至二十餘日之久，猶未能破，則其伎倆亦可概見，尙得恃血氣之勇，收禦侮之效哉，若云真義和團確能爲國宣力，其尋覓焚殺，皆依附其間之僞義和團所爲，一類之中，既分真僞，擾亂已極，且既容附入之僞者，無惡不作，則真者亦非善類可知，况歷奉嚴旨禁止持械尋仇，焚燬劫掠，並令解散出城，該匪竟置若罔聞，橫行如故，無論真僞，總之藐視王法，均爲冥頑不靈，罪在不赦，愈撫則愈衆，愈縱則愈驕，臣等前次奏請專責成大學士榮祿，用且勦且撫之法，未蒙愈允施行，今禍亂日亟，愚妄之見，尤不敢不冒死瀆陳於聖明之前，伏以春秋之義，兩國構兵，不數

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爲國之重臣，蔑視其公使，卽蔑視其國，茲若任令該匪攻燬使館，盡殺使臣，各國引爲大恥，聯合一氣，致死報復，在京之洋兵有限，續來之洋兵無窮，以一國而敵各國，臣愚以爲不獨勝負攸關，實存亡攸關也，我國家與泰西各國通商，年垂六十，准其各省傳教，平日教民倚勢魚肉鄉里，以洋教士爲護符，地方官或者圖了事，抑制平民，亦所不免，民心怨忿，仇視教民，是皆臣等辦理不善，貽害至今，負罪實甚，臣等何敢謂民教相仇，其曲全在於民，特任令自相報復，殊失國體，譬如鄉里之間，兩家有隙，而子弟僮僕，肆行鬪殺，燬鄰居之室，而殺其閭人，爲家主者，不能禁止，而鄰居之詰問，必不向子弟僮僕，而向家主，爲家主者，又安得以子弟僮僕，不守約束，而置身事外，以小喻大，其理相同，且泰西各國之教，有宗天主教者，有宗耶穌者，傳天主教，曰神甫，傳耶穌教者曰牧師，該匪亦不辨所傳何教，統以洋教呼之，而俄國向宗希臘，日本向宗佛教，該國從無人內地傳教之事，該匪更不知何國有傳教之人，何國無傳教之人，見異服異言，統呼之爲毛子，銳以彌雍爲快，無論勢有所不能，理有所不直，且我出洋各使臣，非銜命而出者乎，若各國以我殺其使臣，而不忿忿，先殺我使臣以償之，是直易刃而自殺其使臣也，朝廷方賜各使館蔬菜米麥，以示懷柔，該匪乃倚驕將爲護符，肆行攻擊，外人轉疑朝廷陽款陰袒，謂非縱令恣意凌轢，其誰信之，夫使館無恙，將來與各國復歸於好，各使臣受皇太后皇上厚恩，自當激發天良，剖

言禍之肇自拳匪，猝不及防，非朝廷姑息所致，釋其本國疑忌之心，事半功倍，轉圜較易，若使館盡燬，使臣盡戮，則我皇太后皇上此時懷柔之恩，外人烏從而知之，欲釋於各國，雖百喙亦無從解免，今各國紛紛調兵，以代剿匪爲詞，疑之者謂乘機窺竊，信之者謂其心無他，臣愚莫測其究竟，而拳匪種種無法，早當痛剿，已不待外人諄請，更何待外人代庖，臣愚請保全使館，爲將來轉圜地步，一面嚴旨切責董福祥，飭令甘軍悉行退紮城外，不許重至東交民巷，庇匿匪徒，向各使館攻擊，違者卽行正法，使兵匪相離，匪勢較弱，則剿除亦較易，一面仍請責成大學士榮祿，尅期將拳匪一律驅逐出城，以救燃眉之急，再圖剿洗，永杜後患，臣亦知飛蝗蔽天，言出禍隨，願念存亡呼吸，區區螻蟻微忱，不忍言，亦不忍不言，是用冒死具奏，伏祈皇太后皇上聖鑒，

第三奏

奏爲密陳大臣信崇邪術，誤國殃民，請旨嚴懲禍首，以遏亂源而救危局，仰祈聖鑒事，竊自拳匪肇亂，甫經月餘，神京震動，四海響應，兵連禍結，牽掣全球，爲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釀成千古未有之奇災，昔咸豐年間之髮匪捻匪，負禍十餘年，蹂躪十數省，上溯嘉慶年間之川陝教匪，淪陷三四省，竊據三四載，當時興師振旅，竭中原全力，僅乃尅之，至今視之，則前數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爲腹心之疾也，蓋髮匪捻匪教匪之亂，上自朝廷，下至閭閻，莫不知其爲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身爲大員，謬視爲義民，不

肯以匪目之者，亦有知其爲匪，不敢以匪加之者，無識至此，不特爲各國所仇，且爲各國所笑，查拳匪揭竿之始，非槍砲之堅利，戰陣之訓練，徒以扶清滅洋四字，號召羣不逞之徒，烏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將弁之能者，蕩平之而有餘，前山東撫臣毓賢養癰於先，直隸總督裕祿禮迎於後，給以戰具，附虎以翼，夫扶清滅洋四字，試問何從解說，謂我國家二百餘年，深恩厚澤，決於人心，食毛踐土者，思効力馳驅，以答載復之德，斯可矣，若謂際茲國家多事，時局艱難，草野之民，具有大力，能扶危而爲安，扶者傾之，卽能扶之，卽能傾之，其心不可問，其言尤可誅，臣等雖不肖，亦知洋人窟穴內地，誠非中興之利，然必修明內政，慎重邦交，觀釁而動，擇各國中之易與者，一震威稜，用雪積憤，設當外寇入犯時，有能奮發忠義，爲滅此朝食之謀，臣等無論其力量何如，要不敢、服其氣概，今朝廷方與各國講信修睦，忽創滅洋之說，是謂橫挑邊釁，以天下爲見戲，且所滅之洋，指在中國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之洋人而言，僅滅在中國之洋人，不能禁其積至，若盡滅五洲各國之洋人，則洋人之多於華人，奚啻十倍，其能滅與否，不待智者知之，不料毓賢裕祿，爲封疆大吏，識不及此，裕祿且招攬拳匪頭目，待如上賓，鄉里無賴棍徒，聚千百人，持義和拳三字名帖，卽可身入衙署，與該督分庭抗禮，不亦輕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耶，靜海縣之拳匪張德成曹福田韓以禮文肅之王成等，皆平日武斷鄉曲，蔑視官長，聚衆滋事之棍徒，地方巨害，其名久著，土人莫不知之。

，卽京師之人，亦莫不知之，該督公然入諸奏報，加以考語爲錄用地步，欺罔君上莫此爲甚，又裕祿奏稱五月二十夜成刻洋人索取大沽砲台屯兵，提督羅榮光堅却不允，相持至丑刻，洋人竟先開砲攻取，該提督竭力抵禦，擊壞洋人停泊輪船二艘，二十二日，添竹林洋兵分路出戰，我軍隨處截堵，義和團分起助戰，合力拒擊，焚燬租界洋房不少，臣詢由津來京避難之人，僉謂擊沈洋船，焚燬洋房，實屬並無其事，而我軍又拳匪被洋兵擊斃者，不下數萬人，異口同聲，決非謠傳之訛，其有謂二十日洋人攻擊沽砲台，係裕祿等拳匪攻紫竹林，先行挑釁等語，此說或者衆怨攸歸，未可盡信，而詎報軍情，竟與提督董福祥詐稱使館洋人焚殺淨盡，如出一轍，董福祥本係甘肅土匪，窮迫投誠，隨營効力積有微勞，蒙朝廷不次之擢，得有今職，應何等東身自愛，仰答高厚鴻慈，乃比匪爲奸，形同寇賊，迹其狂悖之狀，不但辜負天恩，益恐狼子野心，或生他患，裕祿屢任兼圻，非董福祥武員可比，而竟憤憤乃爾，今人不可思議，要皆希合在廷諸臣謬見，誤爲我皇太后皇上聖意所在，遂各倒行逆施，肆無忌憚，是皆在廷諸臣欺飾鋼蔽，有以召之也，大學士徐桐，素性糊塗，罔識利害，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剛毅，比奸阿匪，頑固性成，軍機大臣禮部尙書啓秀，膠執己見，愚而自用，軍機大臣刑部尙書趙舒翹，居心狡獪，工於逢迎，當拳匪甫入京師之時，仰蒙召見王公以下內外臣工，垂詢勦撫之策，臣等有以團民非義民，不可恃以禦敵，無故不可輕與各國開釁之說進者，徐桐剛

毅等竟敢於皇太后皇上之前，面斥爲逆說，夫使十萬橫磨劍，果足制敵，臣等凡有血氣，何嘗不欲聚彼族而殲旃，否則自誤以誤國，其逆恐不在臣等也，五月間剛毅趙舒翹奉旨前往涿州解散拳匪，該匪勒令跪香，語多詛罔，趙舒翹明知其妄，諒其隨員人等，則太息痛恨，終以剛毅信有神術，不敢立異，僅出告示數百番含糊了事，以冀解散復命，既解散矣，何以羣匪如毛，不勝欄羅，似此任意妄奏，朝廷盍一詰責之乎，近日天津被陷，洋兵節節進逼，曾無拳匪能以邪術阻令前進，誠恐旬日之間，勢將直撲京師，萬一九廟震驚，兆民塗炭，爾時作何景象，臣等設想及之悲來填膺，而徐桐剛毅等，談笑滿舟之中，晏然自得，一若仍以拳匪可作長城之恃，盈廷惘惘，如醉如痴，親而天潢貴胄，尊而師保樞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聞亦設有拳壇，拳匪愚矣，更以愚徐桐剛毅等，徐桐剛毅愚矣，更以愚王公，是徐桐剛毅等，實爲釀禍之樞紐，非皇太后皇上立將首先相護拳匪之大臣，明正其罪上伸國法，恐廷臣僉爲拳匪所惑，疆臣之希者，接踵而起，又不止毓賢裕祿數人，國朝數百年宗社，將任謬忘諸臣，輕信拳匪，爲孤注之一擲，何以仰答列祖列宗在天之靈，臣等愚昧時至今日，間不容髮，非痛勦拳匪，無詞以止洋兵，非誅相護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勦拳匪，方匪初起時，何嘗敢抗旨辱官，毀壞官物，亦何敢持械焚劫，殺戮平民，自徐桐剛毅等稱爲義民，拳匪之勢益張，愚民之惑滋甚，無賴之聚愈衆，使去歲毓賢能力勦該匪，斷不至蔓延直隸，使

今春裕祿派認真防堵，該匪亦不至闖入京師，使徐桐剛毅等，不加以義民之稱，該匪尙不敢大肆焚掠殺戮之慘，推原禍首，罪有攸歸，應請旨將徐桐剛毅趙舒翹啓秀裕祿董福祥毓賢先治以重典，其餘袒護拳匪，與徐桐剛毅等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應得之罪，不得援議親議貴，爲之末減，庶各國恍然於從前縱匪肇釁，皆謬妄諸臣所爲，並非朝廷本意，棄仇尋好，宗社無恙，然後誅臣等以謝徐桐剛毅諸臣，臣等雖死，當含笑入地，無任流涕具陳，不勝痛憤惶迫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

第一奏上於政府與列強宣戰之前二日，即五月二十二也，奈何西后謬執其潑辣之見，忠言逆耳，責袁許之無知，傳旨申飭其爲越俎代謀，袁許之忠義不稍挫，是以再諫又諫，卒於七月二日被棄於市，劉坤一堅毅誠摯之烈，亦不亞於二賢，先則力阻西后之亡國政策，繼請政府罷攻使館之兵，中有言曰，苟禦外侮，則臣當立即帶兵北上，若屠戮使館中孤立之數洋人，則不願以堂堂中國之兵隊作此用也，云云，因西后会命之分兵攻使館也，終見政府執迷不悟，遂力保大江以南之治安，

庚子之事，西后爲其主腦，迷於向背，置良言於不顧，堅信紅巾之能敵外，直至大沽陷，天津隨之，義士成陣亡，總督裕祿兵潰自殺於楊村，始驚駭，未幾出京拒敵之李秉衡在黃村因潛師仰藥死，聯軍愈逼愈緊，勢如破竹，至是始知紅巾果不可憑，然禍已燃眉，因作蒙塵之行，自扮爲農夫，逼帝隨之出走，前者抗爭廢立之珍妃，念國家不可一日無主，以

諫請留帝於京，西后怒，死之於井，帝跪求之，亦不可，視妃死後，勒令帝與之倉皇西歸，自食其果，備嘗困苦，

韶華易去，急景逼人，禎時過訪，爲余之良師益友，韻事頗夥，接濟無間斷，方微遇合之奇，又傷離別之易，王外父携一由津來之僕至楊家村接余母子去津，並請玉璽同行，此消息實令余喜且愁，喜者將見父兄，愁者與禎別也，騷歌惹恨，愁緒滿懷，適禎至，母示以父信，女孺形慘然，強致賀詞，母與之附耳秘言，禎初時脈脈含羞，盈盈不語，忽掩面笑，假於母懷，余甚詫異，以其願余母子去也，又見之掩面起襟拜母四拜，含淚去，終不視余，余甚惶悚，自疑或有令禎不悅之行爲，極不自安，迨母命余請玉璽至，始知母亦不捨禎，欲爲余聘之爲妻，因兄已定親，余鄉風俗如是，恒於兒女數齡時論婚，余尙爲遲者也，女多大於男，常有長十數歲者，以妻大可治家，故此婚爲極合理，然禎仙人，而余凡塵，豈有此福哉，

母意遇女如禎，必蒼蒼者以佳婦爲憂患之報酬，恐別後魚雁之不易通，或爲捷足者攘之去，因先探禎意，得禎默允，遂煩玉璽執柯，余聞之心際顛鹿鹿跳，念議一成，將爲百年之賓侶，小別無傷也，嗚呼，劫爲善矣，豈不善哉，無如蒼昊嫉才，紅顏奪命，暮暮朝朝，誰好事爲夢，顛顛倒倒，執道塵緣是魔，合離有數，緣終不洽乎今生，盼之來世，猶屬渺茫，撫今追昔，惆悵徒增，自問寸心，常呼負負，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頑叔一愛國之人也，因兩宮之蒙塵，痛心疾首，傷國威之塗地，移怒於信教者，加以闔天子宮闈，爲德將瓦達西挾妓佔據，則哀亡國之慘，時望北流涕，謂皆信教者所致，玉璽素與之善，今爲余過求婚，意一道父名，頑叔決無不允之理，方達意，頑叔大怒，立下逐客令，曰：端詆謗，謂璽亦隨鬼子，與之絕交，復責頑不應與余親近，致生此奇議，禁之再出門，謂如此者，實由於愛頑之深，並預言將來必有更甚之拳變，余母見無轉圜之餘地，因定期啓行，意必好事多磨，終必可以成眷屬，頑亦遣婢送一包裹至，置母前即去，母啟視之，爲柿拏一個，而內空空，外有青帶尾東亮石一塊，母初不解其意，思片刻，忽笑而頷首者再，余請問之，亦不答，後始告余，稱頑隱意其叔爲一時之怒，請待之終有成也。

余時年尙幼，雖不戀頑之色，乃難捨其人，頻行幾揮淚，故耽延光陰，冀能再一見，竟不如願，遂惱喪上路，至肖范時，遇盜劫所有，困於店房，王外父恐報官悞行程，因歸措資，復買舟，經張家橋，橋次豎有法國旗幟，有教民阻舟索稅，余告以爲耶教徒，亦不之免，余怒，欲見其教主，請其徵稅權，王外父恐生風波，責余，請納資，奈索者甚巨，非力所能及，彼教徒乃鎖舟，稱交款後始放行，王外父無奈，從余言，携僕謁同鐸，一知父者也，道歉釋舟，

沿途所見者，無非慘心動魄之事，赴赴赤髮鬚珠之武夫，恒以擊人爲戲，每有數齡之女子

因著紅裊○卽以之爲紅燈罩而死之○流彈橫飛○浮尸如鱗○河水爲之赤○令人易勝髮指○一日距獨流鎮三十里○又遇一船載十數洋兵○余方引首外望○忽有一兵實彈擊余○着舟致爾○余等急卸舟登岸○彼洋兵見余之慘狀○乃鼓掌大樂○余指而罵之○彼輩皆啞啞學余語○復擎槍指余○母急牽余奔於野○僕去獨流僱一小舟至○載余等到津○處處焦土殘垣○形盡刀兵之慘○有人煙之處○卽有順民旗之飄蕩○國威掃地○莫此爲甚○迄今思及○未嘗不涕泣沾襟○方謂國人受此教訓○將養銳韜晦○以恢復元氣○乃比年以來○皇皇大吏○借以意氣從事○倚法爲奸○禍變相尋○數興圍牆之爭○肆無忌憚○謂此正所以造新中國○驅士卒著炮彈○自相屠戮○謂之爲流血○而夢夢好亂之國人○亦以英雄崇拜之○於是義師迭起○毀城滅池○萬丈波濤○愈擁愈高○巫峽風雲○愈出愈幻○前浪後浪之相催○妖孽橫天○鷓蚌權利○鱷蠻鬥逐○窮兵黷武○黎元塗炭○大好中原○竟爲逐鹿之塲○經一次戰事○卽有一次外債○以重修墜地殘壁○挖肉補瘡○飲鴆止渴○其所新者如是而已○黑霧瀰漫○滔湧潮流○同暴虎狼之威○並放蜂虻之毒○因風縱火○墜淵投石○下民何罪○以致流離失所而鞠慘凶○其愛民之心亦如是而已○

余等到津時○父已先一日奉命查東光縣教案去矣○遺函請玉璽星馳去襄贊一切○父之去東○因余等於途次之再三耽延○乃釀成禎之慘劇○緣余等離楊家村後之旬日○有天主教徒十數人詣禎父叔○詐財不遂○誣之爲紅巾黨○傾其家○逼有司繫之獄○限期繳巨款○一般官

更至是皆以昔日媚紅巾之手段誚教徒。且更甚之。凡賄諛諸。無不從旨。

顏呼救無門。訴冤無受者。遂以賄入獄。見其父叔。請准函余。乃叔不允。而修書京中要人爲之援。余皆自願不暇。無助之者。禎情急。又以寄函與余母子爲請。乃恐余母念舊怨。經禎詳道母之仁恕。始蒙許可。而竟託諸洪喬。展轉浮沉。黃鶴無踪。又差僕去津門覓余。奈何其地非小村莊之可比。尋一幼童。何曾大海撈針。僕覓余不獲。歸以余收信不之見爲報。復謂余喪盡天良。稱不識禎爲何人。彼怒索信亦不之與云云。經此往返。禎父叔已數受酷刑。而終無補於事。禎之傷心可知。然不信僕言爲確。意受信者必另一人。因舊所賄教徒請再展限。復寫一字一淚之書。差彼看梨園之老人走津。期余見老人或能憶及此事。卒有以分其憂。

老人至。訪余數日。幸遇識父者。告以住址。始見余。余讀信心際如何。欲生與否。天實知之。惟請老人立携余歸見禎。母亦甚爲傷心。止余勿燥。急食彼老人。且修書函。並寫一信與父道始末。請救禎父叔。並請責令誣人者還所侵吞。時父已去棗強駐辦。方教案。近水易得月。念鋤暴安良。父尚索引以爲天責。矧禎有厚恩於余者哉。遂於老人食後。與以二百金。託之交禎應用。並衣料數事。囑之歸。卽送禎並家人到津同住。又恐其年邁途中有失。命一僕買車隨之行。余母頗喜前言之終驗。非不惜禎父叔之在難。因念廬海本多風波。人不來此世則已。既來則免憂表鮮。如借此挫折聯爲姻誼。非無天意在其間。故於老

人夫後。日盼贖之。卽至。余尤甚。望眼幾穿。久不見其臨。母悲懸筆。又差人去父處問。則父叔事之結局。父訝甚。謂未嘗見彼老人及母之前信。急請玉壘先去楊家村慰禎。而自去救其父叔。始悉禎於半月前。因久不見余之覆書。望盡絕。悲其父叔之皆病在獄。不忍聽雙親之危困。遂自賣身。稱無論貧富老幼。凡能救其親者。甘爲妾婢。有鄰村土豪。某鑿之。值費酒饌勞筵原告。得拯禎。父叔出難而妾禎。從茲侯門如海。蕭郎路人矣。

天下無有過之父母。亦無有過之女兒。余父母之於此。已竭盡人力。雖曰感禎之德。或以憐其父叔之冤苦。亦實欲以一才德兼備之妻賜余也。禎非凡人。况賣身救親。不計所天非謂。是聖賢之行也。余不學無術。早自知無緣。惟傷其飽嘗憂患而卒嫁者。亦無愛於余。初尙以彼老人必能達余母子意於禎。久之始聞老人與僕行時。誤入日八戒嚴區域。而遭棍棒。車爲日人充公。越四年。余到楊家村弔玉壘父之喪。適禎先在。彼聞余至。竟由角門出。命其僕備車行矣。禮法所在。未能一傾衷懷。區區此心。終不爲所諒。獲倖之罪。亦無由辭。嗚呼。雲樹迷離。鳳去台空。回首前塵。兩淚已紅。蘭因絮果。恍作春婆之夢。別後韶華。徒增繚索。花前月下。每憶故人。人面桃花。舊夢難溫。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千古傷心。豈獨一李三郎耶。

余之報福來等之恩也。言之有愧。竊淮陰之謝漂母。雖曰千金。實不爲重。蓋在報德時之韓信。出此區區。易於漂母當日之一食也。韓信得食於饑時。其食亦無價。故余之於福來

大鈍老黑等。非日報之。而實竭己能力之所及。以盡感激之心於萬一。况余所出者。又爲父兄之物哉。

庚子之事。在余視之爲苦。苦如余而甚之者。亦復不少。數月之風雲。影響於國家者如何。以帝名頒詔罪已耳。賠洋兵費四百五十兆兩耳。且燬大沽炮台及天津城。拓京城各使館界。允各國駐兵護之。凡崇紅卍之王公大臣分別治罪坐死。遣醇親王載灃去德。侍郎那桐赴日充謝罪使。更立限制政府在天津屯兵之種種條約耳。

噫。天津城燬而築馬路。固所贊成。即全國各城亦早應拆。因既不能禦敵。或壯勇膽。且碍交通。毀之固宜。然出於外人之要挾始如此。良堪慟也。今有比國人建築之電車軌矣。三數銅元即可乘之繞行一週。鱗鱗之車。日載萬人。誰復憶由其來耶。京都崇文門街鐵軌之克林德石牌坊在焉。日行其下者不可勝數。誰復知其爲國恥之一而生痛切之感覺耶。

西后樂此兒戲之價值誠不資。竭平生之智。僅獲救其同謀禍國之一人李蓮英。脫於外人要求之黑單。而對帝之惡狠並不減於昔。猶錮之於黑暗之鄉。惟恐列強對於中國之政治或有異議。因而行新法以掩天下之目。乃不欲示弱於帝。異其名稱。而實雷同。行新法之人。則多曩日反對德宗變法者。亦爲逢迎故事。敷衍了事而已。實無改革之精神。與德宗贊。如仁義之政。一出於堯舜。一出於盜跖。遂致百政無起色。皮毛益新。內容益壞。若被竊。譽汰表面腐肉。而髓內腑繳結。中國前途。亦實不堪設想焉。

（劫餘灰終）

內政部著作權登記
商標局登記註冊
禁止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出版

國恥小說
劫餘灰全一冊定價每冊大洋二角

本書著者

新天津報小說編撰
劫後餘生

印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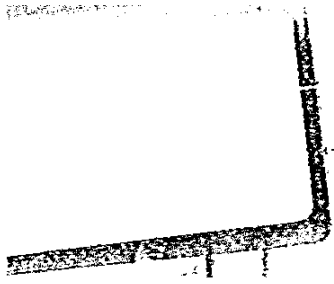
新天津叢書出版股

總發行

新天津報社發行股

分銷處

各地新天津報分社
及指定代理店及各
大書局



新天津報社
總發行所
北平